

54
百家批註
足本大字

網鑑易知錄



第七冊

上海廣益書局刊行

綱鑑易知錄 卷七

綱目續編定本

宋紀(三)

哲宗皇帝

棄天轉面
得蘇合

丁卯二年春正月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

闕訓闕此以是取科所謂學者質實焉者也。今呂公毅然禁止邪說若親光而得蘇合也。當時舉

者一何幸形。闕訓

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

六見卷六。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

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惟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

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

不得以申韓。

見卷二。

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毋

得引用王氏字說。

見闕

夏四月詔文彥博十日一議事都堂。在博業其之致仕故也。闕以處

士陳師道爲徐州

今江南徐州。

教授。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博學善文。家貧。或經

日不炊。晏如也。熙甯神宗年號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至是

以蘇軾薦。授是職。圖復制科。圖李清臣免。圖時鼈鼈也。正熙豐之政。清臣固爭

以爲不可。遂罷知河陽府。今河南府。圖五月。以劉摯王存爲尙書左右丞。○六月。

以安燾知樞密院事。圖秋七月。罷門下侍郎韓維。圖維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

密爲讒愬。詔分司南京。見卷六。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爲朝

廷惜之。乃還維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見卷六。圖八月。罷崇政殿說書程頤。圖頤

在經筵。以禮法自持。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

加玩侮。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憤不能平。劾軾試館職策

問謗訕。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

王覿。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使

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

瘡疹不出。頤詣宰臣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常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

可不知乎。翊日。宰臣以頤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

王存抗聲
簾前
蘇軾玩侮
程頤

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頤遂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乃罷頤出管句洛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向黨蜀

河黨朔今直隸朔北也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

軾為首而呂尚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衆

是時熙豐元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人骨髓聲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

各為黨比以相讐子議惟呂大防秦人意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

黨既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指君子為黨

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息矣因著君子無黨論以進謂君子氏曰

事觀之哲后在上而言聽計從賢人在下而為心輔治此正太平有為之時也然而韓維以黨魁

蓋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進講色辭繼以強諫辭就以不近人情而號胡宗愈等以不宜在經筵而謂此皆君子之氣自相

政許求其不操小人之端亦亦亦矣觀於此罷右司諫賈易國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

攻訐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

易言頗直惟詆大臣太甚不可處諫列耳乃止罷知懷州今河南懷慶府公著退語去同

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

胡宗愈君

子無黨論

君子自相

攻訐

羣黨交惡

呂公仁者
之勇

常安民貽
呂公著書

前世已然
之禍

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呂大防劉摯王存私顧而歎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戊辰三年春正月。復置廣惠倉。見卷六夏四月。以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國初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羨其榮。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甯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見漢靈帝熹宗元年二年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見唐中宗神龍元年二年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以呂大防范純仁爲尙書左右僕射。夜兼門下中

昌元
心
力

講學以治
心養性爲

書侍郎。孫固劉摯爲門下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爲尙書左右丞。趙瞻簽書樞密院事。○大防朴厚。○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之法。比隆嘉祐。七宗年號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右諫議大夫王覿。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太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仲淹與韓琦富弼同慶歷。仁宗年號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共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見卷六并錄歐陽脩朋黨論。見卷六上之。然竟出覿知潤州。今江南鎮江府而宗愈居位如故。○冬。閏十二月。蜀公范鎮卒。

○己巳。四年。春。二月。東平。見卷五公呂公著卒。○公著薨。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旣亡。呂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卽詣其家臨。去聲奠。贈太師。封申國。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公諡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

昌公著服
王安石
立經義詩
賦兩科
罷明法科

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淨。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歲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去聲。量也。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辨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者。馬紫祥上海。博野者。平其小疵也。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卽廢。其敬服如此。圖三月。胡宗愈免。中丞孫覺。有正言劉安世等論之也。圖夏。四月。分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罷明法科。圖尙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卽除司法。敍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

范祖禹
先

范祖禹
先

范祖禹
先

非所以長育人才。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五月。以范祖禹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讀。祖禹初從司馬光脩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往謁。帝卽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公著薨。始除右諫議大夫。尋加禮部侍郎。聞禁中覓乳媪。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無益。陛下甯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安置祭確於新州。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

廣漢陽府

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以爲皆涉譏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

位武后事。

四見卷

以斥東朝。

太后

語尤切害。於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執政議

置確於法。范純仁王存獨以爲不可。力爭之。文彥博欲貶確嶺嶠。

今廣東

純仁

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真宗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過自不免。

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日。貶確英州今廣東龍州府英德縣。別駕新州今廣東樂慶府新興縣。安置。確至新州。未

幾卒。六月。范純仁王存罷。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面諫朋黨

難辨。過誤及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

乃出知潁昌府。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存確所舉也。故亦出知蔡州。今河南汝寧府。以趙瞻同知樞密

院事。韓忠彥子琦許將爲尙書左右丞。秋七月。安燾罷。以母喪去位。冬十一月。以孫

固知樞密院事。劉摯傅堯俞爲門下中書侍郎。

庚午。五年。春二月。夏人來歸永樂。見卷六之俘。字詔以米脂等四砦畀之。夏

人來歸永樂所獲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圖。俱見卷六安疆。在陝西鞏昌府白豹城東

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文彥博致仕。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

謝公宴餞
玉津園

謝公天下
異人

實繁君子
小人消長
之機

侍御史賈易言彥博至和仁宗建儲之議六見卷不可信。太后命付史官。彥博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六見卷。山南西道治漢西漢中府節度等使。致仕。命有司備禮冊命。宴餞於玉津園六見卷。先是。遂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人覲。見彥博於殿門外。卻立改容曰。此潞公六見卷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六見卷三月。趙瞻卒。以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蘇頌爲尙書左丞。六見卷夏。四月。孫固卒。六見卷固宅心誠粹。不喜驕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爲人所疾苦。傅堯俞言。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爲確論。六見卷秋。八月。召鄧潤甫爲翰林學士承旨。罷御史中丞梁燾。諫議大夫劉安世。朱光庭。六見卷初。潤甫以母喪終制。除吏部尙書。梁燾權給事中。駁之。改知亳州。六見卷至是。復以承旨召。燾爲中丞。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右諫議大夫朱光庭。交章論潤甫出入王呂王安石呂黨中。始終反復。今之進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又言潤甫嘗爲蔡確制。稱確有定策之功。以欺惑天下。乞

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爲儀秦張儀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爲縱橫宗。擲園一見卷。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很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入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於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易泰卦象傳。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否。否卦象傳。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宮深然之。○夏五月朔日食。○六月浙西水。杭州死者五十萬。蘇州死者三十萬。臨興死者二十萬。蘇州府屬之。○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初軾以論事爲衆所忌。趙挺之王覲攻之。遂出知杭州。今浙江杭州府。未幾召還。侍御史賈易復劾軾元豐神宗末在揚州。今江蘇揚州府。聞先帝厭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誹怨先

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知宣州。

今江蘇

君錫知鄆

州。

見宋

呂大防請并軾兩罷。乃出軾知潁州。

見卷六

尋改知揚州。冬十一月。罷劉

摯知鄆州。

見卷六

摯性峭直。有氣節。不爲利誘威怵。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

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爲朋讒奇中。

遂與大防有隙。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皆附大防。章惇諸子。故與摯子遊。

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爲牢籠之計。以覲

記也

後福。遂罷摯知鄆州。

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

其過。言者以光庭爲黨。亦罷知亳州。

見卷六

中書侍郎傅堯俞卒。堯俞重厚

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論事君前。略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驚異色。

素與王安石善。熙甯

神宗

初。自知廬州。

今江蘇

入京。時方行新法。安石謂之曰。舉

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侍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爲不便。誠如是。當

極論之。安石怒。遂不用。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

字俞

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耳。及卒。太后謂輔

鄭雍楊畏
附呂大防

傅堯俞不
設城府

此人當之。○五月。王巖叟罷。

出知

○六月。以蘇頌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蘇轍爲門下侍郎。范百祿爲中書侍郎。梁燾。鄭雍爲尙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

密院事。劉奉世簽書院事。○秋。八月。陝西地震。○九月。召蘇軾爲兵部尙書兼

侍讀。

李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學上未幾。又遷知定州。

○癸酉。八年。春。三月。蘇頌。范百祿罷。○夏。六月。梁燾罷。○燾以疾罷。燾自立朝。

一以引拔人物爲意。嘗作薦士錄。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

見卷五

乘時而發。

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

多矣。帝以燾求去。遣近臣密訪人材。燾具奏。訪人才可大任者。陛下當自知之。

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

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秋。七月。以范純仁爲尙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

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

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

梁燾罷上
錄
純李不向
人開

敦節同日

水

大皇太后

高氏崩

女中堯舜

范祖禹
宗統政疏

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引畏爲諫議太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端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邪。蘇轍卽從旁誦其彈文。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八月。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圖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是時敦節同日而水。其異甚矣。蓋水乃陰物。而小人乃陰類。太皇太后高氏崩。宗親政。黜賢小人。次第而復起。卒致天下擾亂。浸不能救。豈不深可惜哉。上喪水。而下喪太后崩。期其義光明且切者。然後可知天變不虛生。非異妄作。感於下。必見於上矣。綱目比非書之。其實如此。觀者不可不知也。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稱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太后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圖冬。十月。帝始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太后旣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閒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爲少。必將以

天下登壇
小人再壞
蘇軾附名
則逆

楊畏首叛
呂大防

改先帝之政。遂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惟剖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病懲一人。以警羣慝。則恬然無事。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劉太后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也。明肅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爲朕留之。時羣小力排太后。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放徽而行。以戒薄俗。帝不納。復章惇呂惠卿官。貶樞密都承旨劉安世。知成德軍。此而後。小人常用。新注。復不至於天怒人怨。西

海分崩而

呂大防爲山陵

使甫出國門

楊畏首叛

大防上疏言

神宗更法立

鄧潤甫首
薦紹述

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卽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蘇。呂。惠。卿。潤。鄧。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爲相。帝深納之。遂復惇。惠卿官。安卅諫以爲不可。出知成德軍。治直隸真定府。

李清臣發
試進士策

甲戌。紹聖元年。春。二月。以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潤甫爲尙書左丞。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言於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葬宣仁聖烈皇后。三月朔。日食。不盡如鈎。呂大防罷。職中侍御史來之節。遂探時旨。首劾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遂從之。策進士。罷門下侍郎蘇轍。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

蘇轍諫
元祐之政

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有必焉。其意蓋絀。同。元

范純仁
蘇轍

楊長
摺考
第一

祐之政也。蘇轍諫曰：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甯元豐之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脩鹽鐵。見卷權酷。見卷均輸。見卷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何漢室乃定。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惟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爲之少霽。祭○器竟落轍職。出知汝州。今河南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熙豐者置前列。遂拔畢漸爲第一。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初商英爲開封推官。諫罷新法。呂公著罷之。出爲河東提刑。至是召爲右正言。商英在外十年。德元祐諸臣。因極力攻之。

夏四月。以張商英爲右正言。初商英爲開封推官。諫罷新法。呂公著罷之。出爲河東提刑。至是召爲右正言。商英在外十年。德元祐諸臣。因極力攻之。

貶

改元祐爲
聖

范祖禹講
官第一
陳瓘言行

章惇使林
希夷書語

蘇軾知英州。六見卷詔改元。會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改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於是天下曉然知帝意向矣。罷翰林學士范祖禹。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乞郡。乃知陝州。六見卷祖禹在邇英。六見卷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常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爲講官第一。以章惇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惇六見卷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衆道謁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因問惇曰。天子待公爲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績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悅。帝旣相惇。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六見卷召蔡京爲戶部尙書。以林希爲中書舍人。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

林希等
於地
復免役法

罷十科舉
七法

罷制舉置
宏詞科

元豐四凶

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今四川成都府過闕，惇欲使典書誥，逞毒於元祐諸臣。

且許以爲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爲之。極其

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高太后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於

地曰：壞怪名節矣。復免役法以蔡卞爲國史脩撰。卞，天安石塔也。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爲作日錄，文約義盡，及落軍實

盡改。聞月罷十科舉上法。見卷六以安燾爲門下侍郎。燾，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爲作日錄，文約義盡，及落軍實

知江州。今江西九江府言者謂其附會劉摯。見卷六也。汝礪將行，帝問所欲言，對曰：陛下

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肖，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

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卒。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罷制舉，置宏詞科。

○劉奉世罷。○奉世做見卷六之子也。爲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惟知事君，內

省不愧。恃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

病。正須安以處之，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出知成德軍。見卷六○鄧潤甫卒。○以

黃履爲御史中丞。○元豐末，履爲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

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卽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爲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

此非盛德事

李清臣復與章惇異

程廣惠倉復免行錢

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正臣。無一得免者矣。六月。除字說之禁。以會
布同知樞密院事。秋。七月。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諡。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
燾等官。詔諭天下。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
朝之法。咩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斲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
非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贈諡。仆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大防
爲祕書監。摯爲光祿卿。轍爲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冀爲相。首倡
紹述之道。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爲
異。惇旣貶司馬光等。又藉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繭衣。清臣進曰。更
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
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初。朋
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
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靈仙觀。八月。
月。罷廣惠倉。復免行錢。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監察御史

常安民科
呂惠卿

實錄
實錄

復史謗書

復保甲法

常安民首
發燕京之
奸

常安民言。北都見卷六重鎮。而徐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六者。其事君

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

請對。見帝。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之。○十二月。

重脩神宗實錄成。安置范祖禹等於遠州。○蔡卞進神宗實錄。於是祖禹及趙

彥若黃庭堅等。並坐詆誣降官。安置永今湖南州府澧。○甲○今湖南州。遷卞

為翰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脩實錄。數與祖禹等爭辨。大要是安石為

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至是佃亦落職。

言者又以呂大防監脩神宗實錄。徙安州見卷六居住。

○乙亥。二年。春。二月。復保甲法。見卷六○夏。四月。置律學博士。○冬。十月。鄭雍罷。

○以許將蔡卞為尙書左右丞。○贈蔡確太師。謚忠懷。時命謚雍者確有定策之功。會禹京卒。帝臨窆。確子淵京增也。於襄二關。謚

命。○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安民因

論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

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

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至是復論章惇顯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怒。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於蘇軾兄弟。會安民言事忤旨。惇遂出安民監滁州。江蘇州酒稅。安熹救之不克。左司諫張商英有罪免。商英黨章惇以政安。帝不直之。遂免。十一月。安熹罷。熹救安民。章惇。熹與之共與出知鄭州。貶范純仁知隨州。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赦。章惇豫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欲申理。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老子上謂。以道佐人主者。下以共德天。下。其生好還。古述爲壽員。福運之理。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唐末。牛僧孺李德裕之黨。禍也。牛復不出。牛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數十年淪胥。淪。相也。詩小雅。無淪胥以敗。不解。豈可尙遵前軌。願斷自淵衷。原放大防等。疏奏。章惇大怒。遂落

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見前六。

丙子三年春正月。韓忠彥罷。二月。女真見前六。伐紇石烈部阿疎。阿疎奔遼。

關西云女真海國也。蓋中國之始也。

○秋。七月。竄范祖禹于賀州。劉安世於英州。○時劉婕妤見卷四專寵

內庭。章惇蔡京撿也。祖禹安世元祐中諫乳媪見本卷上。事以爲斥。婕妤也。於是坐

二人構造誣謗之罪。謫授昭今廣西平樂府。新見本卷上州別駕。賀今平樂府賀縣。英見本卷上州安置。○九

廢皇后孟氏

月。廢皇后孟氏。○劉婕妤同后朝。太后於隆祐宮。或撤婕妤座。懟不復朝。泣訴

於帝。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姊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宮中相傳。厭○厭入聲。魅

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爲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

班梁從政等。卽皇城司鞫鞫罪也之。捕逮見卷一宦者宮妾三十人。榜掠備至。獄成。

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敦逸秉筆疑未下。內侍郝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

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爲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真。出居瑤華宮。時

章惇欲誣宣仁后高太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爲后。

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冤之。○冬十月。雷大雨。雹。○以龔原爲國子司業。

○原少師王安石。安石之改學校法。常引原自助。原亦爲盡力。及爲司業。遂請

學校之弊
自龔原始

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王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學校舉子之文。

續通志
卷七

發配諸賢

靡然從之。其弊自原始。

丁丑。四年春。正月。李清臣免。二月。追貶司馬呂公著等官。○復罷春秋

科。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于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官。大防道

卒。三省言呂大防等爲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罰

不稱愆。生死異罪。無以垂示萬世。遂貶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安置於循

州府。新雷。雷州府。化。今廣東高州府。冰。永州府。五州。劉奉世。安置柳州。今廣西。韓維。落職

致仕。再謫均州。六。安置。王觀。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

粹。孔文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緬。吳安詩。秦觀。十七人。遠州居住。

王敏。落職。致仕。張來。晁補之。賈易。並監當官。朱光庭。孫覺。趙鼎。李之純。

杜純。李周。並追奪官秩。葉濤。當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時燾已卒。大防行至虔

州。信豐。而卒。天下惜之。既而蘇轍自惠州。徙昌化軍。

范祖禹自賀州。徙賓州。劉安世自英州。徙高州。純仁時因疾

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

范純仁不
避好名之
嫌

范純仁雖
謂子

范純仁在
道覆舟

道覆舟

許將諫諍
元祐諸臣

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六見卷爲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寶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於江。純仁衣盡溼。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降太師致仕。文彥博爲太子少保。言者謂其開府司。閏月。以曾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爲中書侍郎。蔡卞黃履爲尙書左右丞。嗚呼。元祐宰執。與夫太師諸賢。非擢進。則告老致仕。章惇亦此可也。而傷害必致其極者。卞也。蓋察陰用事。非絕蔡陽光。不能蔽雪之氣。是知追貶元祐諸賢者。豈非爲引用蔡卞清賊之地哉。學者北面視之。其義見矣。爾固謂音報。○微。雪之始。離者也。而將大雨雪。必先微溫。時自上下。遇溫氣而掉。謂之旋。久則寒時。則大雪矣。詩小雅。如彼雨雪。先集推霰。○布初附章惇。觀許也。惇引居同省。故革惇制。極其稱美。復贊紹述甚力。惇忌之。處於樞府。由是稍不相能。不相善也。時章惇蔡卞同肆羅織。四見卷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三月。詔中書舍人蹇序辰等。編類司馬光等章疏。章惇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

譯局林白
乞鑿資治
通鑑板

復立市易
務

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曰。司馬光等變亂典刑。改廢法度。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選官編類。人爲一帙。置之二府。中華編類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卽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編類。由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卞黨薛昂。林自又乞毀司馬光資治通鑑板。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議沮得免。夏五月。潞公文彥博卒。彥博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立朝端重。公忠直諫。臨事果斷。有大臣之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卒年九十二。追復太師。諡忠烈。秋八月。彗星。見卷五見西方。冬十月。以邢恕爲御史中丞。追貶王珪爲萬安軍司戶參軍。十一月。梁燾卒于化州。見本編編管程頤于涪州。涪州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州。今四川重慶府涪州河南尹李清臣卽日追遣。復立市易務見卷六

十二月劉摯卒于新州。見本

戊寅元符元年春正月得秦璽於咸陽。咸陽縣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民段義於劉銀

村修舍得古玉印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京以為秦

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帝御大慶殿受寶行朝會禮詔賜義絹二百匹授

右班殿直。雲間張氏曰秦國璽者秦之前以金銀為方寸璽今以玉為之在六璽之外李斯鑿其文

之李斯入長安斬諸取璽浮上更始更始以來赤面赤眉亦自立劉盆子盆子不上光武後董卓作亂李暉者投請井中孫堅

入洛討卓見井中有五色光擊波井得璽蓋術所造乃拘擊長等之術死為徐理所得以上皇帝然而漢以傳魏魏以傳

晉後劉曜入洛陽執懷帝取璽又為石勒所得冉閔滅冉閔置國故璽存於閔大將軍壽幹其弟壽壽得之於幹以晉

帝永昌八年還建康晉元興二年又為桓元簡所得元敗劉裕得之齊齊道成篡宋復物置帝行篡奔為璽又得之其

後齊高澄而歸之於齊又其後得之於梁隋得之於陳而秦王世民又得之於齊還德妻曹氏成唐高祖宣帝四年遣使不

冊知如宋則則是漢得之矣又云晉得傳國寶者乃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州州府得傳國寶以為常王將廢之

或識其符傳何寶乃諸行將識之後寶上又為盜竊之以避世而石晉滅唐唐主虔利德博與寶致玄武樓自焚死嗚呼

屢至此蓋已亡矣由是後之得國者各自為之故皆作受命寶其文曰受天明命惟德永昌周又更作二寶今編曰元

符元年春正月得秦璽於咸陽者何哉所以深著蔡京愚惑哲宗之罪也噫秦璽之文如此京固宜其長久何至二世而亡

傳國璽

歷者此已

深著蔡京

愚惑哲宗

之罪

在鼎臣亦曰

秦亦知所以

孫千嶺南

以蔡京為

翰林學士

承旨安惇為御史中丞京親求執政故治獄極盡諸元術諸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高太后不果行。章惇卞恐

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郝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爲助。媒孽見卷二宣仁嘗

欲危帝之事。至是。惇卜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人。皇太后向方寢。聞之。遽起

請帝曰。吾日侍崇慶。宣仁居此。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

感悟。取惇卜奏就燭焚之。郝隨知之。密語惇卜。明日。惇卜再具狀。堅請施行。帝

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也其奏於地。事得寢。夏四月。林希免。希不引

爲執政。漸有怨隙。而秋。七月。再竄范祖禹劉安世于化梅州。祖禹尋卒。初章惇

怨范祖禹劉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陷二人以罪。詔徙祖禹

於化州。見本安世於梅州。今廣東清州府程鄉縣。安世至貶所。章惇將必置之死。擢土豪爲轉

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未至梅三十里。嘔血而死。安世獲免。祖禹平居

恂恂。口不言人過。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長於勸講。論諫不啻試數十萬

言。開陳治道。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文帝陸贄德宗不是過也。

京師地震。己卯二年。秋八月。子茂生。九月。立賢妃劉氏爲皇后。竄右正言

鄒浩于新州。妃多材藝。有盛寵。既搆廢孟后。見本章惇與內侍郝隨劉友端

范祖禹比
賈誼陸贄

子茂生

鄭浩露章
勅章停
鄭浩諫立
劉妃

黃履教鄭

田盡食鄭

王回贈鄭
浩
王回斂錢
鄭浩治

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浩以數論事。帝親擢爲右正言。露章此不可劾章悖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耶。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於外。明日。章悖詆其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見本尙書右丞黃履進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遽出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爲戒。誰復爲陛下論得失乎。幸與善地。不聽。初。陽翟宅○今河南田盡。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立。盡謂人曰。志完鄭浩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盡迎諸途。浩出涕。盡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謂廣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忠正寺簿王回。回曰。事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遊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

安其母。選選去聲者以聞。逮見是詣詔獄。衆爲之懼。同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

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卽徒步出

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又有會誕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

事。浩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

廷。始舉乃言。爲不知幾云。謂同張氏曰。嗚呼。哲宗無母而廢正后。而夫婦之遺。何有。而遂讓官。而君臣

人之所進能也。情其不流於餐府之時。而讓於立朝之日。此乃功之所以難爲。而禍之所以爲。慮讓不讓哲氏之責

地。尚從殺身於國亡之秋。則浩良不讓哲氏之得入。而從明順於皇命之日。則浩不讓哲氏於廢后之時。而徒讓哲氏於立如爲

之之際。是哲氏之讓讓。字讓之。蓋御史中丞邢恕免。恕指帝稱賊軍。因謫自停廢。悖逐

具。律宗之罪。其得免於此乎。閏月。黃履

罷。置看詳。訴理局。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奸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熙豐

之意復依斷施行。蔡卞勸章惇置局。命中書舍人蹇序辰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

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逮。見本天下怨疾。有二蔡。蔡京。蔡卞。二惇。惇。惇。之

謠。子茂卒。

庚辰三年春正月。帝崩。端王佖卽位。太后權同聽政。謂哲宗無疾而崩。其可駭也。惇賊富國。其能免於後世之疑

二蔡
之謠

郭浩比
漢昭室
覆看詳
理局

會考中玉
山主人答
客問

曹布叱章

平觀分注曰：章抗聲，惇默然，其情蓋可見矣。

帝崩。無子。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

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

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似。當立。太后曰：申王有

目疾，不可。於次則端王佶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會布

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

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於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卽位於楹

前。羣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端王神宗

第十一子也。史臣曰：哲宗以幼冲踐祚，宣仁同政，召用諸賢，罷廢新法，故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之弊，

尊皇后劉氏爲元符皇后。二月，立皇后王氏。后開封人，德州刺史之女。以韓忠彥爲

門下侍郎，黃履爲尙書右丞。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閉言路，去疑似，戒

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三月，詔求直言。以四

月朔日常食，詔求直言。筠州，今江西推官崔鶯上上書曰：毀譽者，朝廷之

公議。故責授朱珪今廣東軍司戶司馬光紹聖四年一月，追授司馬光兼監軍司戶，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

韓忠彥陳

韓忠彥陳

小人嘗之
蠅蟻

韓忠彥
贊

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賞繆謂罰濫。佞人徇當。得之羊○白。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小人譬之蠅。蠅。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復。竇國。跋扈二見卷。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暗四。默。以爲得計。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繫。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之。誰使之。夫四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則天意解矣。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今河南。教授。詔召龔夫怪。爲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爲左右正言。韓忠彥等薦之也。御史中丞安惇言。鄒浩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何爲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言。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誑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遂出惇知潭州。今湖南。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其子孫。○夏四月朔日食。○以韓忠彥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爲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復范純

仁等官。徙蘇軾等於內郡。○純仁時在永州。見本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

帝在藩邸。見卷四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

疾。見同如何用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見卷六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

太乙宮。見卷六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尙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

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既又遣中使趣促入覲。純仁乞歸養疾。

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軾自昌化見同州。

移廉。今廣東徙永。見本更三赦。復提舉玉局觀。賈未幾。卒於常州。今上海軾與弟轍。

師父洵。爲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惟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自爲舉

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正直也。左傳襄公大節。但爲小人忌

惡。不得久居朝耳。○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初。哲宗嘗悔廢

后事。歎曰。章惇壞怪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

降是詔。自瑤華宮見本還居禁中。○神軒周氏曰。徽宗踐阼五月。觀綱目之所書。如紹興改元。召雙夫爲

此書紹復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下書道復文彥博等三十三人官。凡前人加賢之心。一毫無有。豈不謂之賢哉。此綱目

爲文如行
雲流水

范純仁得
一識面

章惇在
蔡下漸中

伊川受一
月之俸

○蔡卞有罪免。○卞專託紹述。見本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至是。龔夬論惇卞之惡。未報。而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庭堅等。極論卞罪。浮於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寧。今江南江寧府。臺諫論之不已。遂以祕書少監分司池州。今江南池州府。○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錄七月。太后罷聽政。○八月。葬永泰陵。○九月。章惇有罪免。○惇爲相。專圖復怨。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由是正人無一得免死者。屢興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兼山陵使。靈輿輿陷淖。淖。泥也。中踰宿而行。臺諫豐稷。陳次升。龔夬。陳瓘等。劾其不恭。免知越州。今浙江紹興府。○冬。十月。復以程頤判西京。見卷六。國子監。○頤既受命。即謁告。謁。告也。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焞。吞深疑之。頤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未幾致仕。○安惇蹇序辰有

章惇持刑

罪。除名放章惇於潭州。惇既罷。知越州。陳璘等以爲責輕。復論惇在紹聖

中。置看詳元祐。哲宗訴理局。見本凡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繫。足剝皮

斬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之官。如安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諷諭。迎合紹

述之意。傅附致語言。指爲謗訕。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於是

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惇武昌節度。許湖廣副使。居潭州。見本蔡京有罪。

免削林希官。徙知揚州。中丞豐稷論京姦狀。帝未納。臺諫陳璘江公望等相

繼言之。帝亦不聽。稷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復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陝

西四。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今浙江右司諫陳祐復論林希。紹聖初。黨附權要

詞命醜詆之罪。乃削端明殿學士。徙知揚州。今江南以韓忠彥曾布爲尙書左

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爲。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

始與乖異。及帝卽位。銳意圖治。延進忠鯁。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既拜相。

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今河南開言於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

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入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爲輔

豐稷去蔡

曾肇勸會

由是邪正
雜進

赤氣亙天
任伯雨請
天變

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思之可爲慟哭。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十一月。詔改元。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詔改明年元爲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矣。以安燾知樞密院事。黃履免。置春秋博士。○以范純禮爲尙書右丞。

徽宗皇帝

名信。神宗第十一子。初封端王。哲宗無嗣。向太后立之。在位三十五年。爲金所虜。謝五十年。帝而殞。○帝機巧多技。大興土木。窮極淫樂。天變民怨。監賊雖平。反覆不常。屢忠任奸。約

金滅遼。奪燕金。以帝北行。封晉德公。刑五國城。其後。

辛巳。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有赤氣亙天。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亙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稜稜。陰也。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日爲陽。夜爲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朝廷爲陽。宮禁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爲警戒。願陛下進忠良。絀同。黜。邪佞。正名分。擊姦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爲休祥矣。高平今山西澤州高平縣。公范純仁卒。純仁

忠恕二字
一生用不
廢

任伯雨論
章惇

疾革。儀○口占。見卷四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己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遂言官。辨旨宣仁。見本卷上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徵臣資以事君者也。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宣。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致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神宗皇太后向氏崩。諡曰追尊太妃陳氏爲欽慈皇后。陪葬永裕陵。諡曰陳氏。帝生母也。諡曰遼耶律洪基死。孫延禧立。是爲天祚皇帝。改元乾統。二月。貶章惇爲雷州司戶參軍。詳任伯雨論。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承先帝變故。倉卒。詳輒逞異志。見本卷上。向使其計得行。將置陛下與皇太后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王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其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

章寧問舍
於民

牛歲百八
歲

建中乃元
和號

爲可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豪練陳璿。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惇爲雷州。見本卷上。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去聲官舍。遂僦酒去聲民屋。又以爲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今浙江嚴州府。卒。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伯雨初爲右正言。牛歲之間。凡上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卽爲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會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任傷矣。建中四年十月。元祐二年。李愬尤反。奉天。德宗奔梁州。建中乃其紀號。今號建中。乃德宗之紀號。不可以不戒。旣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爲度支。四見卷四。員外郎。夏。六月。罷尙書右丞范純禮。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會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於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更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高太后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

曹布憚范
純禮

非有射鈞
斬祛之際

異同。非必盡懷同爲私也。今議邪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藉口。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會布憚之。謂駙馬尉王誥。羣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誥怒。會誥館遼使。純禮主宴。誥譴其輒斥御名。遂罷知潁昌府。見本。罷左司練江公望。先是。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騷然。神考宗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石鈞斬祛。區〇鈞。帶鈞。廷安。後立時之職。嘗仲對顧公中鈞。而城之役。寺人披斬文公祛。俱見左傳僖二十四年。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可皇考。建其有極。謂立中道。而爲四方之所取正也。端好惡以示人。本中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變之。奈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范純禮。純禮贊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府相告有不遜語。及於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罷。秋七月。安燾罷。以蔣之奇知樞密院事。章粲節同知院事。陸佃爲尙書右丞。冬十月。李清臣免。以忤登罷權給事中陳瓘。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晝庭上昧之過。及瓘給事

陳曉一書
決去就

復召蔡京

會布謀引
蔡京自助

中會布使客告以將卽真。璿語去。子正釵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義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且持入省。布使數人邀引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移時。至箕踞見卷。語也。璿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矍變。然路顯。改容。信宿見卷。出璿知秦州。今江州。十一月。以陸佃溫益爲尙書左右丞。後初知潭州。凡遷居正其境內。如無措。飛純仁。劉本。世。韓川。呂希純。吳的。董承。爲所使困。明事者悅之。復召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擇人主微旨。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見卷。訪書畫奇巧。留杭見本。累月。蔡京與之遊。不舍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帝屬或。意用京。左階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由是宮妾宦官。衆口一辭譽平。京。遂起京知定州。今。改大名。今直隸大名府。會韓忠彥與會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再詔改元。會布主於紹述。請改明年元爲崇甯。帝從之。以鄧洵武爲

鄧洵武義
蔡京

愛莫助之
圖

河東十一
鄧洵武義
董貫製御

給事中兼侍講。圖洵武爲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爲能繼父志。陛下爲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愛莫助之。詩大雅燕民。辭言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助之也。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別爲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爲一重。左序紹述者。執政中惟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適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京。而藉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讀。罷禮部尙書豐稷。復蔡卞刑恕。呂嘉問。安惇。蹇序辰等官。

壬午。崇甯元年。春正月。河東治山西太原等十一郡地。震。止。遠。或。震。屋。宇。人。皆。死。者。甚。衆。地震。三月。命宦者董貫製御器於蘇杭州。童貫置局於蘇杭。今江南蘇州府。今浙江杭州府。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

晏子蘇杭

詔籍元祐
元符黨人

勢如大病
向愈

角犀玉金銀竹籐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於民民力重困。夏五月罷韓忠彥知大名府。忠彥爲相召還流人進用忠讜之士張庭堅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民等皆居臺諫翕然稱爲得人然與會布不協至是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附布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遂罷知大名府。見本復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詔籍元祐元符黨人陸佃罷。詔元祐並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相安燾曾任執政王覲豐稷見任侍從官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等凡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預在京差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師佃與會布比而持論近怒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嘗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爲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餘黨佃言於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見本卒。以許將溫益爲門下中書

蘇廙不合

復罷春秋
博士

立黨人碑
於端禮門

侍郎蔡京趙挺之爲尙書左右丞。閏六月會布免。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會布擬塔父陳祐甫爲戶部侍郎。京言布私其所親。布忿言爭辯。久之。聲色俱厲。溫益叱之曰。會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史錢適言。布援元祐之姦黨。擠紹聖之忠賢。於是布請罷。出知潤州。今江南鎮江府。秋七月。以蔡京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蔡元祐法。置議司於都省。蔡京用賈獻甫議司故事。而京者既請議司。自爲其學請時。始於神宗安石。終於徽宗蔡京。君子原情定議。不當置神宗安石於徽宗蔡京之下。○章槩罷。○復罷春秋博士。○八月。詔天下興學貢士。作辟雍。見卷二。于都城南。開一大城學校之說。無非所以明人倫。辨邪正。分善惡。而爲禮義相先之始。今蔡京以好而欺君。以邪者以意惑志。則如見其肺肝矣。○以趙挺之張商英爲尙書左右丞。○復令進士兼試律。○復結聖役法。○九月。立黨人碑於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時元祐元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

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俞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
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鮮于侁賈
易鄒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耒晁補之黃庭堅孔平仲等。內臣張士良等。武
臣王獻可等。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京等復
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甯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爲正上正中
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爲正等。悉加旌擢。
鄧考甫以下五百餘人爲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冬
十月。蔣之奇罷。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彥等官。竄豐稜陳瓘等於遠州。
○時元符皇后氏閣給宦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聞。陳既而
昌州今四川豐寧判官馮澥登上書論復后爲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適陳殿中侍御史
石豫左膺。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誑言。見本復瑤華見本之廢后。掠流俗
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遜。別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
公議。從可知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牽於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京與

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說。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降宰臣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

州

見本

州見本。司戶參軍黃履祁州

今直隸保定府祁州

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

豐稷。諫臣陳瓘張夫等十七人於遠州。擢馮漸鴻臚寺主簿。以蔡卞知樞密

院事。十二月。追諡哲宗子茂爲獻愍太子。竄鄒浩於昭州。初。鄒浩召自新

州

見本

州見本。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

見本

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

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

其黨僞爲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爲己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下

之語。帝詔暴其事。遂追冊茂爲太子。而竄浩於昭州。今廣西平樂府

○癸未。二年春正月。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

之諫已悉。陷以黨事。同日貶竄。任伯雨品化軍。陳瓘廣州。陳夫化州。陳次升梧州。陳師錫郴州。陳祐潭州。李深復州。江公望海安軍。常安民溫州。王翬民商州。吳清吉州。豐稷台

州。溫益卒。○以蔡京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二月。尊元符皇后劉氏

爲皇太后。宮名崇恩。○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夏。四月。詔毀司馬光等景

伊川遷居
龍門之南

合州縣立
黨人碑
安民不忍
刻黨人碑

靈宮繪像。

六、見卷

司馬光及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鄭雍趙

瞻王巖叟凡十人。時又詔毀范祖禹唐鑑及三蘇

蘇洵蘇軾蘇轍

黃庭堅秦觀文集。

以趙挺之爲中書侍郎。張商英吳居厚爲尙書左右丞。安惇同知樞密院事。

除故直祕閣程頤名。言者希蔡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

讐替愚俗。乃追毀頤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

邪說誑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於是遷

居龍門。

山名。在山西平
民府河陰縣。

之南。止四方學者。口尊所聞。行所知。

見卷

可矣。不必及吾門

也。詔童貫監兆西

六、見卷

軍。六月。貫及安撫王厚復湟州。

見卷

貶韓忠彥等官有

差。陸。論秦渡州罪。貶忠彥爲嶺州州判使。安撫爲都州州判使。曾布爲
賀州別駕。范純仁爲江寧節度副使。蔡確之奇三秩。凡預議者皆出有差。

秋。

八月。張商英罷。

商英復與
蔡京議政

不合。貶蔡京。御史斥其反復。
難知。蔡州。詔入元祐黨籍。

九月。令州縣立黨人碑。

蔡京又自書姦黨爲大碑。頒

於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

今陝西西安
府長安縣。

石工安民。當鐫

字。辭曰。民

惑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

後世聞者愧之。

傳九鼎

甲申三年春正月鑄當十銅錢。○命方士魏漢津定樂鑄九鼎。○二月合天

圖熙豐功
臣于顯謀

下阮經冶金銀悉輸內藏。夏六月闢熙寧元豐功臣于顯謀閣。宋開張氏曰：卿

此成敗之
所以不同
以王安石
配享孔子

閣有自宋矣。在兩漢則有宣帝之麒麟閣。明帝之雲臺。在李唐則有太宗之凌煙。嗚呼。功臣得預於是者。豈偶然哉。非成威略。地則談談贊畫。是皆有丕世之功。無前之勳。故人君思念不忘。所以圖之於既往。而勉之於方來也。今也殿閣作此顯謀。一閣。而圖畫熙寧元豐功臣者。意安在耶。豈不曰熙豐間有功之臣。莫如於王安石呂公著。猶章惇蔡卞之輩。彼司馬。蘇軾。黃。常。周。程。張。蔡。之徒。無足多者。以是有功之臣而論之於閣。正欲使後世子孫。皆得以恪守成憲。圖日以富其日。以神。而德之萬世不替矣。噫。獻宗用心若此。宜乎媲美漢唐之君。而煥耀今古。大何漢唐之君。生榮死哀。而有宗廟之稱。獻宗委身沙漠。而人皆德之。蓋漢唐之所圖不。顯宗之所圖者。亡國之舉也。成敗之所以不同也。○以王

安石配享孔子。辟雍見本初成。詔荆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

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吏部尚書何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置書畫算學

重定黨人。刻石朝堂。凡三百九人。秋七月。復行方田法。見卷六。八月。許將罷。○

九月。以趙挺之吳居厚爲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爲尚書左右丞。以

胡師文爲戶部侍郎。師文。蔡京也。冬十二月。復封孔子後爲衍聖公。見卷六。是歲大

蝗。○安惇卒。

乙酉四年春正月。蔡卞罷。卞居心傾邪。一意婦翁王安石所行爲。至當。以

復封孔子
後爲衍聖
公

夾鑄鐵錢

置四輔郡

九鼎成

九鼎方名

大盛樂

北方寶鼎
忽破

兄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中書樞密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請以童

貫爲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於帝前詆卞卞求去遂出知河南

府圖以童貫爲熙河六蘭州見同洮州見本秦鳳六路經略安撫制置使圖二月以

張康國知樞密院事劉達同知院事何執中爲尙書左丞○閏月鑄夾錫鐵錢

○三月以趙挺之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夏五月防黨人父兄弟之

禁○六月趙挺之罷圖秋七月置四輔郡圖右司諫姚祐請置輔郡以拱太畿

詔以穎昌府今河南開封府許州爲南輔升襄邑縣今河南開封府陳州爲拱州爲東輔鄭州今開封府爲西

輔澶州州今直隸大名府開州爲北輔各屯兵二萬重其資給蓋蔡京欲兵權歸己故也圖

還上書流入圖八月新樂及九鼎成九月帝受賀于大慶殿圖九鼎成奉安于

九成宮以蔡京爲定鼎禮儀使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中央曰帝鼎北曰

寶鼎東曰牡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島亦

鼎西北曰魁鼎時制新樂亦成賜名大晟禮置大晟府建官屬九月帝受賀於

大慶殿加號魏漢津虛和沖顯寶應先生帝之幸九成宮也酌獻至北方寶鼎

應奉局
花石綱

鼎忽破。水流溢於外。或者以為北方致亂之兆。**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皆不得至畿甸。

冬十一月。以朱勔免領蘇杭。見本應奉局。及花石綱。**先是**蘇州人有朱沖

者。及其子勔。俱給事蔡京所。京竄也。見本其父子名姓於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

垂意花石。京諷沖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黜

黜。見卷相銜於淮汴。二水名。見卷一。號花石綱。乃命勔領應奉局。及綱事。勔指取內帑。如

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本。

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謂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

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謂牆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芟

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粥謂賣子女以供其須。劇謂山輦石。

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篙工柁師。倚勢貪橫。陵轢

州縣。道路以目。謂於字文化及之手。後主之身。墮於堽如尋井之中。徽宗之命。殺於金嶺沙漠之地。天立有意

於字顯顯。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况三君號有者乎。爾爾見卷一胡氏。

徽宗與隋
煬帝降後
主一律
越年長竟
天

丙戌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長竟天。見卷**以**吳居厚為門下侍郎。劉逵為

要黨人許

太白書見

蔡京勳以
惟王不會
爲成

進退具瞻
皆小人

中書侍郎。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復謫者仕籍。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逵請

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翌日蔡

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書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

詔崇甯以來左降者。無問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蔡京直書曰。詔求。四星變也。毀碑以

家道不可成。臣願其二月。蔡京有罪。免。京懷姦植黨。託紹述之名。紛更法制。貶斥

羣賢。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立。○會計也。周禮司會

王及后世子爲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爲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

侈後觀。時天下久平。京因覩帑廩盈溢。遂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

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及慧星見。帝悟其姦。凡所建制。一切罷之。而免京爲中

太乙宮。使留京師。以趙挺之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無所顧忌。趙挺之深

好梅祥。侯途取嘗一月之間。遣一小人。遣一小人。則忌挺之與劉逵同心輔政。然挺之多知。慮

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逵舉其說。初。蔡京興邊事。用兵累年。至是。帝臨朝

語去。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覺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

魏來直言

主愛民之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也所宜將順。見卷時執政在京黨。但唯委笑而已。○三月罷求直言。○許夏人平。○秋七月朔。日當食不虧。○冬十二月朔。日當食不虧。羣臣稱賀。○劉逵罷。○蔡京令其黨進言於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爲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說。復有用京之心。於是京黨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達專恣反覆。引用邪黨。出知亳州。

見本卷上。

立八行取士科

徐中行不應八行科

丁亥大觀元年春正月。以蔡京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吳居厚罷。以何執中爲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爲尙書左右丞。○三月。趙挺之罷。以何執中。鄧洵武爲門下中書侍郎。梁子美。朱諤爲尙書左右丞。○以蔡攸京之長子爲龍圖閣學士兼待讀。○立八行取士科。○八行者。孝善事父母。友善於兄弟。睦親於九族。婣因親任於朋友。恤賑濟貧乏。忠盡已之忠。和心無私。也。切禮。大司能以禮三物教萬民而實與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凡有此八行者。卽免試。補太學上舍。六。見卷知台州今浙江台州府。李諤文以徐中行應。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爲文。入委羽山在台州府黃巖縣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

吾得以入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夏五月。以蔡薤薤爲給事中。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復用。卽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續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於是擢爲第一。以所對頒天下。甫解褐。卽除秘書正字。未踰年。至侍從。前此未有也。鄧洵武免。六月。以梁子美爲中書侍郎。朱諤卒。秋八月。以徐處仁爲尙書右丞。林摠摠同知樞密院事。處仁尋罷。九月。故直祕閣程頤卒。程頤凡卒。官錄贊也。程頤既已削其官矣。此猶書於直祕閣者。頤無歎。不子其前也。蓋程子兄弟。皆嘗河南。繼正學之統。與所文之業。誠一代之賢人也。惜其弗果大用。爲憾耳。雖然。其學當屬於一時。其業爲伸於後世。夫豈因其弗果大用。而遂疑其遺哉。綱目之非。程子標。而不當世情也。頤於書

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識。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而劉絢李籲籲謝良佐遊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焞楊時成德尤著。世稱頤爲伊川先生。卒年七十五。絢力學不倦。頤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仕終太常博士。籲頤稱其才器可大任。又言。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傲而信從。

一年未得
一矜字
程門內先

善慶得
士

方幹幼紫
京

者。籲與劉絢有力焉。仕終校書郎。良佐。學問該贍。事有未澈。則類有泚。覺上嘗與頤別一年。復來見。頤問所進。對曰。但去覺上得一矜字爾。頤喜曰。是子可謂博學。切問而近思者。與游。醉楊時。呂大臨在程門。號四先生。仕終監西京竹木場。醉初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及程顥興扶溝。今河南開封府扶溝縣。學。醉盡棄故所習而學焉。仕終知濠州。今江南鳳陽府。繹。家世甚微。年長未知學。備力於市。聞邑官傳呼聲。心慕之。卽發憤爲學。遂以文名。會頤自涪。見本卷上。還河南。繹往受業。頤稱其穎悟。嘗曰。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仕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邪等。見本卷上。人。編管饒州。今江西卒。大鈞。大防之弟。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張載每歎其勇爲不可及。仕終陝西轉運從事。大臨。大鈞之弟。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掇編入習三代遺文舊制。令覺平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矯俗。仕終祕書省正字。圖冬。閏十月。以林摠爲尙書左丞。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圖流太廟齋郎。方軫。于頤南。圖軫。上書言。蔡京。睨。覺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

黃河清

受八寶下

大慶殿

六寶

六寶

九寶

述熙豐之說。爲自媒之計。內而執政待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自

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見卷六者。無日無之。京分爲邪等。見本卷上黥刑擊○刑在簡。配

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爲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爲獻。欲愚陛下。

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爲京必反也。請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

南。治嶺東嶺南府十二月。黃河清。乾甯軍治直隸河間府青縣言河清逾八百里。凡七晝夜。詔以

乾甯軍爲清州。國丁世之世。雖遇異而爲祥。無道之世。雖遇祥而爲異。亦曰宋徽宗河清。元成帝河清。順帝河清皆反常也。

戊子二年春正月朔。受八寶。大慶殿赦。先是。有以玉印六寸龜紐獻者。

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詔名鎮國寶。至是。又得良玉工。帝命作六寶。以合

秦制。天子六璽。蔡邕明斷曰。璽凡九各有文。謂以玉爲之。璽皮經。一曰傳國璽。一曰神璽。以鎮國中。雖不用。一

王公。天子行璽以昭四夷。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昭其四夷。之數。曰。皇帝行璽。皇帝之寶。皇帝信寶。與受命。受命鎮國通曰

八寶。關。嗚呼。秦符無道之國。古今以收亡爲戒者。莫不以之爲首附。苟秦制之合。帝可爲二世而亡。然二月。以

葉夢得爲翰林學士。夢得初用蔡京薦。爲禮部員外郎。京罷相。趙挺之更其

所行。及京再相。復反前政。夢得入對。因言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爲可而

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發。以爲不可而不出於陛下。則今日不可復。今徒以大
臣進退爲可否。無乃陛下未有了然於胸中乎。帝悅。以爲起居郎。遂進學士。
夏五月。童貫復洮州。今陝西郡。可洮州衛。詔加貫檢校司空。以御帶。賜紫衣。○秋八月。梁子美罷。九
月。以林據爲中書侍郎。余深爲尙書左丞。○皇后王氏崩。諡曰。○冬十二月。詔
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引衣襦落
碎衣碎首

林據不諱
監書字

○己丑三年春三月。謫右正言陳禾監信州酒稅。○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
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爲姦。縉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
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舉其
說。衣裾解○衣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
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
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
不治。安得如此不祥語邪。遂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稅。今江西。廣信府。○夏四月。林據有
罪免。○集英殿殿名。臚選。或二音。唱貢士。據當傳姓名。不識甄盜字。帝笑曰。卿誤邪。

徽宗始有北伐之意

遷朝易觀

新天衍深以蔡京為非

陳朝老由關上書

查庸商之

據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今江蘇久之。

自揚州。今江蘇徙大名。今直隸大名府道過闕。為帝言。頃使遼。崇寧四年冬。林鐘使遼。蔡京使其激怒以啓

三日乃見其國中搆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蓋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

之意。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管師仁同知院事。余深為中書侍郎。薛昂劉正

夫為尚書左右丞。昂附蔡京。至寧宗為京避私諱。或諱及之。輒加管贊昂管贊及。即自訛其口。五月。流孟翊于遠州。孟翊獻

所畫卦象。謂宋將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以厭猶人聲之

帝不樂。詔竄之遠方。六月。管師仁罷。蔡京有罪免。中丞石公弼。殿中侍

御史張克公劾京罪惡。章數十上。京遂罷為太乙宮。見卷六使。時有郭天信者。以

方伎得親幸。深以京為非。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白日中者黑子。帝為去

之恐。故罷京。以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執中一意謹事蔡京。

遂代為首相。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

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蠹國害民。然

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疹。而。上管。已深。豈庸

醫所無處

吳猶只蚊
孫山

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資

資 賈 緣 緒也。連

攀附。致位二府。

中書 樞密

亦已大幸。遽昇之經

體贊元。是猶以蚊

文 負山。

莊子：熊羆王羆，其於治天下也。龜涉海，擊河，而使蚊負山也。

多 同 低

見其不勝

升

任也。疏奏不

省。冬十一月。詔蔡京以太師致仕留京師。

庚寅四年春正月。以余深爲門下侍郎。張商英爲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

院事。蔡京既免。商英自峽州

見卷六

起知杭州。

今浙江 杭州府

過闕賜對。因奏曰。神宗修

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遂留居政府。帝嘗

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使密

伺京所爲。京聞而銜

憾也。

之。夏五月。立詞學兼茂科。

石公弼等

薛

見卷一

出奎婁

二宿 名

詔

直言闕失。貶蔡京爲太子少保。出居杭州。

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

稱爲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

喜。因大書商霖

商霖說命篇。若霖 大旱用汝作霖雨。

二字賜之。

薛昂免。

秋八月。以吳居厚劉正夫

爲門下中書侍郎。侯蒙鄧洵仁爲尙書左右丞。冬十月。立貴妃鄭氏爲皇后。

立詞學兼
茂科

剛算

鄭居中罷。以外以吳居厚知樞密院事。成親辛卯。政和元年。春三月。以王襄同知樞密院事。成親秋。八月。張商英罷。成親商英為政持平。謂蔡京雖名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於是大革弊事。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時稱商英忠直。初。何執中與蔡京相同。凡營立皆預議。至是。惡商英出已上。與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會商英與郭天信往來。事覺。居中因諷中丞張克公論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尋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成親九月。王襄免。成親遣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及童貫使遼。成親童貫既得志於西羌。成親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成親之。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羞。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成親冬。十月。蹇成親管陳瓘於台州。成親瓘以忤蔡京竄禪。成親州。成親瓘子正策在杭。成親訟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巖執送京師。陰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府。併逮。成親治瓘。尹李孝壽逼使證其妄。瓘曰。正策聞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

神理撰
集

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閒也。內侍黃經臣蒞鞫。蒞○鞫。推前罪也。聞其詞。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

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狀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今江南通州。瓘嘗撰

尊堯集。謂紹聖。哲宗年號。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

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新

江台州府。何執中起遷人石械。介知台州。欲置瓘以必死。械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

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械失措。始告之曰。朝廷

令取尊堯集。瓘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

上爲舜。尊堯何德爲罪。時相學術短淺。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

干犯名分乎。械慙。揖瓘使退。執中怒。罷械。瓘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擿。傷其處心。

發露其情愆。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爲祕書丞。賜姓

趙。圖燕。即遼州。今直隸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污而內亂。不齒於人。童

貫使遼。道盧溝。河名。在順天府。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

童貫以李
良嗣來姓

馬權請結
女真圖遼

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州。植卽獻策曰。女真見本恨遼人切骨。而天祚遼主耶律延禧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見卷五涉海。結好去。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爲祕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壬辰二年春二月。復蔡京太師。賜第京師。

京自杭州召還。帝宴之於內苑太清樓。

夏五月。詔蔡京三

御筆手詔

書

更定官名

日一至都堂議事。京患言者議已。乃作御筆密進。而丐求也。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書者。羣下亦莫敢言。由是賈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矣。六月。以余深爲門下侍郎。秋九月。更定官名。

蔡京學自用。欲更置官名。以權元豐之政。乃置更

開封守臣爲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者職。悉散機廷之號。使六司局。置三衛郎。遂置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爲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爲三公。爲真相之任。由從前。置六卿之官。太尉。蔡生兵之任。皆非三公。能宜罷。仍立

三孤爲宰相之任，更侍中爲左輔，中書令爲右輔，尚書左僕射爲太宰，僕射下
侍郎，右僕射爲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及文武勳官而以太尉冠武階。

慶殿赦。時民間有得下圭來獻者。帝御殿受寶，封政符進秩。○以何執中爲少傅。○十二月，加童貫太尉。

癸巳三年春正月，追封王安石爲舒王。安石子雱爲臨川伯。從祀孔子

廟。○以何執中爲太宰。○吳居厚罷。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二月，太后劉氏

自殺。劉氏，哲宗后，以不謹聞，帝復極
臣將廢之，后卽自縊，九議昭愷。○夏四月，鄧洵仁罷。○以薛昂爲尚書右丞。○閏月

改公主爲帝姬。○秋八月，以何執中爲少師。○九月，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

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濮今山東東
呂府濮州人王老志，初爲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

妻子，結草廬田間，爲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亶以名聞。時帝方嚮道術，乃召

至京師，館於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啓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

去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爲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卒應

什八九。其門如市。踰年而死。洪州今江西
南昌府人王仔昔，初隱於嵩山。在河南河南
府登封縣自言遇

許遜。南昌人，晉初爲旌陽令，點石化金，足避賊，尋無官歸精
於山中，年一百三十六歲，舉家飛昇，宋封妙淨真人。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

未來事。京薦之，帝召見，賜號沖隱處士，進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

天神降
求道數仙
証

阿骨打雄
豪不常

阿骨打混
同江之捷

俘昔恩寵寔加。朝臣賊里，夤緣關通。冬十一月，祀天于圍丘。以天神降詔百官。○十二月，詔求道教仙經于天下。女真阿骨打自稱都勃極烈。初，遼主如春州，幸混同江。在盛京今天府開原縣城北，一千五百里，經五國城入海。釣魚，生女真。見卷六。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魚頭宴，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遼王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雄豪不常，可托以邊事，諒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曰：彼羸羸，租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過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蕞，小小國，亦何能爲。遼主乃止。阿骨打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醜。醜，去聲。醜，醜也。不恤國政。遂稱兵，先并旁近族。至是，節度使烏雅東死，阿骨打襲位爲都勃極烈。都勃極烈者，官長也。遼使阿息保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爲罪乎？

甲午，四年冬十月，女真阿骨打叛遼，取甯江州。十一月，遼遣都統蕭嗣先伐女真。阿骨打迎戰于混同江，遼軍大敗。遼主聞甯江州陷，乃以司空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蕭撻不嘉副之。帥兵屯出店河。阿骨打帥衆來禦，未至混同

江。見本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卽鳴鼓舉燧見本而行。黎明見本至混同江。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女真國號

乙未。五年。春。正月。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遂於正月朔。卽皇帝位。且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尙白。况所居按出虎水之上。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更名旻。以吳乞買爲諳班。班勃極烈。撤改斜也。爲國論。勃極烈。其國語。謂金爲按出虎。謂尊大爲諳班。謂國相爲國論。斜也。亦阿骨打弟。撤改烏古迺之孫也。二月。立定王桓爲皇太子。赦

有星流出於柳

太子時瑋

流出於柳。其光照地。色赤黃有尾。占者以爲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宮室之祥。蔡京率百官表賀。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於池州。今江南蔡京獻太子

金主繫絳
白馬徑涉
混同江

方士林靈

林靈求大

立道學

以大食國琉璃見卷五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

持玩好去聲之具，蕩吾志邪？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

九月，金取遼黃龍府。○金主攻黃龍府。見卷六次混同江。見本卷上無舟以渡，金主使

一人導前，乘絳赤也白馬徑涉。以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遂克黃龍

府。遣蕭辭刺。練是年五月，遼遣蕭辭刺，知金命，留不遣。還遼，曰：若歸我叛人阿疎。見本卷上即當班還師。

○丙申，六年春正月，賜方士林靈素廣通真達靈先生。○靈素，温州今浙江人，少

從浮屠也。苦其師笞罵，去爲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見卷三間及王老志，死，王仔

昔寵衰，帝訪方士。方外之士於左階道錄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即召見。靈素大村人，有九齋，而神醫

爲殿高，其治以符，神書下法，王亦上帝之子，主南方，能生長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於世，其弟號青帝，其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令蔡京，即左元帥，備王輔，即文華後，鄭居中，童貫，等持有名而已。仙仙禍甚，下降，乞帝

君之治時，劉貨，方有能，張崇，以爲九華，玉真安祀，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賜號通真達靈先生，爲去聲改温州爲應道軍，靈素本

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召呼風霆，閉禱雨，有小驗而已。○閏月，立道學。方士林靈素

○二月，作上清寶籙宮。成。○夏，四月，何執中罷。○詔蔡京三日一朝，總治三省

事。○五月，以鄭居中爲少保、太宰，劉正夫爲少宰，鄧洵武知樞密院事。○秋，八

上下帝徽

林靈素講道經

千道會

有星如月
南行
作萬歲山

月以俟蒙爲中書侍郎。薛昂爲尙書左丞。○九月。帝詣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徽號。敕帝奉玉冊玉寶。如玉清和陽宮。改和三年四月作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神像。○冬。十月。以白時中爲尙書右丞。○十二月。劉正夫罷。○丁酉。七年。春。二月。帝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時道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頃。爲明。於去聲。凡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飢餐。而糶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且令士庶入聽靈素講經。帝爲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坐。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滑稽滑稽。笑語也。。語上下爲大闢笑。莫有君臣之禮。○夏。四月。道籙院上章册帝爲教主。道君皇帝。○冬。十二月。有星如月南行。○帝言大神降于坤寧殿。○作萬歲山。○初。帝以未得嗣子爲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協堪輿。天地地名。堪輿。地理道。偷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至是。又命

戶部侍郎孟揆于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像餘杭今餘江杭州府之鳳凰山在杭州府城南號曰萬

歲

戊戌重和元年春正月作定命寶成。于闐見上上美玉踰二尺帝命製寶

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見本爲九寶以定命寶爲首。以王黼爲尙書左丞。

定命寶
約金及遠

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建隆太祖中女真嘗自其國之

蘇州泛海至登州今山東登州府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真

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

等齎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使武義大夫馬政

通金好白
此始

同藥師由海道如金政言於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

好去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通金好自此始。秋七月以鄭居中爲

少傅余深爲少保。○八月以童貫爲太保。○九月掖庭宮旁大火凡熱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

○薛昂罷以白時中王黼爲門下中書侍郎馮熙載范致虛爲尙書左右

丞。○鄭居中罷。○閏月立周恭帝後。○冬十二月遼大饑人相食。

己亥。宣和元年。春正月。金人來聘。遣馬政報之。不至而復。金主遣渤海

見

六女

人李善慶等持國書。同馬政來修好。詔蔡京等諭以夾攻遼之意。遣政同

趙有開齋。詔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諜者言遼已封金

諜之報

主爲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金主遣慶歸。且語之

曰。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行也。以余深爲太宰。王黼

爲少宰。○二月。以鄧洵武爲少保。○三月。以馮熙載爲中書侍郎。范致虛張邦

昌爲尙書左右丞。○夏五月。京師大水。○京師茶肆備晨興。見犬犬蹲。楊旁

存

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

外水高十餘丈。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此異。夫變不

虛生。必有感召之災。非易禦。必有消復之望。求直言。采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貶

綱一官。與縣去。○六月。夏人來。詔童貫罷兵。秋七月。以貫爲太傅。

時人稱蔡京爲

公相實

爲詔。○八月。范致虛罷。○時朝廷欲用師契丹。致虛言邊隙一闌。必有意外之

患。宰相謂其懷異。會母喪去位。○九月。幸蔡京第。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

並人不肯

夏宋

京師大水

李綱直言

心極過極

攸有寵於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侍曲宴。也則攸黼著也。知衫
 窄褲。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也。中多道市井淫嫖也。謔浪也。語以獻笑取悅。
 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
 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也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因令苑囿皆
 做江浙江浙。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
 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為不祥
 之兆。**圖**冬十一月。以張邦昌王安中為尙書左右丞。**圖**十二月。帝數明微行。竄
 祕書省正字曹輔于郴州。見本卷上。曹輔曹思若愛國。而反蒙冤誣。則徽宗
 之縱欲拒諫。其與偽庸無異。一德死而不亡得乎。**圖**帝自政和徽宗
 以來。多微行。私出。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輕車小輦。見卷七賜臨幸。自是邸
 見卷四。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
 輦。出入塵陌郊坰。通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
 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極遊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
 托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
 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

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輔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會此不知。焉用彼相。輔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及貶。怡然就道。圖召楊時爲祕書郎。圖時南劍今福建人。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於河洛。黃河洛水。在河南河南將樂今福建人。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於河洛。黃河洛水。在河南河南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穎昌。今河南開封府許州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暝。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知瀏陽。今湖南長沙府瀏陽縣餘杭。今浙江杭州府

黃道南
圖遊立雪

龜山先生

餘杭。蕭山。今浙江紹興府蕭山縣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客張巖。言於京。曰。今天下多故事。事至此必敗。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京問其

人。擧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見卷六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安在。乃召爲祕書郎。

○庚子二年春正月。罷道學。○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靈素初與道士王允

誠共爲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變入聲。勢相傾也。毒殺允誠。遂專用事。及都城水。帝遣靈

素厭烟入。勝。鎮也。方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挺庭上聲。杖也。將擊之。走而免。帝始厭之。然

橫恣愈不悛。改也。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人訴於帝。帝怒。以靈素爲太虛大

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溫州。見本。察之。端本廉察也。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

置楚州。今江南。淮安府。命下而靈素已死。○二月。遣趙良嗣使金。時靈素受旨圖燕。因遣端本交殿修預趙良嗣往金。仍以市馬

爲名。其言約攻遼。以取燕之。○遼見本卷上。第六。○夏六月。詔蔡京致仕。○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

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諷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

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脰。脰。同。斃。

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卽

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識也。此邪。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

父子各立門戶

子諫攻遼
又論帝

閱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秋八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六見卷大定府。宋取燕京。見本析津府。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六見卷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勃董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云。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帝。遠承不書。致罰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於遼。○以余深爲少傅。○冬十月。加內侍梁師成太尉。○時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命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於時天下禁誦蘇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於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爲己任。四方俊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點汙。多置書畫卷軸於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案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爲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鄙人自爲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

續編

陸州作亂

鄧肅進詩
見本

陸石燒斃
陸象基

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布衣朱夢說上書論宦寺權太重詔編管於池州見本

陸州人方臘作亂。陸州今浙江嘉興府清溪今蘇州府民方臘世居縣揭村托左道以

惑衆。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醜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吳中謂蘇因爲朱勔花石

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爲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

將帥以巾飾爲別白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甲冑惟以鬼神詭祕事相扇

誅誑也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脇良民爲兵人安於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

卽斂手聽命不旬日聚衆至數萬靜軒高氏曰嗚呼宋末自此風起方臘作亂自往年勔等至是始嘗於箴臘雖破滅而宋江全寇猶殘之謀接踵而起宋室不

支節以設法皆深相擾爲亡宋之主則方臘之亂實起於宣和初年是時勔等久已旣形禍已若此然則逆氣所鍾秋發衆

之向資河之有改下將陷睦歙杭州要處亦陷衢州以秀州如無人無人之境然則花石之害民其流弊之至是甚矣

誰者可以殛之後之有天下者可不戒乎○十一月余深罷○以王黼爲少保太宰○十二月方臘陷睦歙

南歌州府見本杭見本州詔以童貫爲江淮荆浙宣撫使發兵討之帝得報於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宣撫

浙西監軍亦兼統及童貫童貫入貢童貫

辛丑二年春正月鄧洵武卒○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全局花石綱○方臘陷

守江以三十六人橫河

後州今浙江金華府又陷衢州今浙江衢州府衢守彭汝方被執。罵賊而死。賊屠其城。二月。

方臘陷處州今浙江處州府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知海州張叔夜擊降之。宋江

起爲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河北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觸其鋒。知亳州見

六。侯蒙上書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如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

府。見卷五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今江蘇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諜也。

者覘見本所向。江徑趨海濱。劫鉅舟十餘。載鹵同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

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

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方臘寇秀州今浙江嘉興府。官軍敗之。遂都

統耶律余覲叛降金。夏四月。童貫合兵擊方臘。破之。執臘以歸。二月。童貫

譚稹一名清前鋒。水陸並進。臘乃宵遁。還清溪幫邦源洞。諸將劉延慶辛興宗

王淵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四月。貫等合兵擊臘於幫源洞。臘衆尙二十萬。與

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巖崖爲三窟坤。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皮將也韓世

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卽挺身仗戈。直前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

韓世忠傳

神道庭虛

黑書見錄

黑漢

興忠領兵截洞口。掠爲己功。併取臘妻子。及僞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殺賊七萬餘人。其黨皆潰。會臘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意於林中者。相望百餘里。圖五月。以鄭居中領樞密院事。○大蝗。圖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於黃州。圖過庭。以睦寇。力竊發。嘗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憾之。至是陷以罪。責黃州。今湖廣黃州府安置。圖秋七月。黑書。生。上。見。現。於禁中。告。妖。氣。也。圖元豐。神宗。年號。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哲宗。年號。末。又見哲宗崩。至大觀。徽宗。年號。間。漸晝見。政和。徽宗。年號。以來。大作。每出。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又或變人形。或爲驢。晝夜出無時。多在掖挺。宮旁。及內殿。習以爲常。人亦不大怖。又洛陽。六。見。卷。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人人家爲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槍自衛。亦有托以作過者。二年乃息。圖八月。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圖方

臘伏誅

改睦州爲嚴州，餘州爲嚴州。

○九月。以王輔爲少傅。鄭居中爲少師。○詔宦者李彥、括、田、于京東西路。

○冬。十月。詔童貫復領陝西兩河宣撫使。○十一月。馮熙載罷。

○以張邦昌爲中書侍郎。王安中、李邦彥爲尙書左右丞。○金侵遼中京。見本

○壬寅。四年。春。正月。以蔡攸爲少保。○金克遼中京。遼耶律延禧殺其子晉王

敖盧幹。走雲中。

金克中京，耶律撒八等謀立敖盧幹，事覺，遼主遣人縶殺之，敖盧幹妻有人望，由是人心解體。耶律余覿引金兵出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追擊中。○雲中，即靈州，見本卷上。

二月。管句練太平觀。陳瓘卒。○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

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字其人也。劉安世嘗因瓘病使人勉以醫藥

自輔。曰：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至是卒於楚州。見本

○金襲遼軍。延禧走夾山。○遼燕京留守李處溫等以耶律淳延禧之叔稱帝。遙廢其

主。延禧爲湘陰王。○金克遼西京。見本卷

○詔童貫、蔡攸等勒兵巡邊。以應企見本朝廷既與金約夾攻遼。以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鄭居中力陳不可。謂京曰：公

爲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

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

人。了翁其

續編中選

神師道護
進兵

宋師白遼
之敗

議寢。及金數明取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弊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爲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卽疆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遂決意治兵。會聞耶律淳自立。乃以蔡攸副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圖夏五月。童貫進兵擊遼。敗績。退保雄州。詔班師。貶都總制神在師道爲右衛將軍。致仕。圖貫至高陽關。在直隸保定府高陽縣命都統制神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隣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耶律淳聞之。遣耶律大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見本遼人譟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師道退師雄州。今保定府雄縣帝聞兵敗而懼。詔班也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石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去結豺狼之隣。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神師道復請許之。利貫不納。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圖六月。以王黼爲少師。圖遼耶律淳死。其妻蕭氏稱太后。主國事。李處

宋昭傳錄

溫伏誅。處溫深閭，街通東甌，欲挾權后納土，北 秋七月，詔章貫蔡攸再舉伐遼，以劉延慶

為都統制。九月，除朝散郎宋昭名。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

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禍及九族。

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

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除昭名，編管海州。見本 金遣使來，

命趙良嗣報之。金人聞童貫舉兵，恐朝廷徑取燕，而此將不可得，乃遣使來議師期，童遣趙良嗣報之，且言不負初約。 遼將郭藥師以涿

易今直隸保定府易州二州來降。冬十月，劉延慶及郭藥師進兵攻遼，藥師襲燕敗績。

延慶兵潰，以蔡攸為少傅，判燕山府。即順天府十一月，金人來議燕地。十二月，

遣趙良嗣復如金，求營今直隸永平府灤平府灤州三州。胡胡廷與金約，但求石符路與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乃劉仁宗

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并得之，金主不肯，反遣良嗣往。金主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獻景懷順派易六州，良嗣

言元約十六州，今乃如此，信在安在，抗期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吏李精簡米，止計六州，帝遣趙良嗣復之，且求於平

灤三州。平灤石符路 金克遼燕京，耶律淳妻蕭氏奔天德。於是遼五京皆為金有，金主退 萬

歲山見本成，更名曰良嶽。帝自為良嶽，以為山在國之長位故也。國初七年冬，書作萬歲山，至是年冬

不知，是時強欲在外，漸為國患，宋之君臣，曾未見其愚然預防之心，而徒今日救民貨，明日勞民力，自古荒淫之君，愚之甚者，未有如徽宗之甚者也。噫！民心既離，天命亦叛，雖有善為鳥獸，豈能獨樂哉！

趙良嗣如
金求三州
金克遼燕
京
長嶽

○癸卯五年。

金太宗完顏旻
乞買天會元年

春正月。金遣使來。趙良嗣復如金。○良嗣至燕。與金主

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欲平灤等州。則并燕京不與。因以答書先示

良嗣。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

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粘沒喝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大國熟計。

若不早見與。請速追涿易之師。無留我疆。於是遣李靖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

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上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

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仍命良嗣與靖偕使。○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

知府事。○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於帝。遂

以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命

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言臣在虜中。聞趙

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

天祚

見本
卷上

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

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是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

郭藥師不
無故主

金南京

左金馬幣
詩金玉

并金歲幣
金歸燕及
六州之地

雨。帝以爲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樂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卽剪盆分給之。圖金以遂平州。見本爲南京。命張穀。角留守。圖二月。以李邦彥趙野爲尙書左右丞。圖三月。遣使如金。圖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耶。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金弓。遼川。金克燕京時。降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行至雄州。見本以金書遞。遞。驛奏。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民。錢。實也。金主大喜。遂遣銀朮可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見本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誓書往。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圖夏四月。金人來歸燕及涿易糧。

今順天府順今順天府景今直隸河薊計今順之地。詔童貫蔡攸班師。金襲遼延禧于

青塚。護其子女族屬從臣以歸。延禧邀戰。敗績。走雲內。五月。以楊時為邈英

殿說書。時入對。言于帝曰。熙甯神宗之初。大臣文六藝六經之言。以行其私。

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哲宗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

紹聖徽宗崇甯徽宗。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法今皆。皆焚之以滅其

迹。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

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寧熙寧。姑置勿問。一趨於

中而已。又言燕雲見本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

殺擊常勝軍初遼主耶律人爲兵。使親營於女真。號曰常勝軍。以郭藥師爲師。後改爲常勝軍。藥師神所詔降宋。之勢。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爲

阻。衛士人各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帝首肯之。除邈英

說書。以王黼爲太傅。總治三省事。鄭居中爲太保。蔡攸爲少師。進封童貫爲

徐豫國公。居中辭不拜。以收復燕雲。遂欲皆進位。以通良詞。係延禧奔夏。都統蕭特烈等

以梁王雅里稱帝。雅里延禧第二子。金遣使如夏。遣書於夏。使執送。六月。金張曷以平州

來歸。

國亡情叛，清朝不取。宋納張數而遂爲金用，其之端，豈非貪利忘害之大禍乎。遂手殺張數，金不惟失國體，抑且將士離心矣。蓋辦理不明，而有此弊，豈不深可惜哉。

金驅遂宰相

左企弓等。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

見上。

遂入城，言於張數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

於遂。

向遂爲遂鎮軍節度副使，領平州事。金欲遂入燕京，升平州爲南京，命遂判留守事。

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數遂召諸

將領議，皆曰：聞天祚

見上。

兵勢復振，出沒漠南。

見上。

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

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

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爲藩鎮矣。卽後日金人加兵，內用營

見上。

平之軍，外

籍宋人之援，又何懼焉。數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爲然。數乃遣張謙帥五

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左企弓等數

見上。

以十罪，皆縊殺之。數乃稱保大

天祚

三年

榜諭燕人復業，恆產爲常勝軍所占

見上。

者悉還之。燕民旣得歸，大悅。李石更

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勢之地，張數總練之才，

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安中令安弼黨與至汴以聞，帝以手札付同知

燕山府事詹度，第令羈縻

見上。

之，而度促數內附。數乃遣張鈞、張敦固持書來

王黼勸帝
納張毅

元祐學
術

金太宗完
顏晟

李王爾帶
觀芝

請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歡，後不可悔。不聽。鄭居中卒，以蔡攸領樞密院事。○秋七月，章貫致仕。以內侍譚稹爲兩河燕山路宣撫使。禁元祐學術。中書言福建印造司馬光等文集，詔令毀板。凡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尋又詔蘇軾、黃廷堅等獲罪宗廟，義不戴天。片文隻語，並令焚毀，勿存。違者以大不恭論。張氏曰：抑觀元祐學術，通天地貫鬼神，如由身，所謂無間然者也。諸賢何負於徽宗，前既禁其學術矣，又禁以元祐學術政事受業者，今又再禁其學術，嗚呼！徽宗之世，所謂通天地而閉齋靜者也。一有正直之士，衆必必治難場，使其不能容足於朝，非取逐則安歸，朝進實封，暮亦既。其視學術之正，如元祐者，毒如仇家，則是通國皆非元祐學術者也。故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宋其帝矣。八月，金阿骨打死弟吳乞買立。更名晟，改元天會。冬十月，詔建平州爲泰寧軍。以張毅爲節度使。金人聞毅叛，遣闍母將三千騎來討。毅率兵拒之於營州。見本闍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毅遂妄以大捷聞。朝廷拜毅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十一月，幸王黼第觀芝。金人襲平州，張毅奔燕山。平州人殺金使以拒守。闍母無功而退。金主復使斡腕入、高離不督闍母攻平州。會張毅聞朝廷犒賜將至，喜而遠迎。斡、高不乘其無備襲之。與毅戰於城東，毅敗。宵奔燕山。見本王安中納而匿之。平州都統張忠嗣及張

殺張國昇

敦固出降金。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城中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為都統。閉門固守。金詔殺張穀。函首以畀。金人納叛來責。朝廷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貌類穀者。斬其首與之。金曰：非穀也。遂欲以兵攻燕。朝廷不得已。令王安中縊殺之。函其首。併穀二子。送於金。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穀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王安中懼。因力求罷。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與師矣。

甲辰。六年春正月。夏稱藩于金。金以邊地畀之。三月。金人來索糧。夏遣良

權二十萬石。不與。金人由是大怒。閏月。京師河東陝西地震。三月。金人來索糧。夏遣良

月起復李邦彥為尙書左丞。六月。金人陷平州。○秋八月。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九月。以白時中為太宰。李邦彥為

少宰。趙野宇文粹中為尙書左右丞。蔡懋同知樞密院事。○冬十一月。王黼有

罪免。十二月。詔蔡京復領三省事。

○河北山東盜起。

○蔡京復相。

動力動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四當國。日昏。○陳善明。

○河北山東盜起。山東有張仙者。聚至十萬。又有張迪者。聚至五萬。河北有高托山者。號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

李邦彥素與黼不協。陰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栗論。黼奸邪專橫十五事。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年等皆免。

王黼致仕。朱

謂有司部中黃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聞。上怒。乃安。潛善為戶部侍郎。

夏。四

謂有司部中黃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聞。上怒。乃安。潛善為戶部侍郎。

謂有司部中黃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聞。上怒。乃安。潛善為戶部侍郎。

謂有司部中黃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聞。上怒。乃安。潛善為戶部侍郎。

謂有司部中黃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聞。上怒。乃安。潛善為戶部侍郎。

謂有司部中黃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聞。上怒。乃安。潛善為戶部侍郎。

謂有司部中黃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聞。上怒。乃安。潛善為戶部侍郎。

謂有司部中黃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聞。上怒。乃安。潛善為戶部侍郎。

謂有司部中黃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聞。上怒。乃安。潛善為戶部侍郎。

謂有司部中黃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聞。上怒。乃安。潛善為戶部侍郎。

女子生髭
男子誕子

遼亡
西遼

元威取則
漢公

器之真蹟
漢

都城中酒保朱氏女。忽生髭。下曰鬚長

六七寸。疏秀生美。宛然一男子。特詔爲道士。

乙巳。七年。春。正月。遼延禧如黨項。見卷五二月。至應州。今山西大同府應州金將襲室獲之。

以歸。遼亡。凡九世。共二百二十年。遼耶律大石稱帝於起兒漫。改元延慶。羣臣上尊號曰天祐皇帝。是爲西遼。夏。四月。勅蔡

京致仕。蔡條。愛於京。擅權用事。其兄汝族之。白時中。李邦彥。亦惡條。乃以條而不授三公。但爲六月。封宦者童貫爲廣陽郡王。今直隸順天府郡王。帝授神宗遺訓。能復金燕之境。各。昨。士。魏。以。太。師。封。貫。爲。王。前

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卒。安世爲章惇蔡卞蔡京所忌。連貶竄。極遠惡地。無不

歷之。至是卒。安世少從學於司馬光。平居坐不頃倚。書不草率。不好聲色貨利。

忠孝正直。皆取則於光。除諫官。在職累年。正色立朝。其面折廷諍。或逢盛怒。則

執簡卻立。俟威少霽。諫。止也。復前抗辭。旁列者見之。蓄縮嚙汗。年既老。羣賢凋喪

略盡。歸。魁。去。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

小吏吳默。常趨走前後者。使持書喻。淡。○。真。以卽大用。默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

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還其書。不答。蘇軾嘗評元祐。哲宗人物。曰。器之

世

有狐升御榻而坐

傅察死節

續鑑易知錄 卷七 綱目續編定本 宋紀三

八六

字真鐵漢。○秋八月。金吳乞買廢遼延禧爲海濱王。遼使以獲遼主來告降○九月。有狐升御

榻而坐。○時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

手。且誓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尙宜速改也。邏邏。去聲。卒捕之。下開

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者所爲。乃於獄中盡之。○冬十月。金將粘沒喝。幹离

不。分道人寇。自平州入燕山。○十一月。太常少卿傅察使金。不屈。死之。○察爲金賀正使。

至境上。遇幹离不兵。脇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摔平。○持。壓。也。之伏地。愈植立。反覆論

辨不屈。遂遇害。察堯俞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以女。拒弗答。平居恂

恂然。若無所可否。及倉卒徇義。聞者莫不壯之。後謚忠肅。○召种師道爲兩河

置制使。時師道致仕。居南山豹林谷。金人南下。避之。師道聞命即東逃。姚平仲有步騎四千。與之俱赴汴。○十二月。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

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蔚。○今山西大同府蔚州。應今大同州。及飛

狐。今大同府廣靈縣。靈邱。今大同府靈邱縣。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今山西太原府。聞粘沒喝自雲

中即大同府。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忠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粘沒喝曰。爾尙欲

此兩州兩縣邪。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卽去。擴還報。請貫速作備

張孝純止
電質

李異死節

禦貫不從。既而粘沒喝遣王介儒撤離母母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納張等事。詞語甚倨。貫聞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撤離母曰。兵已興。何告爲。宜速割河東治太河北治真定。以大河爲界。用存宋朝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氣懣。也不知所爲。卽欲假赴闕。稟議爲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枝梧。亦作支吾。○小柱爲枝。斜柱爲梧。史記項羽本紀。請將梓梧服。莫致枝梧。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旣失。河北豈可保邪。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爲。遂行。孝純歎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懼。奉捧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粘沒喝引兵降朔州。今大同克代州。今太原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執。罵賊死。粘沒喝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金韓侂不入檀薊州。見本郭藥師以燕山見本叛降金。藥師帥所部兵趨藥師。及都轉運使呂頤浩以降。金盡陷燕山州縣。韓頤不旣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爲總嚮。懸軍深入矣。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今大名以皇太子爲開封牧。帝以金師日迫爲憂。蔡攸探知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入對。

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奈何。

時東幸計已定。命李稅出先出守金陵。今江西南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爲棄京。

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爲言。稅遂罷行。而以太子爲開封。

牧。詔天下勤王。許臣庶直言極諫。罷道官。及行幸諸局。初。宇文虛中爲童。

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

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謂虛中曰：王黼。

不用卿言。今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己。更革弊端。俾人心。

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卽命虛中草詔。略曰：朕以寡昧之質。藉前成之業。志。精神發能。於於廣濟。政事雖廢。指於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事無益。侈靡成風。何厚。嗚呼。已矣。而奉利者。尚踴躍求。詔軍衣糧不時。而欠食者。幸享富貴。災異譴見。而朕不寤。衆庶怨怒。而朕不知。追惟已新。悔之何及。思得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宜二。邊。聖之略。永念累聖仁序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隆。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命。天下方。各率衆勤王。能立奇功者。或優加獎。於澤。能爲國家遠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

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使施行。虛中又請出宮人。罷道官。及。

大晟府。見本行幸局。暨諸局務。召熙河。見本經略使姚古。秦鳳。見本經略使。

種。充師中將兵入援。以吳敏爲門下侍郎。帝東幸之意益決。大常少卿李。

宇文虛中
綱略

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五見卷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爲上言之。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卽召綱入議。綱刺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明日。宰臣奏事。帝留李邦彥語。敏綱所言。遂拜敏爲門下侍郎。草詔傳位。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卽位。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后。帝退居龍德宮。以下邦彥爲龍德宮使。蔡攸失職削之。綱以李綱爲兵部侍郎。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奸。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召對延和殿。時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帝嘉納之。拜兵部侍郎。立皇后朱氏。后武康節度使柏封之女。綱以耿南仲簽書樞密院事。南仲。帝東宮舊僚也。遺給

陳東上書

六賊異名
同罪

梁方平築
陽之潰

事中李鄴使金。告內禪。且請修好。去聲鄴至慶源府。韓侂不欲從。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蔡京等六人。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爲帝明言之。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給怨於二虜。削開邊釁。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陳東諸市朝。傳博去聲首四方。以謝天下。

張氏曰。嗚呼。陳東之言。實太公所謂誦義者是也。欽宗即位之初。一得陳東之書。正當奮銳驅之。而以六奸肆諸市朝。詔告天下。將見天下之懷凶乘義者。莫不曰。有君如此。我何不出而輔之。且大奸脫距。黨勢自孤。不能爲害也。必矣。况金人一開新君。如此有爲。氣亦少沮。汴宋果圖。孰能掩之。今於陳東之言。既嘉納之。又不果行。足見其不能有所爲也。

欽宗皇帝名楨。徽宗太子。初封定王。金人入寇。遂受內禪。在位二年。遂陷於金。而汴宋亡矣。〇帝在東京。初無失德。立憲強前。二年入寇。遂之北行。紹興三十年。珣於五國城悲夫。

丙午。欽宗皇帝靖康元年春正月。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

梁方平之師潰。于黎陽。金人遂渡河。金韓琦不陷相。今河南溶。即滑州。見本卷上黎陽。二州時方平帥禁旅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也。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

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俱見本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退保

滑州。今大名亦望風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

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

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以吳敏知樞密院事。李稅同知院

事。竄王黼于永州。今湖南賜李彥死。並籍其家。放朱勔歸田里。黼至雍邱。今開封

盜殺之。謂封尹彛昌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帝聞韓侂胄不濟河。即下詔

親征。以蔡攸為太上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為副使。奉上皇東行以避敵。庚午。

上皇如亳州。今河南於是百官多潛遁。初童貫在陝西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

幾萬人。以為親軍。及自太原還京。見本適上皇南幸。貫即以是軍自隨。上皇過

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踣。同者百餘人。道

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為自全之計。辛巳。上皇至鎮江。今江南以李綱為尙

書右丞。東京即汴留守。兼親征行營使。京師戒嚴。較兵宰執議請帝出幸襄襄州。

鄧今河南以避敵鋒。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

李綱力陳
不可出幸

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尙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爲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見卷九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詳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疎虞。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也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戎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而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乃命

綱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白時中免。以李邦彥爲太宰。張邦昌爲少宰。趙野爲門下侍郎。王孝迪爲中書侍郎。蔡懋爲尙書左丞。○遣使督諸道兵入援。○金斡不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之。金人來議和。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帛與之。遣康王構。及少宰張邦昌往爲質。○癸酉。斡不軍抵汴城。據牟駝。○帝召羣臣議之。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爲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李民來。因與借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甲戌。孝民入見。問納張毀事。令執送章貫譚極詹度。且言曰。上皇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稅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稅使金軍。稅至。斡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緞百萬匹。尊金帝爲伯父。

歸燕雲

見本卷上

之人在漢者。割中山

今直隸真定府定州

太原

見本卷上

河間

今直隸河間府

三鎮之地。而以

宰相親王爲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因出事曰。一紙付稅。遣還。稅等唯唯。不

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忠王湏等偕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

師教之也。乙亥。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繩繫城而下。自卯

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殺其衆數千人。何灌力戰而死。丙子。稅至。李邦彥等力勸

帝從金議。帝乃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

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內蔽。割

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則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

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

則不敢輕中國。而利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尙何有三鎮。而金幣

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

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

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并持三鎮地圖示之。庚辰。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

李公抱負

李綱比類

仲諱道入

老种

康王構往金軍爲質。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

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詞○編○下池也。自午至

夜。始達金營。康王道君皇帝第九子。章賢妃所生也。當汴京受圍之日。親自請行。而使得

避其請。而至特不之軍。必有備服金虜之言。如類質師之於卡希烈。韓退之之於王禹偁。是也。其間未必不解。而軍主未

必爲質矣。況和之云者。盛勢均力敵而後可。一或勢力有所偏處。則和終不可議矣。今韓而不圖京師。則其勢力之偏處於金

也明矣。苟何以和爲議哉。初曰議者。金虜之詐也。苟如李公所論。則將不議而自和。況議乎哉。呼。

知樞密院事。都統制馬忠敗金人于順天門。金游騎大掠於城下。忠以京

西募兵適至。擊金人。敗之於順天門外。金師遂收斂爲一。西路稍通。援兵得達。

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如金粘沒喝軍。种師道帥師入援。以師道同知樞

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師道至洛。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聞韓侂不已屯東城下。或止師道。

言賊勢方銳。見卷願少駐汜水。見卷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

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

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見卷南徑逼敵營。金人

楊時直言

姚平仲驍
金不克而
遁

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去聲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狐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以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本見。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平仲爲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肩輿入朝。金使王洎在廷。頡賢入頡杭○謂相與上下不肯降禮也時耶風燕燕頡子飛頡之頡之法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師道請緩給金幣於金。俟彼情歸。扼而殲突○也殺也。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謂綱內有李綱之排洎外有師道之勤王豈徒退敵云乎豈可使制燕以捷金幣之堅甲利兵矣夫何欲公晉庸竟不能遂二公之願情哉。以楊時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時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童貫爲三路大帥。棄軍逃歸。見本。朝廷置之不罪。故梁方平之徒。相繼而遁。見本。當正典刑。以爲不忠之戒。自貫握兵二十餘年。覆編軍殺將。馴習也。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闖人。覆車見卷一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遂有是命。貶梁師成爲彰化節度副使。尋賜死。大學生陳東既於其謀。張炳亦以爲言遂貶之開封東。二月。都統制姚平仲將兵夜襲金營。不克而遁。時朝廷日輸金

護送至乾所。行一日。追殺之。

圖

二月。都統制姚平仲將兵夜襲金營。不克而遁。時朝廷日輸金

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貪，反○紫亦貪也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吸○移文也取誓書，復三鎮。見本卷上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皆素爲山西巨室。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見本卷上虛功名獨歸种氏。乃云：士不得速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去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曰：遣使趣促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見本卷上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斬○斬也敵營。欲生擒幹、鶻，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幹、鶻不遺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射石卻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設。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

補李綱以謝金人

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

李綱社稷之臣 李邦彥等社稷之賊

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綱罷。李綱以謝金人。韓琦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泣涕。康王不爲動。金人異之。乃使王訥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訥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時宇文虛中聞汴京急。馳歸。收合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遼。領之。令駐於汴河。在開封城西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縋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太學生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詔以綱爲尙書右丞。京城防禦使。綱前非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則庶乎可謂得好惡之正矣。東等千餘人上書於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緣沮敗。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圖計。卷見

付神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帝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神師道。詔趨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集。策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嗒社○師道。而散。吳敏奏。東爲士學錄。東力辭以歸。綱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更以肅王樞爲質于金。康王構還。綱圖高宗選。天意也。天其或者爲太祖之後而設歟。綱宇文虛中冒鋒鏑至金營。次日。金遣王訥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吳敏。李綱。并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騾馬之類。且欲御筆書。定三鎮見本界。方退軍。明日。帝命肅王往代質。康王張邦昌還。綱以徐處仁爲中書侍郎。宇文虛中簽書。樞密院事。蔡懋罷。綱詔割三鎮地以畀綱金。金鞞不引兵北去。京師解嚴。初。金人犯城。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卻。至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鞞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韓光裔異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罷兵神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

漢子宰相

許翰護老
种師道

時 魏城武場

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李邦彥免。邦彥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而已。都人目爲浪子宰相。以張邦昌爲太宰。吳敏爲少宰。李綱知樞密院事。耿南仲、李稅爲尙書左右丞。宇文粹中罷。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將折彥質以兵入援。姚古、种師中及府州今陝西延安府府谷縣帥折彥質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翰、离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視其閒。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之。勿輕動。以啓釁。時大臣政令矛盾。同上故迄無成功。种師道罷。中丞許翦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翳而用李信。兵辱於楚。一卷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二見卷自呂望公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上師道智慮未衰。雖老可用也。帝不納。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創。也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亦不聽。以楊時兼國子祭酒。時知無不言。然不見聽。及太學生留李綱、种師道。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因召對。時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

者。爲之長武。則將自定。帝曰。無以逾卿。遂用之。金粘沒喝入威勝軍。陷降德

府。粘沒喝攻太原。見本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見本固守不下。平陽府

關山。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

人矣。既過。知威勝軍。今山西沁州。李植以城降。遂攻下隆德府。今山西。知府張確死

之。進屯澤州。今山西。梁方平伏誅。梁金人過河。由方平之師潰於。梁方平伏誅。梁正矣。王孝迪罷。以聶昌爲

東南發運使。未行而罷。初上皇南幸。見本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既行。

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山傳。傳。去聲。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語聲言貫等爲

變。朝議以戶部尙書聶昌爲發運使。往圖之。李綱曰。使昌所圖果成。震驚太上。

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劍南。治四川一道。陛下將何

以處之。莫若罷聶昌之行。請於太上去。上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之。金

粘沒喝還雲中。見本留軍圍太原。三月。張邦昌李稅免。以徐處仁爲太宰。

唐恪爲中書侍郎。何夔夔爲尙書右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帝召處仁問割

三鎮是否。處仁言不當棄。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遂拜太宰。時進見者多論宣和徽宗末年號閒事。恪言於帝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

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之心哉。京攸貫輔蔡京、蔡攸、童貫、王黼

之徒。既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太上。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

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爲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闕國軍實鑿証。若可以傾否矣。然而否終不能傾者。以

識者恨唐恪一人。在焉。識者恨之。

詔宇文虛中免。言者勸其誅和之罪。出知滑州。詔神師道屯滑州。姚古神師中援三鎮。

古復隆德府威勝軍。師中追韓琦不至北鄙而還。詔金人要遣盟終不可保。

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元主和議之臣。其太

原中山河間三鎮。見本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神師道爲河北河東

見本宣諭使。註滑州。見本姚古爲河北制置使。神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

中援中山河間。韓琦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

韓琦不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詔李綱迎太上皇於南京。

時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時君也。論於鎮江。見本人情危駭。既而太上還至南

李綱迎上皇

李公即韓
琦公之高
數

誠明謹聞

京。見卷六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往具道皇帝聖孝思慕。請陛下蚤還京師。太上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綱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因言皇帝每得詰乞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彊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去之。苟誅也。及細故。則爲子弟者。何所逃其責邪。陛下回鑾。臣謂宜有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見卷五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見卷四綱遂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綱謂韓琦。李公善處獄狀。父子。其即韓琦公之高致也。于古令人景仰。不亦偉哉。綱曰。韓琦公。見卷六。夏四月。太上皇至京師。太上將至。宰執進迎奉儀注。耿南仲議欲屏丙太上左右。車駕乃進。李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推之。其患有不可勝升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佛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爲此言。臣

和濟處士

尹母
善養終喪

楊時庶子
王安石

何敢復有所辨。因求去。帝不允。圖立子諶忱爲太子。圖以耿南仲爲門下侍郎。趙野免。○以种師道爲兩河宣撫使。○復以詩賦取士。禁用王安石字說。圖召河南尹焞香。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還。圖焞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人。師事程頤。紹聖宗哲初。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哲宗初請臣議。焞曰。噫。尙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士大夫宗仰之。种師道薦焞德行。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遣還。戶部尙書梅執禮及侍郎邵溥。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焞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乞擢用之。不報。圖五月。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廟廷。國子祭酒楊時致仕。圖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六經以文變去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

王安石萬
世罪人
變時以道
事君

神師中殺
熊嶺之賊

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
敗壞怪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上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
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時諸生習用王氏
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楊時曰爲邪說。羣論籍籍。也。詔於
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漸。贊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詔改給事中。時力辭。
遂以徽猷閣待制致仕。時居諫垣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
關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去。靜軒因氏曰。王安石變法。結怨四海。羣議肆。謂短藉說。滿屋
塗炭。天下之民。爲作三標。以覆惑天下之士。今而海內瀾亂。固非釀醜而成。實萬世之罪人也。夫豈可以視孔子乎。當時
西賢之弊。未可決其是非。獨楊時上章極論。深切時宜。非以遊事君者。安能若是邪。欽宗既知其失。當詳其遺像。投諸水火。
斯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可也。夫何再釀醜享之禮。降居從祀之例。謂之何哉。
由是羣賦怨怒。時乃致仕。一歸於州。獨如宋王何。此則世迷人心。斷可議矣。詔神師中姚古進軍太
原。師中與金人戰于殺熊嶺。敗績。死之。古軍潰。見上太原圍。見上不解。詔神師中
出井陘。釋○今直隸真定府井陘縣。與姚古犄角。見卷師中進次平定軍。今太原府平定州。乘勝復壽陽。今太原府壽陽縣。
榆次。今太原府榆次縣。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見本留兵分就畜牧。見本覘
上者以爲將遁。告於朝。許翰信之。數朔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見卷師中歎

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卽日辦嚴。

也。楚兵

約姚

古及張灑。

灑。漢上

俱進。而輜重。

載衣物也。

賞犒之物。皆不暇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阬。

爲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趣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

至威勝。

見本

統制焦安節。安傳粘沒喝將至。故古與灑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飢

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

卒發神臂弓射。石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

創。

鎗。鎗。木字。

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旣死。諸軍無不奪氣。金乘勝進兵。

迎古。遇於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

見本

事聞。李綱召安節斬之。安置古於廣州。

今廣東

廣州府。而贈師中少師。六月。詔諫官極論闕失。右正言崔鶯上疏曰。諫議大

夫馮灑。近上章言熙甯元豐。

神宗

之間。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灑尙敢爲此姦

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

見卷五

陵夷。

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効也。蔡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馭卒伍。有一異

論。累及學官。其苛錮多士。固已密矣。而灑猶以爲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仁

神宗甲死

崔鶯論蔡
京馮灑之
姦

蔡京姦邪
類王莽

許翰書杜
綱二字遺
李綱

宗英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遺去子孫。安石目爲流俗。一切得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哲宗初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蔡京得志。引門生故吏。更持政柄。倡紹述見本之論。以欺人主。使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才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京之術。破壞怪天下已極。尙忍使其餘蠹再破壞邪。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召种師道還。以李綱爲兩河宣撫使。○國師說老將而召還。李綱書小而往代。則其時事應判。亦可見矣。豈非照豐之語。有以陰擄之乎。或書於册。失白見矣。○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爲憂。數門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种師道以病丐蓋乞也歸。南仲等請棄三鎮。見本綱言不可。乃以綱爲宣撫使。劉韜給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賢潛爲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遺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爾。公不起。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復書杜郵。見卷二字以遺去。

手書裝度
傳賜李綱

天狗星隕

李綱陳置
諸路兵

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裝度五卷。傳以賜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庶事皆未集。綱乞展也行期。御批以爲遷延拒命。趣促召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譯不能爲。卽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爲去感動。陛辭。又爲上道唐恪聶昌之姦。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綱路允迪免。綱謫左司諫。陳公輔監合州酒稅。公輔居職敢言。耿南仲指爲李綱之黨。公輔囚自列陳也。且辭位。復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爲大臣所陷。後必敗事。時宰怒其言。斥監合州今四川重慶府合州酒務。天狗星隕有聲。出紫微垣見卷六。秋七月。竄蔡京于儋增州。今廣東瓊州府儋州道死。死於潭州。其子孫二。十三人。分置遠地。童貫趙良嗣伏誅。竄置於古陽峽。良嗣於柳州。皆於太原。綱留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即懷慶府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五卷盡集。尙恐不足。今

欽定李綱不專

河北河東。

見本卷上。

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

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

不報。趣

促

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

見本卷上。

劉韜屯遼州。

今山西遼州。

幕審府見卷四。官王

以甯與都統制折

音

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

今山西汾州府。

范瓊屯南北關。

見本卷上。

皆去太

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畫。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

制之名。多不遵命。於是劉韜兵先進。金人并力禦之。韜兵潰。潛與敵遇於關南。

亦大敗。思正等領兵十七萬。與張灝夜襲金婁室軍於文水。

今太原府文水縣。

小捷。明日

戰。復大敗。死者數萬人。可求師潰於子夏山。

在文水縣下子夏營。屬此故名。

於是威勝軍。隆德府。

威勝府。今山西隆德府。

澤

今山西澤州府。

絳

今平陽府絳州。

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八月。復以种師道

爲兩河宣撫使。召李綱還。綱以張灝等違節制而敗。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

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雄以

湖南

治湖南長沙府。

兵至。因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

亦求罷。遂代還。金粘沒喝。幹裏不復分道入寇。

粘沒喝。遼中。幹裏不復。保州。今直隸保定府。今山西大同府。保州。今直隸保定府。

王稟死節
方及韓揆
三十人死
節
張克戩一
家死節

徐處仁吳敏許翰罷。以唐恪爲少宰。何處爲中書侍郎。陳過庭爲尙書左丞。聶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簽書院事。九月。金粘沒喝陷太原。副都總管王稟等死之。粘沒喝乘勝急攻太原。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既又釋而用之。副都總管王稟負原廟原。再也。先既立廟。後又再立。故名。中太宗御容。赴汾水在太原府城西。死。通判方笈及轉運韓揆等三十人皆被害。金分兵陷汾州。見本卷上。知州張克戩劄畢力扞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南向拜。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蔡攸朱勳伏誅。以王寓字爲尙書左丞。罷李綱知揚州。謫中書舍人劉珪。胡安國於遠州。安國初爲太學博士。蔡京惡其異己。坐事除名。張商英相。始得復官。帝卽位。召赴京師。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見要。語甚剴切。日昃始退。耿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閒諫於帝。帝不爲動。中丞許翰入見。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所汙。去如安國者實鮮。上遂除中書舍人。及言者論李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罷知揚州。今江南。屬州府。舍人劉珪當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馮澥言珪爲綱遊說。稅珪

胡安國封
還詞頭

靖康四道

劉錡死節

呂好問樂
金之節

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漸越職論事。耿南仲大怒。何處從而擠之。遂出知通
州。今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也。休服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盡

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

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人服其論。罷西南勤王兵。金師日逼。南道。時分天下二十
三路為四道。

以如大名府趙野總北流。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鄂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總東道。總管張叔夜。陝西置制使錢蓋。各統兵赴關。唐

恪耿南仲。專主和議。函檄止諸軍勿前。遣給事中黃諤。由海道使金。以請和。金

翰。不陷真定。都鈴轄劉錡。死之。金種師閔及金翰。不戰於井陘。本見

卷上敗績。翰。不遂入天威軍。犯真定。錡率眾。晝夜搏戰。久之。城陷。錡巷戰。麾下

稍稍散亡。錡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因挺刀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意

死。知府李觀。被執北去。冬十月。安置李綱於建昌軍。今江西建昌府。金遣使來。金遣使

吉下。鴻等。以書來請。責。索。親王。詣軍前。陳謝。仍要。物。埋。其。求。金。帛。車。務。物。及。加。其。主。徽。號。罷御史中丞呂好問。觀。綱。前。既。逐。李。綱。今。又。貶。好。問。則。是

宋。則。因。非。命。之。滅。宋也。乃。宋。之。自。亡。耳。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諸

將以利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亟集滄。今直隸河間府滄州。滑。今直隸河間府滑州。邢。今直隸邢州。相。今直隸相州。之

成。知以逼奔衝。而列勤王之師於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

山。

見本

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

國。坐貶知袁州。

今河南

帝閱其忠。下遷吏部侍郎。召紳師道還。尋卒。師道次

河陽。

見本

遇王訥。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今陝西西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

怯。召還。以范訥代之。師道尋卒。諡曰忠憲。十一月。詔百官議三鎮棄守。先

是遣王雲使金軍。許以三鎮。見本賦入之數。至是。雲還。言金人必欲得三鎮。不

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震駭。詔集從官於尙書省。議割三鎮。百官多請割與。以

紓

紓

國禍。何處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

亦來。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身論辨不已。因曰。河北見本之民。皆吾赤子。棄

地。則并其民棄之。爲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金粘沒喝陷河東。見本

諸州郡。李回折彥質師潰。

會

金人遂渡河。陷西京。洛陽詔馮澥使金軍請和。

下哀痛詔。徵兵于四方。詔王雲副康王構使金軍。許割三鎮。至磁州。州人

殺雲。構還次相州。

蘭開呼。天道之密。人豈能測哉。假使康王投足處。則必不

能延南宋一百九十二年之祚。天其或者錫胤靈明。其信然矣。

宗澤議廉

汪伯彥受
知康王

岳飛與康
王

郭京六甲
兵

使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使韓琦不軍許割三鎮王由滑潞見本至磁州今河

南彰德府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

何益願勿行先是王雲奉使過磁相相州即魏德府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堡為清

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

厲聲指雲曰真奸賊也執雲殺之時韓琦不軍濟河遊弈以遊偵謂之日至磁城下

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紫韉見卷五部兵以迎於河

上王遂行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議者以為是

役雲不死王必至金無復還理相州湯陰今彰德府湯陰縣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

尤好左氏春秋孫孫氏見卷五吳吳起見卷一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韜宣

撫真定募敢戰士飛與預焉屢擒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以為承信郎圖何

桌罷以陳過庭為中書侍郎孫傅為尚書右丞此主司守與傅皆陝西人傅不合能為開封尹圖以郭京為成

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孫傅因請郭京事請自郭京傳劉無忌之語於市中中坊無忌於龍圖中傳京

廷深信不疑會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治市井游惰每日而足敵攻益急京

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日可致太平直趨聖主陰山乃止傅與何某尤厚信之人百有奇或等募京攻解六丁力士或稱

北平將士，咸解天對大誓，大率効京師爲。識有危之，京誓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

遣耿南仲、聶昌使金軍，許盡割兩河地。昌爲絳

人所殺。南仲奔相州。韓琦不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耿南仲如何

北幹，不軍。聶昌如河東，粘沒喝軍。昌行至絳，見本。鈐轄趙子清麾衆殺昌。

挾謂入其目而齣齣，上聲。切肉塊也。之。南仲與金使王訥偕行。至衛州，今河南衛輝府衛鄉兵欲殺

訥，訥脫去。南仲遂奔相州。見本以帝旨諭康王起河北兵入衛京師，因連署募

兵榜揭之。人情始安。以孫傳同知樞密院事，曹輔簽書院事。○以范致虛爲

陝西五路宣撫使，會兵入援。金人入懷州，今河南懷慶府知州事。安國等死之。安國等死之，通判林

淵等十三人皆不屈被殺。安國一曰無雙類。金韓琦不粘沒喝圍京城。要通帝出盟。韓琦不自真定，今直隸

隸真定府。趨汴。僅二十日至城下。粘沒喝自河陽今懷慶府河內縣來會。使劉晏來要帝出盟。時

西南兩去援兵，爲唐恪、耿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惟衛士及弓

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備援急救護。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

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李回免。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將兵勤王。叔夜聞

召，即日自將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雄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與金游兵轉戰

張叔夜勤王

張叔夜勤王

諸康王爲
兵馬大元
帥

韓良克
天

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甚銳。願如明皇之避
祿山。見卷下暫詣襄陽。今河南襄陽府以圖幸雍。雍州今陝西西安府帝不答。復元豐三省官名○以何
稟爲門下侍郎。○閏月。唐恪免。以何稟爲尙書右僕射。夜兼中書侍郎。馮澥
至自金軍。以爲尙書左丞。海州李若水至懷州。金使潘慶孫與
事。將兵入城。朱子曰。夜偵兵。合徒旁。以爲表制。且仲夏自始。凡三度安。堅請帝出會盟。
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碣。爲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爲大元
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稟以爲然。密草詔稿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存劉定等
四人。遣持蠟詔。以蠟爲丸。詔其中如相州。拜王爲兵馬大元帥。陳遘爲元帥。汪伯彥宗澤
爲副元帥。使嚮起河北兵。速入衛。存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憐入
軍民感動。彗星出。長竟天。五○郭京出禦金軍。敗走。京城陷。帝如金營請
降。金人攻通津宣化門。何稟數趣促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至是。京盡令
守禦人下城。毋得竊窺。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
分四翼。譟而前。京兵敗。退至墮死於護龍河。填屍皆滿。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

不用神師
遺言

康王次章
平

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金兵遂登城。四壁兵皆潰。京城遂陷。帝聞

城陷。慟哭曰。不用神師道言。謂提而蟻語河。乘其半濟。擊之。許見本卷上。以至於此。何桌欲親率都民巷戰。

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桌及濟王栩許使其軍以

請成。粘沒喝翰齋不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

已。桌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遂如

粘沒喝軍。奉表請降。桌喜和議成。既歸都堂。作會飲酒。談笑終日。史臣曰。金人自

口講和割地爲言。李邦彥免敵。欲南厚席格皆隨其計。獨何桌係傳以爲地不可割。朝廷任之。然初無奇策可以濟難。城破。乃反傾忘謀和。亦不信於逆謀之始。而信於破城之後。邪天下之望。致君掃蕩。由惑於和議。而職守不固也。

二月。康王構帥師入衛。次於東平。國朝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次。以次爲譏。次于東平。謂父兄受厄。危如累卵。此於之所當勇者。況將斬斃。兵威稍振。王宜斷以大義。帥師解圍。以舒父兄之憂。可也。夫何惑託伯彥之邪言。遊。汝霖之正義。怯懦恣睢。恃次東平。泣書于策。深誤之也。國朝春秋。見卷一。

開大元帥府於相州。有兵萬人。分爲五軍而進。既渡河。次於大名。今直隸大名府。宗澤以

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秦履冰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

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今直隸梁揚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田

師中等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齋濟下蠟詔見本上。至云。金人登城不下。

齊父強人
援何會肌

汪伯彥沮
唐王入援

宰相誤我
父子

歐陽琦忠
義

方議和好。去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狡譎，是欲款
殺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試飢渴。宜急引軍直趨瀘今大名府開州。次第進壘，
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
乃命澤趨瀘。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
從之。帝至自金營，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畀和金。帝還宮，士庶及太學生迎
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
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爲割地使。如河東
北，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歐陽琦等二十人持詔而往。琦嘗上書極言祖宗之
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
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琦，乃以琦爲將作監丞，奉使割深州。今直隸深州琦至深
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奸臣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爲
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范致虛會師入援，至鄧州。見本師潰。致虛勇而無謀，

委已以聽於贈唐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師出武關，至鄧州，金至，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致虛收餘兵，入潼關。武關在陝西西安府商州，潼關在西安府華陰縣東。

兩河義民

丁未二年。五月，高宗皇帝構建。美元年，金天會五年。春正月，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從。

河北陳過庭至兩河，民堅守不奉詔。至是，復詔兩河民開門出降，民猶不肯。

河東帝命太子監國，復如金軍。金人索金銀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處李若水以爲無虞。

勸帝行，帝乃命孫傅輔太子監國，而與處若水等復如金營。

吳革觀天文

精說唐恪聞之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閤門宣贊舍人吳革亦白梟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

劉給從容死節

出，必墮虜計。梟不聽。河東割地使劉鞫自經于金軍。鞫至金營，金人使僕

射韓正館之僧舍，謂鞫曰：國相知軍，今用君矣。鞫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

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鞫仰天大

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況主辱臣死，以

宗澤衛州之捷

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羽等，卽沐浴更衣。

酌卮酒而縊。金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窗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副元帥宗澤大敗金人于衛州。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

不可不死
中求生

大風
四塞

孫傳忠義

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在衛河之南。○衛河。在衛輝府城北。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軍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卻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募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耶律大石。見本卷上。建都于虎思。四達王大有引兵東。遂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改元廣順。大風。雲霧四塞。二月。金劫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至其軍。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帝自如金營。都人日出迎駕。而粘沒喝留不遣。太學生徐揆上書請帝還宮。金人取而殺之。吳乞買。金主。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爲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玠。率吏部尙書莫壽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爲人主者。且邀上皇出城。孫傳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爾。若立異姓。吾當死之。京城巡檢范瓊。逼上皇與太后御轎車出宮。王楷及諸妃

公主駙馬及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哲宗年號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

金人檄吸開府尹徐秉哲盡取諸王皇孫妃主。凡得三千餘人。秉哲悉令衣袂

相聯屬視而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

遣棄也。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傅留太子不

出。傅曰。吾爲太子傅。當同死。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

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傅。金守

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傅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死從。遂宿門

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因罵之爲劇賊。粘沒

喝令擁之去。若水反顧罵益甚。謂其僕曰。我爲國死。職爾。奈併累若汝。屬何。又

罵不絕口。監軍搃職也破其唇。嘆嘆也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

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呂中曰。李若水誓志東夷。以

國之敵。惟其一死。明白昭晰。故金人大括金帛。殺戶部尙書梅執禮等。國者也。使其不死。亦在

該國之罪。而吾忠義者稱焉。康王構次於

李若水罵
賊死節

康王次濟
州

金人強立異姓

張叔夜不肯署狀

唐恪書名飲藥死
易仲獨奮

濟州。圖上有衆八萬。分屯濟。今山東兗州府濟寧州。濮。今山東濮州。諸州。金人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徽。齊寧。蠟詔見本。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旣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卽宜遠避。圖金人議立異姓。執孫傅張叔夜。及御史中丞秦檜。圖吳玠。莫倚。復召百官議立異姓。衆莫敢出聲。王時雍問於玠。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尙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及孫傅置軍中。粘沒喝召叔夜給。漢上聲。之曰。孫傅不立異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豈可與傅同死。叔夜曰。世受國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皆義之。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飲藥而死。已而時雍復集百官詣祕書省。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

金立張邦昌爲楚帝
吳革死節

二帝北行

宗澤欲遣
二帝

仲獨奮曰。吾曹職爲諍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爲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蠹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三月。金立張邦昌爲楚帝。閤門宣贊舍人吳革率衆討邦昌。不克而死。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卽位。號大楚。閤門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悉令棄兵杖。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殺之。是日風霾。見本。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惟王時雍。吳玠。莫俦。范瓊等欣然以爲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韓奭不尙上皇太后與親王。呈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章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處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等。由鄭州去。而歸馮澥曹輔孫觀汪藻郭仲荀等於張邦昌。邦昌率百官遙辭二帝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京師爲之一空。宗澤在衛。聞二帝北行。卽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

呂好問說
張邦昌

與光武昭
烈誓元書
注同

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上皇至燕山。詔於瑪納寺。帝從代渡。大和嶺。至

○張邦昌號哲宗廢后孟氏曰宋太后。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欲真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爾。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王康在外。元祐皇帝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廡。車駕未還。下文書不當稱聖旨。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極陳逆順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乃尊元祐皇后爲宋太后。迎居延福宮。而遣人至濟州。見本訪康王。○呂好問張氏河。邦昌不死於金人立己之罪。今乃道衆情以罪邦昌。可謂勝無及矣。

○五月。康王即皇帝位於南京。大赦。改元。國體改元。已平天下。猶未止之。高宗未能割平每內。謂正即位。何哉。創業之與中興。固自不同。當是時。二帝已北狩。四方盜賊竄發者非一。中外蠢動。莫知所向。高宗利不早正位號。以繁人心。則天下之望蓋矣。故書康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者。深幸之也。烏可以漢高爲比。而擬議之。及其與光武昭烈誓元書注同。

○呂好問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罪致討。悔可追邪。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奉迎。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得下。見卷四所宜熟慮。他日曦臍。見卷四悔無及矣。邦

昌不聽。克家至濟州勸進。勸勉進上王不許。張俊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

早正大位。既而邦昌又遣蔣思愈等持書至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

欲權宜一時，以紓舒國難爾，非敢有他也。王復書與之，而諭宗澤等，以爲邦昌

受僞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

書謂邦昌篡亂，蹤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

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好問亦遣人來言。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

立而立者。邦昌又遣謝克家及王舅忠州見卷五防禦使韋淵奉大宋受命寶詣

濟州，復以手書號太后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以俟復辟。見本克家

等至濟州，王慟哭受之。命克家還京辦儀物。皇后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

中外，俾王嗣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

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見卷一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

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秦。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濟

州父老詣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屬見天。請卽皇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

汪藻以告
中外書

濟城火光
屬天

首用黃注

不討張邦昌

府見卷六。朱勝非來言。南京見卷六。藝祖始號也。興王之地見卷六。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趨應天府。既發濟州。鄜延見卷六。副總管劉光世。自陝州見本卷上來會。王以光世爲五軍都提舉。西道見本卷上。都總管王襄。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皆以師來會。王至應天。邦昌來見。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時雍等奉乘輿服御至。羣臣勸進者益衆。王命築壇於府門之左。五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舉慟哭。遙謝二帝。遂卽位於府治。改元建炎。大赦。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見本卷。撤簾。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尊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太后。遙尊韋氏爲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爲皇后。○以張邦昌爲太保。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耿南仲免。召李綱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再貶甯江今江西。金兵復至。淵聖見本卷。倍和議之。非。召綱爲開封尹。行次長沙今湖南。被命卽帥湖南治長沙。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趨赴行在所見本卷。中丞顏岐。右諫議大夫范宗尹。咸沮之。帝皆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攀附見本卷之勞。擬必爲相。及召綱於外。二

李綱至太
平上疏

高宗不聽
羣小

張叔夜死

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今江南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閉。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見本太宗爲法。

免。以呂好問爲尙書右丞。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

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尙書右丞。後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

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綱乃止。竄李邦彥吳敏

蔡懋李稅宇文虛中耿南仲鄭望之李鄴等於遠州。論主和議追貶蔡確蔡卞

邢恕等官。以李綱爲羣小所沮。綱面不用。故許末終其誠亡。高宗即位。召用李綱。而羣小

夜自殺于金軍。張叔夜旣北遷。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其粟。至白溝。見本御者

曰。過界河矣。叔夜乃饗。覺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死。朝

廷聞叔夜死。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文。何遜。孫博。後漢。帝幸泰山。令相繼幸。金人陷河中府。及解

州。今平陽絳。今平陽慈。今平陽隰。今平陽諸州。金晏宿以重兵壓河中。今平陽權府事

綱。今平陽解州。絳。今平陽慈。今平陽隰。今平陽諸州。金晏宿以重兵壓河中。今平陽權府事

郝仲連死節

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皆不屈而死。謂劉死節之臣。綱目無不予之。今郝仲連實得死節之宜。綱目合書曰郝仲連死之。今也不然。以仲連之所。抑亦有可議者邪。曰非也。取壁於山。案其於處。不無有所遺也。綱目豈偏於善忘者哉。曠乎分注。其意得

交以宗澤知襄陽府。

屬

澤見帝應天。

見本

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

善等沮之。故出。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

靖康中。所以蠟書

以蠟爲丸。詳其書中。

邊將請用兩河民

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

見本

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

見本

河北。天下之根本。

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

見本

繼割兩河。

見本

其民怨入

骨髓。

雖上

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

遷京城存五利

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其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

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

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

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

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乃罷所言職。安置江州。在江西九江府。

姚崇十事
要說

李綱十事

月。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不許。綱至。入見。涕泗交集。帝爲動容。綱力辭相位。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開元元年冬。明皇欲相姚崇。崇先設難以堅帝意。曰。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有不可行。臣敢辭。一。政先仁恕。二。不停邊功。三。法行自近。四。官賢不與政。五。絕租賦外貢獻。六。威屬不任重者。七。大臣接之以禮。八。軍民皆得披瀝。九。絕道佛營造。十。監戒極奸爲治代法。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于天聽。陛下圖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利。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天下形勢。長安今陝西爲上。襄陽今湖北次之。建康今江蘇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者。不可勝數。升數。上昔肅宗平賊。污僞命者以六等定罪。見宜

李綱非姚
崇所及
李綱事雖
於宋徽
李綱勸政
邦昌

傲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狡獪亦狡也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閒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於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謂元氣精而理之綱也。又追於崇。觀夫綱之節操。乃如其魯宋之。非崇之所及也。視當南渡之時。頃部謀逆。幾而命人之而。又非玄宗平內難之比。綱于此時。一有忠節之謀。即為高宗所親。平政有臣之好。不終。然此則知其事。又難於亦也。多矣。以黃潛善為門下侍郎。安置張邦昌於潭州。貶放其黨有差。○綱李綱以僭逆偽命二事留中。言於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綱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綱即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載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

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公羊傳。莊公三十二年。君視無將。將而誅焉。趙盾不討賊。則書

以弑君。

宣公二年。經晉趙盾弑其君夷皋。事見卷一。

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

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

見卷三。

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

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

命臣僚。一切明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議不同者。帝

召黃潛善等語去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謂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

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

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

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今湖南安

置。並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李擢。孫觀。於高梅。永全。柳歸州。而顏博文

王紹以下。論罪有差。○贈李若水。崔安國。劉韜官。詔諸路訪使節之臣。以聞。○

以李綱兼御營使。○綱既受命拜謝。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

靖康閒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于上。羣臣輯睦于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白直隸河東。治山西太原府蓋兩路。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恆。恆州今山西代。代州今山西太原澤潞。澤州今山西汾。汾州今山西晉。晉州今山西河北所失者。真定。真定府今直隸懷衛。懷州今河南衛。衛州今河南滑。滑州今河南其餘諸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司。如唐之方鎮。使自爲守。非

李綱舊議
野傳亮
李綱立軍
後

枕戈警蹕

惟絕其從敵之心。又有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傳亮。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為大將。因奏用之。李綱又立軍法。五人為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初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以此法圖籍。及

子勇生大赦。綱明特許子。其生者。重也。

遠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官爵。○以汪伯彥知樞密院事。遣宣議郎傅

雱。使金軍。通問二帝。○初。黃潛善白遣雱為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為

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之事。正當枕戈。晉何遜與。志在枕戈。

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致思慕

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雱以往。且致書於粘沒喝。立沿河江淮帥

府。從李綱請。別置水軍。遣舟江淮諸將。以張懋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初。懋為計度

都轉運使。帝為人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懋飛輓。挽。引也。踵道。建議印給鹽鈔。以便

商旅。不閱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帝即位。以為戶部尚書。至是。除同知

樞密院事。○初。綱以張懋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初。懋為計度

唐人澤路
遺意
進社

樂海疏
和議

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愨建言。三河河南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
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因唐人澤路步兵。五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
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爲甲。五甲爲隊。五隊爲部。五
部爲社。皆有長五。社爲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甲長以上免身役。
所結五百人以上。借補官有差。雖論者以其法精詳。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
詔集爲書行之。隸安撫司。呂好問罷知宣州。回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污僞
命。不可立新朝。帝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齎帛書。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
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人比。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
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齎書於陛下。
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今江南以恩封東萊今山東郡侯。回以宗澤爲東京留
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回澤在襄陽。見本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
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
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

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今山西平陽府蒲州解州。是概概。奪也。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

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汴京也。尹

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

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城上完櫓也。皆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

威望素著。旣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

盜賊屏丙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時真定

懷衛俱見本卷上。閒。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

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

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

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大河。以通西

北商旅。守禦之具旣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乘

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汜。今開封府汜水縣。以五百

李綱舉宗
澤守東京

宋史奇事
綱

遠用之妙
在一心

遠有功而
遠無功

李綱精練
戰車之制
岳飛讚歎
漢中原

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爲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
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
之妙。在乎一心。澤足其言。飛由此知名。

魏野軒曰。呼。宋金世難。其勢不俱生。夷夏異類。其勢不兩立。況遠遊之典。遂取。其文有。道則示之以強。可

以律土氣。可以固民心。可以保宗社。可以禦難。道則示之以弱。上氣日沮。民心日離。宗社日壞。道則示之以強。是只進有功而退無功也。高宗身負大難。不思報復。苟延歲月。坐失事機。雖宗澤累請張牙。終弗能悟。其亦中人以下之策。是故魏宗澤之請不行。則知其失中原之漸。魏高宗之意不尤。則知其無交鋒之心。此極日增注之深意也。

魏宗澤累請張牙。終弗能悟。其亦中人以下之策。是故魏宗澤之請不行。則知其失中原之漸。魏高宗之意不尤。則知其無交鋒之心。此極日增注之深意也。

魏宗澤累請張牙。終弗能悟。其亦中人以下之策。是故魏宗澤之請不行。則知其失中原之漸。魏高宗之意不尤。則知其無交鋒之心。此極日增注之深意也。

魏宗澤累請張牙。終弗能悟。其亦中人以下之策。是故魏宗澤之請不行。則知其失中原之漸。魏高宗之意不尤。則知其無交鋒之心。此極日增注之深意也。

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李綱言。熙豐熙豐。元豐。俱閒。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師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門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所招徠豪傑。擢王彥爲都統制。時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

用兵先在
定謀

將帥非行
伍中人

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所。所以飛爲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左傳。穆公二十八年。晉將樂枝使與魏。樂而柴以敗荆。左傳。穆公二十八年。晉將樂枝使與魏。樂而莫敖采樵以致絞。左傳。穆公二十八年。楚伐宋。莫敖采樵。以誘之。明日絞人爭出。楚大敗之。請無以師。高榮樵之人。曰。請殺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平據要衝。峙維也。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國秋七月。以王燮房爲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又以燮爲房許翰爲尙書右丞。國右諫議大夫宋齊愈。以罪棄市。國齊愈附黃潛善。汪伯彥。上疏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章擬再上。其鄉人同街。齊愈者。竊其章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僞之非。而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者。見上。於是逮見卷一。齊愈於獄。齊愈引伏。遂命戮于東市。國以范致虛知鄧州。國李綱嘗官車駕巡幸之所。關中即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見上。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見上。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

李綱諫
東南

李綱諫
東南

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東京開封，西京洛陽。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既有詔欲幸東南。

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

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

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閒諫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

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光武之所興，有高山

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

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兩京，東府，京，爲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

六見卷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令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

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

悅服。奈何詔墨未乾，干遽失大信。帝乃許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今河南府鄧州，見本卷上海說。

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今江府揚州府之議。或謂綱

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元

祐太后如揚州，國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將幸揚州以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

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官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見本

○綱閣

給門宣贊舍人曹勛

勳以上皇手書至自金

○綱上皇在燕山

今直隸鎮江府

見本卷上

夢四日

謂閣門宣贊舍人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尙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卽真。來救父母。又諭勛

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爲念。康王夫人邢氏聞勛

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爲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

勛遂閒

諫行

從微道至南京

見本

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

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於外。閏八月。以李綱黃潛善爲

尙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綱綱嘗侍帝

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

見本

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

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

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

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綱更號元祐太后曰隆祐太后。

尙書書

贊軒皇相

太后稱諱，請易以所居宮名，從之。

召河東經製副使傅亮還行在。罷李綱提舉洞霄宮。傅亮軍

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爲逗遛。謂見今東京留守宗澤節制亮軍。即日渡河。亮

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爲之請。潛善等不以爲然。綱言招撫經制

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

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

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既而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施行。

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

言方今人材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

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升言者。願陛

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

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

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

事殺宋齊愈，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

李綱知禮
事君之道
張浚劾李
綱

爲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止提舉洞霄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

一切

何

廢罷。金兵益熾。關輔殘毀。而中原盜賊蜂起矣。

圖

新安胡氏曰：李綱爲相，勸綱兵助。皆言振盪，方七十餘日，爲汪

黃所逼，浚說所論而罷。汪黃不足爲矣。浚乃如是，深可惜也。

圖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

圖

東自丹陽。

今江蘇鎮江府，丹陽縣東，丹陽

人。去年二月癸亥，東爲士與謀，東乃辭歸。

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

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

勿幸金陵。

即建康。見本卷上。

又不報。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

見本

伏闕上

歐陽澈徒
步詣行在
歐東從容
就死

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

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書如平時。已乃授其

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次○圖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

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

邸。

皖○

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

山名。在浙江甯波府城西南。跨路輿府餘姚縣。

李猷贖尸瘞。

意○

之。東初未識

綱。特以國故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圖**訂翰罷。**圖**李綱罷。翰言綱忠義英

汴翰書東
激反辭

喬彥新鄉
之捷

侯兆川之
捷
大行之捷

相率對面
作八字

發舍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殺。翰謂所親

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於市。吾在朝堂可乎。乃爲東澈著哀辭而入。上章

求罷。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封子塋爲魏國公。安置河北。招撫

使張所於嶺南。治嶺南廣州府都統制王彥等渡河。敗金人於新鄉。進次太行。杭金人

圍之。彥兵潰。走保共城。彥率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江。至新鄉。河今

南唐海府新鄉縣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鑿與平聲。○志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

遂復新鄉。明日戰於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辨。論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詣

彥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於太行山。在河南懷慶府城北禽其將拓跋

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

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爲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與○志

州郡。金人以爲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博○彥壘。圍之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潰圍

出走。諸將敗去。彥獨保共城。今衛輝府輝縣西山。遣腹心結兩河。河北豪傑圖再舉。金人

購求以財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或面作赤心。保國誓殺

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亙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若堅如鐵石。未

易圖也。金人聞。遣奇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張邦昌伏誅。

馬諱伯彥力主幸東南。許靖衡亦言建康。見本卷上金陵天險可據。帝從之。詔淮浙沿海諸州。

增修城壁。招訓民兵。以備海道。又命揚州。見本卷上守臣呂頤浩繕修城池。至是。諜

之細作。者言金人欲犯江浙。江浙詔暫駐淮甸。捍禦稍定。卽還京闕。宗澤上疏諫

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真宗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

金陵。陳堯叟閩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見本卷上因條上五

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爲汪黃所抑。二人每見

澤奏至。皆笑以爲狂。於是帝決意幸揚州。十月朔。帝登舟。時兩河雖多陷於金。

而其民懷朝廷恩。所在結爲紅巾。出攻城邑。皆見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

宗澤復上
南李統

王曾使金

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閻勅王彥各統大軍。盡平賊。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卽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詩小雅解。請告也。盡掃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姦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十一月。竄李綱于鄂州。今湖北武昌府。李綱避金

黃汪恐沮東使金。○倫。旦之族孫也。家貧無行。爲任俠。見卷二。往來京洛。京師。洛陽。間數犯法幸免。至是。選能專對者使金。問二帝起居。乃假倫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閻勅門舍人朱弁。便。副之。至雲中。今山西大同府。見本卷上。見粘沒喝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倫邀說百端。粘沒喝不聽。○先是。淵聖宗。欽。自雲中徙燕山。見本卷上。始與太上皇相見。居於愍忠寺。至是。並遷於霽。心入。郡。霽。古溪國也。在燕山北千里。○以張愨爲中書侍郎。顏岐許景衡爲尙書左右丞。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十二月。金人分道入寇。遂陷西京。昭。留守孫昭遠走死。河東經制使王瓌引兵遁蜀。

南宋紀(一)

劉洩死節

圖 戊申。高宗皇帝建炎二年。金天會六年。春正月。金人陷鄧州。見本。范至虛出奔安撫

使劉洩死之。京西川郡皆陷。圖 金將兀朮犯東京。宗澤敗之。圖 金兀朮自鄭

宗澤對客

抵白沙。地也。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乃對客圍棋。笑

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

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洛陽。與澤相持。澤

圖中立死

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

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

湯繼死節

衍還。金人復入滑。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澤部將張撝撝往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

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

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

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

高宗皇帝 名構。徽宗第九子。初封王。及二帝北狩。遂即位於南京。遷都臨安。號南宋。在位三十六年。而內禪。又二十五年。而崩。壽八十一歲。○帝雖云三興。然無撥亂之才。初感汪黃之佞。繼距

苗劉之亂。終或委權之責。雖相有李綱趙鼎。將有吳玠劉岳。皆任不堅。黜陟相踵。偷安一隅。忍辱辭職。由是備不餘。則剛果不足故也。或曰。徽宗生帝時。夢吳越十錢鑄入宮。斯言信然。

開今

宗章

唐重死節

要緊處對

向子韶死節

心當協助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宗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蓋聞張氏曰：宗澤對客則慷慨。其與謝安情類。一備也。雖然。澤之器局功業。無愧於安。而高宗又非晉武之荒淫。然一則不能警懼之恥。一則不能得戰績之驕。其故何哉。蓋論其不能忠君道。則高宗則無晉武之失德。論其信用優厚。疏斥賢輔。則一而已。此皆之所以終於東。而高宗之所以終於南也。南則謝安。見卷三。金人破永興軍。治陝西。四安府。經略使唐重死之。竄內侍邵成章于南雄州。今廣東。南雄府。以劉豫知濟南府。豫。景州人。爲河北治直隸。大名府。除名。編管南雄州。今廣東。南雄府。以劉豫知濟南府。豫。景州人。爲河北治直隸。大名府。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地真州。見卷六。張懋薦之。起知濟南。今山東。濟南府。時溢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國朝劉豫奸邪。非不可用者。蓋因人薦。以情權兩觀。所以志宋失濟南之禍。二月。金人陷淮甯。今河南。府陳州。知府向子韶死之。金人晝夜攻城。子韶率軍民固守。遣人詣宗澤乞援。未至。城陷。金人欲降之。子韶罵不屈。遂爲所殺。闕門皆遇害。事聞。賜諡忠毅。淮甯初陷時。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

推極時爲
程氏正宗
宗澤請還
東京疏

其素守云。金粘沒喝焚西京而去。三月。翟宅進復之。詔以進爲京西北路安撫使。夏四月。金兀朮復入西京。翟進擊走之。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帝初卽位。除時工部侍郎。陛對。言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爲務。除兼侍講。以老求去。遂提舉洞霄宮。時在東郡。今山東東昌府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以信王榛爲河外兵馬都元帥。五月。下詔還京師。不果。願圖神下詔還京師。實之也。書不與情之真。時宗澤招撫羣盜。河北盜楊進。丁謙。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河東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略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北方說沙白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爲賊所占。去今年寒食節。見登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姦邪之臣。一爲賊虜方便之計。二爲姦邪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人氣已勇銳。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愾。憤怒也。左傳。文公四年。許王所愾。而獻其功。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奏至。或言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謀。帝乃降詔。擇日還京。許景衡罷。時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請問。

定詩賦經
義試上法

崇禎體禮
京師虎

極諫黃潛善汪伯彥以爲異已。因共以渡江南幸之議。爲景衡罪。罷之。景衡行至瓜洲。得暍。暍。入字。傷寒也。疾卒。諡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既卒。帝思之曰。朕自卽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爾。國定詩賦經義試士法。元祐哲宗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亦哲宗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習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殿試。仍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己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以朱勝非爲尙書右丞。○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降金。詔御營統制韓世忠會宗澤以禦金。王彥引兵屯滑州。時得報。虜分道渡河。詔世忠與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見本欲大舉趨太原。見本澤卽以彥爲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見本軍事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今直隸大名府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

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潯。

俱見本

卷上。相。今河南

彰德府。

等州。王再興等自

鄭州。

見本

直護西京陵寢。馮擴等自大名取洛。

明。今直隸

蘇廣平府。

相真定。

今直隸

真定府。楊進王善

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

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

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以杜充代之。○澤前後請

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爲變。以郭宗荀

爲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嬰然曰。吾以二

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

尖。盡

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

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

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

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全汴悉反。澤所爲

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

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澤之應聲。

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勵之也。使當時無成。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善

八月。貶殿中侍

東漢劉法
張不洪十
七事

魏子成良
虞之京

御史馬仲監濮州酒稅。卒於道。

治濮州長沙府。即還。上疏言黃潛善汪

澤州。見本卷上。

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授

衛尉少卿。仲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且言。臣論可采。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

罔之罪。因移疾。

移疾。得疾。

待命。詔仲言事不實。送吏部責監濮州。

見本卷上。

酒稅。趣使

上道。伸怡然樸。

樸。儻。

被而行。竟死道中。聞者冤之。伸學於程頤。勇於爲義。每日。吾

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奪。道不可行

也。圖以趙子砥。

砥。魏。

知台州。圖子砥自燕山。

見本卷上。

遁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

大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

和議。女真。

金。

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餵。

之。食盡。終於噬人。若設陷穿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知台州。

今浙江台州府。

圖金主吳乞買廢上皇爲昏德公。靖康帝爲重昏侯。徙之韓州。

今燕京奉天府開原縣。

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見金主於乾元殿。金封太上皇帝爲昏德公。

淵聖皇帝爲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

去燕京一千五百餘里。

韓琦下
與世

楊中元

郭水死節

韓州同處。惟秦檜不與徙。依撻懶以居。撻懶亦厚待之。○九月。郭三益卒。○金將訛里朵安襲破信王榛子五馬山砦。遂會粘沒喝入寇。○冬。十月。隆祐太后如杭州。○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詔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今浙江杭州州以苗傅劉正彥爲扈戶從都副統制。○知濮州楊粹歲中襲破金粘沒喝軍。十一月。金人陷濮州。粹中死之。○粘沒喝訛里朵合兵圍濮州。見本卷上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跳先上擊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三日而陷。粹中被執。竟不屈而死。○金人寇晉甯軍。治山西平陽府知軍事徐徽言拒卻之。知府州今陝西延安府府各縣祈可求叛降金。○十二月。劉豫叛降金。○撻懶圍濟南。見本卷上劉豫遣子麟禦卻之。撻懶遣人陷曉豫以之也利。豫懲前忿。見本卷上遂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納款。○金訛里朵陷北京。見本卷六提刑郭永死之。○以黃潛善汪伯彥爲尙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顏岐朱勝非爲門下中書侍郎。盧益同知樞密院事。○金粘沒喝陷襲慶府。○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見本卷曰。孔

大聖人墓
安可發

王復蘭門
死者

帶奔鎮江

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以禮部侍郎張浚參贊御營軍事。浚極言金人必來。請豫爲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爲過計而笑之。命浚參贊軍事。與呂頤浩教習河北兵民。

己酉三年。

金天會七年

春正月。河北制置使王彥致仕。

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

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

見卷三

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河東忠義延頸以

望王師。願因人。大舉北伐。言辭忿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對。彥遂稱疾致

仕。金粘沒喝陷徐州。今江蘇徐州知州事王復死之。金人圍城。復與子倚率軍民

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謂粘沒喝曰。死守者我也。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沒

喝欲降之。復嫚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韓世忠會兵救濮州。至沐陽。今江蘇淮安府

兵潰。

會

金粘沒喝遂入淮。

江水在江

泗。

今屬

二月。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

金。光世兵潰。走還。金粘沒喝遂陷天長軍。帝奔鎮江。粘沒喝至楚州。即淮安府守

臣朱琳降。遂乘勝而南。陷天長軍。

今屬

內侍鄜。詢報金兵至。帝即被甲

乘騎。馳至瓜洲步。在揚州府南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內侍康履

任東方顯
浮圖說法

軍士譏訛
黃鐘

帝如杭州

等從行。日暮至鎮江。今江南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也克勤說法罷。

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

死者相枕藉。謝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鑄至江上。軍士以爲黃潛善罵之曰。誤國

誤民。皆汝之罪。鑄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趙矣。是日。金將馬五帥五百騎先馳

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揚子。今揚州府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

委棄。太常少卿季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回望城中煙焰燭天。陵

爲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於道。靈間張氏曰。黃汪二賊。欺君誤國。至於如此之極。誠罪何可勝誅。於

時四面皆金兵矣。尙猶浮屠說法。無異平日。孟子曰。及其危而利其

致仕。用爲伸之言而罷二賊。則高宗未必如是之狼狽也。噫。然則高宗之棄奔西漢者。無乃其自取乎。

州。以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帝至鎮江。宿於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

留。吏部尙書呂頤浩乞留蹕。一見卷以爲江北聲援。羣臣皆以爲然。王淵獨言鎮

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今江南揚州府通州渡江。以據姑蘇。一見卷將若之何。不如錢

塘。今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以頤浩爲江淮制置使。與行在。見本五軍制

置使劉光世駐鎮江。又以楊惟忠節制江東軍馬。駐江甯。今江南江甯府是夕。發鎮江。越

韓世忠

魏子綱
謝金人
馬繼應
上等

四日。次平江。今江南蘇州府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今浙江嘉興府軍馬張浚副之。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次呂德。今嘉興府石門縣時呂頤浩從行。即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即鎮江府又命張浚以兵八千守吳江。今蘇州府吳江縣金婁室陷晉甯軍。徐徽言死之。圖婁室破晉寧軍。見本卷上徽言據子城拒戰。因潰。圍走。被擒。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徽言大罵。婁室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被害。事聞。贈徽言晉州。即平陽府觀察使。諡忠壯。圖帝至杭州。赦。圖帝駐蹕杭州。卽州治爲行宮。下詔罪已。求直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和州。今江南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卷見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撫淮甸。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爲上策。都守武昌。今湖北武昌府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爲中策。駐蹕金陵。即江寧府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爲下策。若倚長江爲可恃。幸

金賊之不來。猶豫見卷一遷延。候至秋冬。金賊再舉。驅虜舟楫。江淮千里。數道

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爲無策。擴累數千言。皆切事機。金人焚揚州而

去。黃潛善汪伯彥以罪免。潛善伯彥自知不爲衆所容。聯疏求退。中丞張

澈澄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甯府。

伯彥知洪州。今江西以葉夢得張徹爲尙書左右丞。○三月。以朱勝非爲尙書

左僕射。夜兼中書侍郎。命張浚駐平江。○葉夢得罷。以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

○以呂頤浩爲江東安撫制置使。廬戶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殺王淵及

內侍康履等。劫帝傳位于魏國公尊。請隆祐太后隨朝。苗傅自負世將。以王

淵驟遷顯職。心不平之。而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上。二人因相結。

時內侍康履等恃恩用事。妄作威福。陵忽諸將。諸將嫉之。中大夫王世修亦嫉

內侍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由內侍以

進。遂與世修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時以劉光世爲殿前都指揮使。百

官人聽宣制。傅正彥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卽今下馬。誣以結宦

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卽與傅擁兵至行宮。執康履等斬之。帝諭傅等歸營。傅等逼帝傳位皇太子。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太后出見傅等。諭之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后顧朱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勝非白。帝曰。傅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帝乃卽坐上作詔。禪位於皇子。而請太后同聽政。宣詔畢。傅等揮其軍退。於是皇子薨卽位。太后垂簾決事。尊帝爲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爲睿聖宮。是夕徙帝居之。大赦。改元明受。張浚呂頤浩會兵討賊。改元赦書至平江。見本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祕不宣。旣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傅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見本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僞。拒不受。卽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見俊語。去聲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赦至江甯。見本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且望拯救。其肯遽遜位於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卽遣人寓書於浚。

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於鎮江。見本令以

兵來會。頤浩得浚書。上疏請復辟。辟君也。編遂以兵發江甯。會韓世忠自鹽城。江今

南淮安府 鹽城縣由海道將赴行在。見本至常熟。今江蘇蘇州府常熟縣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

白浚。以書召之。世忠得書。以酒酌類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

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

奮。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一見卷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

趨秀州。見本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

具。傅等聞之。始懼。乃遣苗瑠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湖名。在杭州府東城北頤浩將至平江。

浚乘輕舟逐之。既而劉光世兵亦至。浚頤浩等發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卽

尊位。傅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爲。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聞自反

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傅等遂率百官朝於

睿聖宮。帝慰勞去之。見本卷上。以豫子金以劉豫知東平府。見本卷上。以豫子夏四月。帝復位。召

張浚知樞密院事。去呂頤浩張浚敗賊將苗翊于臨平。苗傅劉正彥夜遁。頤浩

韓世忠以
酒酌地
張浚戒韓
世忠

韓世忠斬
吳越王世
結

重正三省
官名

沒入杭州。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據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見卷二。徐敬業見卷四。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爲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浚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卻。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翊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將南趨閩中。今名頤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頤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握世忠手勸哭曰。中軍統制吳洪佐逆爲最。尙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卽謁洪。握手與語。折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於市。逆黨皆貶。朱勝非。顏岐。王孝迪。張徵。路允迪。盧益。免。以呂頤浩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邴爲尙書右丞。鄭黻免。簽書樞密院事。以先世爲御營副使。韓世忠張浚爲御前左右軍都統制。重正三省官名。從呂頤浩之言。詔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爲參知政事。省尙書左右丞。三省始合爲一。以李邴參知政事。帝如江甯。蘇軾。改江甯。見建康府志。冊魏國公。勇爲皇太子。五月。以張浚爲川陝京湖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浚謂中興當自關陝關中。陝西也。始。慮金

天下常山
蛇勢

洪皓忠義

韓世忠
苗劉
趙鼎
魏王
安石配享
神宗

人或先入陝蜀。陝西也。四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宣撫處置使。聽便
宜黜陟。置幕府。見卷四於秦州。今陝西鞏昌。秦州。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江
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
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以滕康同簽書樞密院事。遣
徽猷閣待制洪皓使金。金人拘之。粘沒喝還雲中。見本卷上訛里朵還燕山。見本卷上
帝遣皓如金。遺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於藩臣。皓至雲中。粘沒
喝迫皓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殲逆。豫
事之邪。留亦死。不卽死。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
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爲皓跪請。得流遞冷山。韓世忠獲苗
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於上。賜世忠。六月。大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罷王
安石配享神宗廟廷。時久雨恆陰。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詔郎官以上言
闕政。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熙甯神宗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
始病。假關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

下詔以四
失罪已
張守勳思
二帝母后

高宗罪之
未嘗

權縱死節

至崇甯徽宗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
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缺。莫大於此。帝從之。遂罷安
石配享。尋下詔以四失罪已。一日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
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使知朕悔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
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見後六。毛擊。幕莫○高。粗平。之居。享膳羞之奉。
則思二帝母后羶羶。平聲。肉酪酪。乳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
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
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平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
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順助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已之詔數切下。
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也。觀其罪已之失。雖曰有四。而首不及此者。其亦即之未嘗也。然宋至之
禍。實自王安石揭開其案。流毒於後。雖一疏。可謂過而深。深得其實。信乎時政之闕。莫大
於此。綱目書曰。罷上安石神享。神宗廟統。所以深著高宗廟實之美。亦足以爲南渡之一幸也。○金兀朮大舉入
寇。帝以金人復來。乃遣工部尙書崔縱使金。并通問二帝。縱至金。首以大義
責金人。請還二帝。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竟死焉。○秋。七月。太子稟卒。元

張浚與劉子羽謀誅范瑄

林勳上本改書

○以王綯參知政事。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御營司提舉范瓊有罪。伏誅。張浚發建康。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俱去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自洪州今江西入朝。悻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招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塵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僄兵送獄。光世出撫其眾。數上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眾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嶺南瓊既誅。張浚乃發建康。見本卷上

○升杭州為臨安府。特立詔李邴膝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奉隆祐太后如洪州。日本以杜充同知樞密院事。充留守東京。以權罷歸行在。遂有是命。充行營。張浚曰。中原地尺寸不可失。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貴士為來不可。

○廣州今廣東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

朱熹甚愛
其書

胡寅上疏

政大抵因事求。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遊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緡錢穀以爲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爲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蠶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爲桂州今廣西桂林府節度掌書記。其後朱熹潘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爲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八月。李邴罷。以劉珪權知三省樞密院事。**○**遣使致書于金。金人不答。**○**時聞金人南侵。而洪皓崔縱未得前。帝求可使緩師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及修武郎宋汝爲。使金師以請和。致書於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謬誤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二見卷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閏月。以呂頤浩杜充爲尙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罷起居郎胡寅。**○**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

胡寅七策

張都不屈

李燾死節

介弟受淵聖皇帝欽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

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觀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略無扞禦。及虜騎乘

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

和議而修戰略。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

兵以自強。五都荆襄今湖廣荊州府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

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於外。詔杜充韓世忠劉光

世分屯江東以備金。以杜充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王瓌代之。韓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悉州。皆受杜充之節制。帝如臨安。見

上。九月。金人陷南京。今河南歸德府。知府凌唐休死之。詔周望守平江。見上。以張守同簽書

樞密院事。命劉光世移屯江州。今山東萊州府。以居蔽之。豫章即江州。見上江州。今江西九江府。遣直

龍圖張邵使金。金人囚之。邵至濰州。今山東萊州府。州有濰縣。見撻懶。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

爲南北朝從臣。無拜禮。且具書言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天未厭宋。而金乃裂地

以封劉豫。復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懶怒。取國書去。送邵密州。今山東青州府諸城縣。囚於祚

山砦。金禁民漢服。殺故知真定府李選。金下令禁民漢服。又令髡髮。坤髮。髮也。

魏浚治兵
興元以圖

十原

魏浚理財

不如式者殺之。邈故爲真定。

今直隸真定府

帥。

被執三年。金人欲使知滄州。

今直隸河間府滄州

邈笑

不答。及覺。疑令下。邈憤詆之。虜搆

搆也。亦擊也。

其口猶吮。

前上聲。口吮也。

血噴

之。遂遇

害。邈將死。顏色不變。南向拜乞就死。燕人爲之流涕。後帝聞。謚曰忠壯。冬。十

月。帝至臨安。留七日。復如越州。

今浙江紹興府

張浚治兵于興元。以圖中原。浚至興

元。

今陝西漢中府

上疏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

六路。西

之師。後據兩川

見卷六

之粟。左通

荆襄

見卷上

之財。右出秦隴

見卷四

之馬。號令中原。必基於此。宜謹積粟理財。以待

巡幸。於是辟

辟也。

劉子羽參議軍事。承制以趙開爲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

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

支○六銖也。

銖

分兩之一。

不可加。獨權

見卷

貨尙存贏餘。

而貪猾認爲己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

意興復。委任不疑。時浚倚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

費也。

悉取辦於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賞財

財也。

常有餘。初。陝西都統制曲端欲斬節制使王庶。

去。十一月。命安至蜀延安。王庶使曲端將兵救之。端次于興樂不進。庶

奪其節制使印。會庶自劾。將留端守延樂。乃去。

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以其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

應立之院
之機

西貢林頓

魏鼎上言
魏營大業

承制築壇拜端武威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歡聲如雷子羽又薦涇原陝今

西平

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後以玠爲統制璘掌帳前親兵

劉光世引兵遁十一月隆祐太后如虔州今江西贛州府江西州軍多陷

將兵勤王敗金人於淮陰

立聞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

見本

杜充承制以立知楚州今江南金人聞立棄徐州今江南將赴楚州乃以兵邀於淮

陰州即立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嚼其齒曰回顧者斬於是率衆徑

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

軍前歛定方拔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今燕京今直隸順天府之役南北戰爭未有如此之鑿

戰者

以范宗尹參知政事趙鼎爲御史中丞

二人皆嘗建議避狄故遂

用上鼎上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今陝西西安府始經營關中當自蜀今四川成都府始欲幸蜀當

自荆襄今湖南湖北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

重兵於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金兀朮渡江

湖廣今湖南湖北而下瞰善逐反京洛今河南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今湖北爲行闕而屯

重兵於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金兀朮渡江

入建康。杜充救降金。通判楊邦乂死之。時江浙倚重於充。而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兀朮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在江南。州城北。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

請視師。充不從。兀朮遂乘充無備。進兵取和州。無爲軍。見卷六。王善迎降。遂由馬

家渡。渡江。陷太平州。今江南。府太平縣。充始遣都統制陳淬及飛帥師迎戰。王瓌以軍

先遁。淬敗死。諸將皆潰。充兵亦散。兀朮至建康。今江南。江甯府。守臣陳邦光戶部尙書

李稅通迎降。充渡江保真州。今江南。揚州府。兀朮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

邦昌故事。見本卷上。充遂還建康。與稅邦光率官屬逐金師。拜兀朮於馬首。通判楊

邦乂獨不肯屈膝。以血大書衣裾。居衣。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兀朮使人

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充至金。粘沒喝薄其爲人。久之乃得仕。帝

奔明州。帝聞杜充降。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杭。海之策。其言

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見卷六。

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見卷六。韓世忠自鎮

江。今江南。鎮江海。退守江陰。今江南。常州府江陰縣。十二月。金兀朮陷臨安。見本卷上。遣兵渡浙。江名。在杭。州府城。追

孟國許建
新陳之策

以血大書
衣裾

廣德廣德之遷

此岳叢軍
編浙中
之遷

李彥仙死

帝。帝航於海。江淮統制岳飛敗金人於廣德。飛率所部自建康躡金人于

廣德。廣德今江蘇廣德州。境中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

以恩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

將士忍飢。秋毫無犯。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叢軍也。爭降附之。金人

陷越州。遂寇明州。張俊使統制楊沂中迎戰于高橋。敗之。

庚戌。四年。春正月。金人陷明州。屠其民。遂襲帝於海。帝走溫州。是月

朔。西風大作。金師乘之。復攻明州。張俊劉洪道坐城樓遣兵掩擊。殺傷大半。金

人奔北。死於江者無數。夜拔砦退屯餘姚。而遣人請濟師於兀朮。兀朮

遣兵與阿里蒲盧渾復攻明州。張俊懼。帥師趨台州。劉洪道亦遁。金師入

城。屠其民。帝聞明州陷。遂移次台州章安鎮。金人聞帝在章安。以舟師

追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船。擊却之。金人引還。帝發章安。

如溫州。泊於港口。金婁室陷陝州。知府李彥仙死之。彥仙在陝。

益爲戰守備。遣統領邵興復虢州。金將烏魯來攻。彥仙敗之。婁室聞

南河

廣德

溫州

口

金婁室

陷陝州

知府李彥仙

死之

彥仙在陝

益爲戰守備

遣統領邵興

復虢州

金將烏魯

來攻

彥仙敗之

婁室聞

之自蒲解

見本

率兵大至，彥仙又大敗之。婁室僅以身免。彥仙度

見

金人必併

力來攻，自遣人求兵於張浚。已而婁室果率折可求等衆十萬來，分其軍爲十

以正月且爲始，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常，數

明

出兵與戰。

旣而食盡，告急於浚。浚檄

見本

曲端以涇原

見本

兵援之。端素嫉彥仙，不奉命。

浚曰：金若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

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

道阻不得進。彥

仙日與金戰，婁室奇其才，誘

之也。

百端。彥仙悉斬其使，力盡城陷。彥仙投河

死。其屬官居民無一人降者。婁室怒，盡屠之。驪康、劉旺免。○二月，以盧益、李

回權知三省樞密院事。金兀朮引兵北還。

兀朮，見本。從大於城，以都。不可不除。取道旁，則金。

金人入東

京。

在江西南昌府城東南。

周望棄軍走太湖。

見本。

三月，遣使迎降。祐太

后于虔州。帝謂輔臣曰：太后愛朕，不啻

見本。

己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

亟奉迎，以愜朕朝夕慕念之意。遂遣盧益等奉迎于虔州。

見本。

夏四月，張浚

引兵入衛，聞金軍退，乃還。帝還越州。帝發溫州，至越州，下詔親征。巡幸浙

西。

在浙江。

尋升越州爲紹興府。韓世忠邀擊金兀朮於江中，大敗之。走建康，復

引兵襲世忠。世忠敗績。兀朮遂趨江北。○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

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朮師還，擊之。及兀朮由秀秀州，今浙江嘉興府。趨平江。世忠事不

就。遂移師鎮江。見本。以待之。金師至江上。揚子江上也。江在江南揚州府鹽鐵縣。及鎮江府城西北。世忠先以八千人

屯焦山。在鎮江府城北。揚子江中。寺兀朮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

是聞形勢。無如金山。在鎮江府城西。揚子江中。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謂平去聲。我虛實。乃

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

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

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乞。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

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執桴。浮也。擊鼓也。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眾。虜兀朮之

壻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

鎮江泝。者。通流也。流上也。西上。兀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蒙蒙。同。鱧鱧。同。

大艦。式。上。舟也。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朮窘甚。或曰。老

鶴河。在江南。安府西。故道。今雖堙。因。塞也。若鑿之。可通秦淮。見卷。兀朮從之。一夕渠

命樞密人

與人獻於
君之遊

成。凡三十里。遂趨建康。見本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今淮安府安東縣大破之。兀朮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撻懶至濼州。見本遣孛葦。孛葦○女真部長曰孛葦太一引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綆貫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綆一綆。則曳曳○拉也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晤。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朮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櫂○去聲漿。櫂○櫂也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箬篷。則小攻曰破矣。兀朮然之。及天霽。霽○雨止也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直渡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燄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上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朮遂濟江。屯於六合縣。見本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

人自是
不敢復渡
江

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遷趙鼎爲翰林學士。鼎辭不拜。呂頤浩免。○初，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顯恣，中丞趙鼎嘗疏論之。及聞韓世忠敗金人，頤浩請帝幸浙西。見本下詔親征。帝將從之。趙鼎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鼎異己，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尙書。又不拜。乃上疏論頤浩過失凡千餘言。頤浩因求去。詔以頤浩倡義勤王，宜從優禮，乃罷爲鎮南軍節度使。見卷六醴泉觀使。而復命鼎爲中丞。諭之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五月，以范宗尹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張守參知政事。趙鼎簽書樞密院事。○岳飛襲金人于靜安，敗之。○兀朮旣濟江，金人在建康者大肆焚掠。執李稅、陳邦光等，自靜安渡宣化而去。稅道死，邦光歸於劉豫。岳飛邀擊金人於靜安，大敗之。○六月，張浚罷其都統制曲端。浚雖雅用端，然以人言淺薄，不謂爲疑，乃使張彬詣沂州察之，並拒於彭原，故端始走還彭原。○秋七月，金徙二帝於五國城。○金將立劉豫，乃徙二帝於五國城。去上京見本東北千里。徙此踰月，太上皇后鄭氏崩。洪皓自雲中

二帝從去
曲端

金立劉豫
爲齊帝

建立死節
請浚富平
之叛

見本 密遣人奏書以桃梨粟麵等獻二帝始知帝卽位之實。八月以謝克家

見上 參知政事。○隆祐太后至越州。金人見本圍楚州。九月金立劉豫爲齊

帝。金遣高慶裔異及知制誥韓昉備輿綬寶冊立劉豫爲大齊皇帝。世修子

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九月豫卽位都大名府。今直隸改明年爲阜昌元年。

詔劉光世督諸軍救楚州。光世不進。鎮撫使趙立死之。楚州陷。張浚使都

統制劉錫帥五路之兵與金婁室大戰于富平。敗績浚退軍秦州。兀朮引兵

趨陝西浚聞其將至檄見本召熙河見上劉錫秦鳳見本孫侻見上澤原見上劉錡環

慶見上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爲統帥迎敵決

戰。王彥諫曰陝西五路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屯利見

六闕見上與見上洋見上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

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

耳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見上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

於富平縣見上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

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徒。已而婁室引騎驟至，與柴囊士藉淖泥也，平行進薄薄也。諸營錫等與之力

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

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乘勝而進，關陝大震。

浚時駐邠州今陝西四安邠州，督戰既敗，退保秦州見本。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錡於合

州見本，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論者咎

浚之輕師失律也。○ 諒野間氏曰：春秋莊公九年，魯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傳曰：內不戒，外不備，故敗。此爲

義舉。雖云敗績，而其五穀充滿於天地之間矣。則其治兵與元只國中原，此善師五路之兵與金大漢，則其後師之美，復國

之心，表表然者，大豈因其功之不成，而遂少貶之哉。觀綱目之所善，則其子之意，蓋可見矣。○ 圖國師事之概，見卷一。

冬十月，金人縱秦檜還。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爲其任用。撻懶

信之。見本 及南侵，以爲參謀軍事，又以爲隨軍轉運使。撻懶攻楚州，檜與婁王

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見本 遂航海至

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臬臬、孫傳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

亮李力能
與韓之志

亮宗以一
首勳柱石
之賢臣

劉惟輔死
節

無譏也。訶謂也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不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忠屬。

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

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

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遂拜禮部尙書。先是。朝廷雖數明遣使於金。但且

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蓋檜首倡和議。故撻懶陰縱之使還

也。以李回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趙鼎罷。上欲以副都統辛企宗爲節

度使。鼎言金宗非軍功。持不下。帝不樂。遂罷鼎。提舉洞霄宮。開禧高宗嘗危難之際。以一
百竹符。而罷國家柱石之賢

臣。可謂不
知務者哉。以富直柔簽書樞密院事。金人復陷涇原。見本
卷上。諸州軍。日南至。

冬。至帝率百官遙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
禮。其後正且亦然。張浚軍興州。見本
卷上。遣吳玠守利尙原

在陝西鳳翔府
寶雞縣西南。以拒金。十二月。金人寇熙河。副總管劉惟輔死之。金婁室卒。金

人掠熙河。見本
卷上。惟輔擊敗之。殺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顧熙河尙有積粟。

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焚之。爲金人所執。摔卒。持
頭髮也。以去。惟輔曰。死大。斬卽斬。吾

頭豈汝摔也。願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耶。卽閉口不言而死。所部

差役法

亦多不屈被殺。定差役法。帝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嘆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役法，卽至破家。及卽位，深加講議，乃定差役法，以二十五家爲一保，十大保爲一都，內選才力高富者二人充都保，主一都盜賊烟火之事。其次有保長。若品官，則一品限田五十頃，至九品五頃，免差。子孫蔭盡，則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經省試者，許募人充役。軍丁女戶及孤弱悉免。

辛亥，紹興元年，春正月，以張俊爲江淮招討使，岳飛副之。時孔彥舟

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尤悍強，連兵

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久圍江州，朝廷患之，以俊爲招討使，俊請岳飛同

討，許之。李成陷江州，未幾復陷筠州。謝克家罷。○二月，以秦檜

參知政事。三月，張俊岳飛大敗李成于樓子莊，羣盜皆遁。武功大夫

張榮擊敗金兵于興化，撻懶北遁。漁人聚舟數百，以劫掠金人。杜充時嘗借補武功大

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兵退，榮據通州，聯舟入興化，縮頭湖。

張榮擊敗

人，願不

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兵退，榮據通州，聯舟入興化，縮頭湖。

作水寨以守。金撻懶在秦州。今扶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榮寨。榮率舟師與之遇。見

金戰艦城上不多。餘皆小舟。時水退。隔泥淖。不能前。乃舍舟登岸。大呼而擊

之。金人不得勝。舟中自亂。溺水及陷泥淖者。不可勝計。俘字馘國○平被獲者。係其人百姓。說左耳曰

五千餘人。撻懶收餘衆。奔還楚州。今江南淮安府退屯宿遷。今淮安府宿遷縣尋北去。榮

告捷於朝。遂以榮知秦州。見卷上張浚軍闕州。見卷上分諸將守川陝。見卷上夏四月。隆祐

皇太后孟氏崩。年五十九。諡曰昭慈獻烈劉光世復楚州。○五月。作大宋中興玉寶。岳張俊

追敗李成於黃梅。成奔劉豫。岳飛招張用。降之。會俊引兵渡江。追成至蕪州。

今湖廣黃州府蘄州黃梅縣。亦名黃州府大敗之。其衆數萬皆潰。成北走。降劉豫。用復寇江西。岳

飛與用俱相。相州。今河南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

遂帥衆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今江西南昌府彈壓

盜賊。○六月。張浚以吳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開闢六路。盡陷於金。止餘階成岷鳳洮瓦州。及鳳州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

秋。七月。封太祖後。令話為安定郡王。○先是。下詔曰。太祖創業垂統。德被萬世。

神宗初。封子孫一人為安定郡。今陝西平涼府王。今其封久不舉。有司具上應襲封者。至

是以德昭

太祖

子玄孫合話爲安定郡王。自後襲封不絕。

魏國張氏曰：宋之太祖，繼襲五代之弊而篡周，其德澤入人之

深，誠有過焉。彼傳位於太宗也，繼以母后之命，非其一念友于之仁安能若此哉。綱目大書於冊，而分注備載其實者，於以見天降高宗，特旌舊德遺士，以延太祖之後也。嗚呼！太宗雖負若兄，而天其肯負於太祖邪。

免。八月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浚既敗於富平，乃思端言。

與爭鋒，宜調兵陳馬保誠可已，萬一調修，後恐方大，浚疑端，遂以彭原之敗罷端於柘，萬安軍安因。

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於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

於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卻來江上泛漁舟。謂

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深

憾之。及浚以隨提點夔今西州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繫維端

以紙糊其口。燔音○火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

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恨恨，有叛去。以李回參知政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

以秦檜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既去，檜欲得

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

聞，乃有是命。詔贈程頤直龍圖閣。

略 贈程頤制

相秦檜

張浚殺曲端 吳玠七庶 吳玠七庶 吳玠七庶

謂高宗既相檜，則上鼎之業，自此喪矣。

制詞略曰：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焉，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

汪藻請脩日歷

長星見

王德斌火牛

吳玠兄弟和尙原之機

之亦執從而聽之。雖願潛心大業。高自待之學。可信不疑。而淨僞之徒。自知學問文策。不足表見於世。乃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善變。使天下之士。聞其名而與之。是實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衰顯之者。以明士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

以呂頤浩爲尙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復脩日歷。翰林

學士汪藻言。本朝宰相皆兼史館。故書榻前議論之詞。則有時政記。柱下見聞

之實。則有起居注。謂之日歷。所以備言垂一世之典。苟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

字。何以示來世。帝從之。卽以命藻。長星見。詔求直言。冬十一月李回罷。

王德斌。邵青之衆于崇明沙。獲青送行在。青寇宣州。將犯江陰。光世

令都統制王德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衆大潰。翊日餘黨復索戰。

諜。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

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

以孟庾參知政事。金兀朮寇和尙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兀朮遁。玠自

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尙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

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

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

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在寶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

立自鳳翔。烏魯折合。折音自階。今陝西鞏昌府階州。成寧縣。出散關。見卷六約日會和尚原。烏

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

立方攻箭箐。括關。在鳳翔府城山。關中。玠復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狂

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

梁。浮橋也。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薄迫也。和尚原。

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

卻。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岔。慎以待之。敵至。伏發。

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鬻。制本其鬚鬘。下

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間隔絕。人無固

志。有謀劫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

力。故能成功。圖初置見。現錢關子。時命張俊屯婺州。今浙江金華府。有司請椿辦合

駐隊失

兀朮亟鬻
鬚鬘而遁

初置見錢
關子

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錢鈔也。付婺州。召商人入中。以給軍食。商

人執關子於權。見卷二。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

糴本。未免抑配。而權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以孟庾爲

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韓世忠副之。初建。建州。今福建建甯府。人范汝爲作亂。破建陽。今福建建甯府。

甯海軍。命辛企宗討之。不克。其勢益熾。乃命庾爲宣撫使。世忠副之。發大軍由溫

台。今浙江台州府。路入閩。今福建。汝爲聞大軍將至。亟入據建州。富直柔罷。十二月。

金以陝西地畀。劉豫。於是中原盡歸。

子子。二年。金天會十年。春正月。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韓世忠拔建川。范汝爲

自焚死。世忠聞汝爲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

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搗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爲自焚死。世忠初欲盡誅

建民。李綱。見本卷上。自福州。今福建福州府。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

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買。弛征禁。脅從者汰遣。涉汝其罪而逐之也。獨取附賊者誅之。

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

韓世忠平

李綱見韓世忠

帝如臨安。

從呂頤浩之請也。

二月以李綱爲湖廣宣撫使。帝初御講殿。

自遜帝以來，經久廢，於是復。

三月河南鎮撫使翟興爲其下所殺。詔以其子琮代之。劉豫將遷汴。

宋汴京，河南開封府。

以興屯伊陽山。

在河南，德府林縣。

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王府。興斬頤而焚

其書。豫復陰啗之。

之。〇譯。

興裨將

皮將也。

楊偉以利。偉遂殺興，攜其首奔豫。興在河

南累年，軍乏食，而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詔以其

子琮嗣職。夏四月，以翟汝文參知政事。

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爲州文學，汝文愛其才，故檜引以輔政。

詔呂頤浩都

統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頤浩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乃命頤浩開

府鎮江。

江府。

頤浩辟

舉也。

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見卷五後軍及御前忠銳時分降

鄧青道延著除等皆部兵爲七將，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根柢奉旨，不許遣調。

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

王瓌楊沂中等皆隸焉。劉豫徙居汴。豫至汴，尊其祖考爲帝，置於宋太廟。

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士民大懼。時河淮山東陝西皆屯金軍。劉麟籍鄉兵

十餘萬爲皇太子府庫，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

民不聊生。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州。盜曹成初陷道州。

今湖南永州府道州。

復陷

呂頤浩開府鎮江

劉豫徙居

岳家軍來突

岳飛或部將

李宗賜名

虞寅亮上

賀州。

今廣西平樂府賀縣。

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

見本

據道賀二州。命岳飛權荆湖東

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

即臨賀嶺。在賀縣。

置柴。

至北藏嶺。連控隘道。以衆十餘

萬守蓬頭嶺。飛部纔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

今廣東廣州府連州。

飛謂部將張

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

也。

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

即郴州。今湖南廣

道。貫自郴。

郴縣反。今湖南郴州。桂州。今廣西桂林府。

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邵州。

五月。以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

郭彥。在國中。第十。謀。故有是命。

有太祖後子侁之子伯琮于

宮中。賜名瑗。

院

元懿太子卒。

見本

帝未有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

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內外宗正事。令虞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

虞。

今浙江紹興府上虞縣。

縣丞婁寅亮上書曰。先正。

謂范

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

大公。周王薨。章聖。

真宗

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

見卷六

仁宗感悟其說。

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

周書文政篇。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詩大雅假樂篇。穆穆皇皇。宜君宜王。注穆穆敬也。皇皇也。君清候也。主天子

也。庶爲諸侯。適羅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也。者。椒寢

也。庶爲天子。二音註。未繁。前星。晉。天文志。心三星。中曰明堂。天。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

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甯徽宗年號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

懿王。英宗生親也。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太祖陵也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

庶。藝祖始祖也。謂太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宇行內。選太

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

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至是選秦王德芳太祖次子。後朝奉大

夫子稱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見卷四。養也。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見卷四。亦

請於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爲

和州今江南防禦使。賜名瑗。呂頤浩前軍將趙延壽叛。頤浩次于常州。今江南韓世忠招

德。追延壽至康平。今江南誅之。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今陝西韓世忠招

曹成。降之。世忠既平范汝爲。見本卷上。旋師永嘉。今浙江若將休息者。忽由處

頓成石銘
于州縣

胡安國時
政論

江蘇

信信州今江西廣州府

徑至豫章今江西南昌府

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

使董收招成。成方爲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六月。以李

橫爲襄

襄州今湖北廣武府

鄂鄂州今湖北廣武府

鎮撫使。頒戒石銘于州縣。以黃庭堅所書戒石

銘。頒於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翟汝文

罷。汝文雖爲檜所薦。然性剛。不爲檜屈。至對案相詬。檜爲金人姦細。故不

得久居位。○秋八月。召朱勝非兼侍讀。罷給事中胡安國。及程瑀等二十人。○

帝初即位。召安國爲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復召爲中書舍人。兼侍

讀。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爲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

擇地。必先設險。

易坎卦彖傳。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

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耕弊法。省官吏。皆恤民

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

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政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

願人主志尙如何耳。尙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

五帝帝王
之能事耶

胡安國以
游辭言稱
桑榆

胡安國論
桑榆非

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以疾力也。力共求去。帝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翫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材可方荀文若。荀或。字文若。見卷三。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見本還。憾檜欲去之。問計於席益。益曰。日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瑣門曰闥。魏文成稱。宜先去。會頤浩薦知紹興府。江蘇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馴。馴。馴。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去金虜。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塚司。塚司。塚司。苗劉肆逆。苗劉。苗劉。苗劉。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彊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爲去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錄黃。錄黃。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既臣論列。

公羊傳祭仲廢君爲行禮

知人情平其疑王居正疾秦檜之說

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謂護帝尊位是也。及致復位。昔公羊氏言。祭

仲廢君爲行禮。春秋。頃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祭仲者何。鄭州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禮也。其爲知禮奈何。祭仲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起而立矣。祭仲不從其言。則

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遠緩之。則突可放出。而忽可放反。古人之有備者。祭仲之備是也。按左傳。鄭祭仲爲莊公娶鄆受。生昭公忽。宋大夫雍氏女。妻於莊公。生厲公突。莊公卒。祭仲立昭公。宋人誘祭仲而

執之。四。不立突。待死。祭仲與宋人盟。以逐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先儒力排其說。據安國春秋傳。祭仲。鄭州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雖賢然矣。蓋權宜廢置。非

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高宗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

進擢。習俗旣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

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落職提舉仙都觀。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

濟。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一

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並落職罷官。臺省爲之一空。謂國議兵

用意之深。豈。測說。詳傳知人之難。言秦檜以金銜。除樞密。物士則多疑之。然亦不能視知其實。厥後傳以言說欺

人。故高宗信其忠朴。其初安國頗信游辭。方其爲術文名。况文若爲巨蠱之精。其出處已非正矣。就使檜知文若。亦何所取

文若之死。漢室。是亦天理終不可泯。安國豈能必檜知文若之死。漢室。噫。安國明於春秋。而力言檜賢如此。則知人情乎其矣。情乎安國之賢。向不能知秦檜之蠱。固宜類目辦法之異於舊法文也。以孟庾同

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秦

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於

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著灼衣。略淡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

又自謂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

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見本及胡安國罷。檜留之不報。遂求去。呂頤浩諷

侍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復復遠圖。且值黨專權。漸不可長。乃

罷檜。相仍榜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

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

綦其密崇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宗禮卽以帝意。載於制辭。播告中外。人始

知檜之姦。靜軒曰。秦檜包藏禍心。人無不知。雖欲如游辭。尙當其有才。正知河安。亦論其可用。王初正

王居正先
韓世忠大
敗劉忠

高宗之心。初無定見。因物有運云爾。苟使檜之此能。而終身不用。則中興之業。豈不爲可成哉。惜乎不足以知此也。 是星一。見赦。求直言。九月。韓世忠

大敗劉忠于蘄其陽。今湖北黃陂。州府蘄州。忠走降劉豫。世忠自豫章見本移師長沙。今湖南

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弈棋張飲。堅壁不動。衆

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侯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

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

相朱勝非

張浚治關

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顛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豫。王倫還自金。王倫之還。何以特書。所以明其贊成。和議者。皆倫之。為也。故特詳而書之。倫既被留。見本久困懷

歸。乃倡為和議。粘沒喝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偽甚悉。帝優獎之。時方

議討劉豫。和議中格。止也。久之。乃以潘致堯為通問使。復如金。以朱勝非為

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以王似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張

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轉運。擢

吳玠為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

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見卷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

殺趙哲。見本曲端。見本為無辜。任子羽開玠為非是。乃以似為副使。浚始不安。

冬十一月。李綱至潭州。今湖廣湖南羣盜平。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

綱上言。荆湖自昔用武之地。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鼎。鼎州。見本澧。見本

荆。今湖廣鄂。鄂州。今湖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今湖廣襄陽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

會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而諫臣徐俯劉夔亦劾綱。遂罷提舉崇福宮。召

張浚知樞密院事。呂頤浩不悅浚，未幾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為川陝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

癸丑三年金天會十一年春正月李橫舉兵伐金。復潁昌府。今河南開封府許州。橫屢敗劉豫及

金兵。詔以橫為襄陽府。見本書卷一。今河南南陽府鄧州。隨今湖廣德安府隨州。鄧見本書卷一。今湖北襄陽府鄧州。州宣撫使。金人陷

金州。王彥走石泉。王彥守金州。今陝西漢中府興安州。金撒夜離喝攻之。彥以三千人迎敵

而敗。退保石泉。今漢中府石泉縣。撒夜喝遂乘勝而進。二月劉子羽吳玠兵潰。于饒

風關。金人入興元。子羽玠還擊破之。金人長驅趨洋。今漢中府洋縣。漢即漢中府。劉子羽聞

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在漢中府西德縣東。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今漢中府鳳縣。日夜

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甘。播。去。遺敵。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夜喝大驚。以

杖擊地曰。爾來何速邪。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

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悉敵乃更募死士。山閒諫

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闕。皆逆反。闕。視也。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即

縣。今洋中。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今陝西西安府。之三泉縣。撒夜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

縣。今洋中。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撒夜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

興新黃村
遺散

楊政諷吳

據胡牀坐
疊口

預徙中洋
之積

在漢中府
留羌州

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

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

舍節使去矣。玠乃閉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

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在鳳縣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山在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北其上寬平有水。乃

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

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欲移守潼川。今四川

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在鳳縣北去。撒剌喝既至。

鳳翔。今陝西鳳州府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即

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梁州即郿。中府。見水之積。及金人

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復腹背要擊之。死傷

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

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

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權邦彥卒。○以席

李橫傳檄
收復東京

益參知政事。徐俯簽書樞密院事。三月。李橫傳檄。收復東京。劉豫以金

人來戰于牟駝岡。橫師敗績。穎昌見本復陷。夏。四月。楊太僭號大聖天王。詔

統制王瓌會兵討之。太又名女。蓋漢人前年少者為女云云。○久音連。以韓胄簽書樞密院事。遣使金

禁邊兵侵齊。以與金議和也。六月。岳飛討江廣羣盜。悉平之。時虔虔州。今江西吉水。西潯州府。吉。今江

至雩于都。今贛州府雩都縣。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黨皆破降之。初。帝以

降祐太后震驚之故。見上。密令飛居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

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秋。九月。呂頤浩

免。○以劉光世韓世忠為江東兩淮宣撫使。王瓌岳飛為荆湖江西制置使。分

屯沿江諸州。冬。十月。李成寇襄鄧。見本李橫奔荆南。今湖南。成遂陷京西。見本六

郡。十一月。復元祐十科取士法。見本金兀朮陷利尙原。見本

甲寅。四年。金天會十二年。春。二月。席益罷。三月。吳玠、吳玘與金兀朮戰于仙人關。大

敗。玠、玘皆死。金兀朮入關。大掠。玠、玘皆死。金兀朮入關。大掠。玠、玘皆死。金兀朮入關。大掠。

吳玠兄弟
仙人關之

精忠岳飛

岳飛平羣
岳飛仁將

璘
假金平

璘
假金平

璘
假金平

敗之。先是璘守和尚原。饋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見本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兀朮撤窩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今陝西寧昌府階州路入援。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金軍分爲二。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數日。玠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石。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木見上。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攜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見本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玠聞張氏曰。元北南侵之志。可謂銳矣。然終不得遂其志者。以世忠劉之於前。吳玠扼之於後。向非二公之忠勇。則兀朮之志。伊誰沮之。觀此則知吳玠之功。不在世忠之下。明矣。

趙鼎參知政事。張浚主臨安。罷爲資政殿大學士。居之福州。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祕其事未行。已而詔王似盧法原赴鎮。浚及子羽王庶劉錫等

俱赴行在。浚至臨安。中丞辛炳以宿憾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

跋扈

三見卷

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今福建居住。安置劉子羽於白州。

四見卷

浚即日

行。詔以王似爲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法原尋卒。夏四月。徐俯罷。

鼎議不合故也。

五月。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

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爲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

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

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

見本

以殄羣盜。帝以語去聲趙鼎。鼎曰。知上流

利害。無如飛者。除飛兼荆南制置使。飛渡中流。顧慕其闕幕府。曰。飛不擒賊。不

涉此江。

秋七月。以胡松年簽書樞密院事。

朱勝非

岳飛復襄陽等六郡。襄漢

移屯德安。軍聲大振。趙鼎聞。帝喜曰。朕未嘗飛行軍有如此。未知其能破乎如此。

八月。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

鼎爲朱勝非所忌。除鼎樞密都督。鼎條奏便宜。復爲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

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

子。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闕。淮南子曰。此

於咸池。

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

見卷

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

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

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觖望。怨望也。是時蜀士至於

釀。釀。入聲。○釀。○釀。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爲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爲國立事者。

每以浚爲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

明之下矣。望閔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遺吏部員外郎。○

密一疏。請則冬表。爲蜀中時病。夫以浚之得君。尚不能終君悅之好。安知後日。高宗此舉。不以梓潼者而待已耶。此亦納納自縊之說也。則其要說。固因納納自縊。見卷一書注。

良臣使金。在兵通問時。命人已定。詔出兵。而帝未之知也。楊太敗官軍於鼎江。詔岳飛移兵討之。王瓌遣

忠銳。見本。卷上。統制崔增等。討太於鼎江。鼎州。師敗皆沒。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

今湖廣。常世府。社木乘守將許筌。飛。戰沒。官軍死者甚衆。於是授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王

瓌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九月。朱勝非罷。

○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以趙鼎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

院事。時邊報驟至。舉朝震恐。鼎將赴川陝。陛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

制下。朝士相慶。以沈與求參知政事。冬十月。詔韓世忠進屯陽州。今江蘇。揚州府。

召張浚于福州。○初浚至福州。見本慮金齊劉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樛樛謂鼎曰。

六龍謂天子也。易乾卦象。修。時乘六龍以御天。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

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

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樛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張浚有重望。若使宣撫江

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於帝。遂

召浚以資正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追至

淮而還。○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解音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

以當敵騎。伐木為柵。拆自斷短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給。乘上登。誰也。

良臣有詔移屯平江。今江南蘇州府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

曰。既視同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

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孛董見本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孛董大喜。即

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

韓世忠大
儀之捷

韓世忠給
魏良臣

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敵軍各持長斧。上
搵擊也人胸。下斫斫也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客人馬
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遺董皎兵亦擊敗金人於天長今江浦。
天長之鷓鴣口橋。解元至承州北門。遇敵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
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淮水在。金人驚潰。
相蹈藉藉。溺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
求曰。自建炎高宗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
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帝自將禦金。次于平江。金齊之兵日迫。羣臣
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
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親總六師。臨
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
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爲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
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瓊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

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今江西南後宮白溫州。今浙江泛海如泉

州。今福建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

真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閒闕○乘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

少加退沮，卽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

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帝次平江。見本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

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乃止。及胡松年自

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不淮碑有曰：凡此藝功，惟斷乃成，然後祭功之

所以成，其果出於憲宗之獨斷邪？亦惟妻晉公謂賢於成之耳，今世金兵日南，非積逆於六師。○白傑傳：朝廷以金故，至名爲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江上。○浚至，見趙

鼎執其手曰：此行舉事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喻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

院事，以其盡忠竭節，詔諭中外。浚既受命，卽日起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朮擁兵

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

十倍，浚旣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今江西南以節度之。○十二月，金人圍廬州。今江西南岳

張浚視師江上喻子牙之功

繪鼎先見

張浚視師江上喻子牙之功

飛使牛皋救之。金兵敗走。魏良臣還自金。精漢陽言。當制漢州以南。王際安爲小國。古位銀千。仍約良臣等使。侍御史魏江請罷相。二金兵自淮引還。撻懶屯泗州。見本兀朮屯竹塹。鎮

爲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

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謂嶺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

之。兀朮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

又聞金主鼎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旣去。劉麟劉貌不能獨留。亦棄輜重。載衣

道。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

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洩懼。公獨言不足

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

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鼎奏金人遁歸。

尤當博采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相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議者或以敵馬旣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

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

趙鼎真宰相

李綱上疏

守備之宜

攻戰之利

措置所當

先綏懷所當

脩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脩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南屏蔽。丙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衆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成。上聲。○戰船。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勢以爲駐蹕。見卷六。之所。東南形勢。無如建康。今江南江甯府。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脩宮闕。立官府。固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去聲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又曰。臣竊

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効。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概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民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加。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概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即南京。今河南洛陽。見本卷上。退至維陽今河南揚州府。見本卷上。則河北治直隸大名府。河東治山西太原府。關陝失矣。自維陽退至江浙。則京東西汴京之東。之四也。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

續和議

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車馬。備器械。峙雖○儲備也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隣。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讐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齊○是也使輶輶○小車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況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旣定。擇所當爲者。一切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疏奏。帝賜詔褒諭。

乙卯。

五年。

金熙宗寶。仍稱天會十三年。

春正月朔日食。

召張浚還。

命韓世忠屯鎮江。

見本卷上。

劉光世屯太平。今江西南張俊屯建康。見本俊嘗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軍於外。

金主吳乞買卒。兄之孫亶立。亶，太諫之孫，合刺也。二月帝如臨安。以趙鼎、張浚爲尙書

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鼎浚相得甚驩。人知

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樛獨曰。二人官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

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見卷二是賢者

自將背戾矣。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防。作太朝於臨安。侍御史張致遠言創

建太廟。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

以臨安爲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閏月。胡松年罷。三月。張浚視師

潭州。今湖南長沙。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見卷一據上流。恐楊太。見本滋蔓。見卷一

延。左傳。公元。午。無他。滋蔓。爲害。請乘其急討之。至醴陵。今長沙府醴陵縣。釋邑囚數百。皆太諫。釋。今者。給

以文榜。俾招諸若。皆驩呼而去。於是相率來降。夏四月。封周後柴叔夏爲崇

義公。崇。本音周。成王以上公之爵。封微子於宋。聖人載之於詩。高宗此舉。是亦成王之仁也。帝之於崇。其美可知。上皇卒於金。見本卷上。年五十四。

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見本在燕山。見本

高宗亦成
王之仁
司馬朴洪
時忠議

上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聞君父之喪。當致其哀。尙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浩在冷山。見本聞之。北向

泣血。操文以祭。其詞激烈。聞者揮涕。此臣曰。徽宗之失國也。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疎斥正士。信譽無。崇飾遊觀。困竭民力。君臣異德。相爲疑謔。意棄國政。日行無事。及童貫用事。又動兵於漢。檢禍速亂。遂致國破身辱。豈得謂諸勳哉。自古人君珍物喪志。亂欲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特甚焉爾。龍圖閣直

學士致仕楊時卒。時奉祠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東南學者推時

楊時爲程氏正宗

爲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謚文靖。從彥南劍人。初

爲博羅今廣東惠州府博羅縣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見本令從彥徒

陳卓先生幾虛過一

步往學。見時三日。卽驚汗浹背口。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爲豫章先生。朱熹謂龜山。見本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

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豫章一人而已。延平今福建延平府南平縣李侗。通初從從彥學。

喜怒哀樂未發前氣

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

倦。常曰。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謂延平先生。朱

延平先生

續資治通鑑
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學宗家學
字子真

字子真

熹嘗從侗受學。每稱侗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歲無復圭角。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無甚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五月。遣忠訓郎何蘄先上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寅上疏言。女真金本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至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讎也。自建炎高宗丁未至紹興高宗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機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爲復出此謬計邪。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適觀何蘄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襄諭之。會張俊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關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蘄行。寅因乞外。知邵州。見本卷上。開禧和議。主恢復。張浚之表志也。今於初寅之疏而反論之。可謂自知子所交。孔子曰。一言而可以喪邦。蓋以此耳。
以孟庾知樞密院事。封瑗見本爲建國公。就學資善堂。趙鼎

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爲資善堂。命建國公聽讀。且薦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後岳飛詣資

中興基業是在是

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尋以伯玖

見本卷上。爲和州

贈名實相

防禦使。賜名璩。

璩字同。岳飛曰。趙丞相。可謂名實相者也。此舉何其克當之甚邪。蓋相業莫先於定

之聲

月。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太死。湖湘平。飛奉命討太。

岳飛洞壑之聲

見本卷上。而所部皆西北人

岳飛洞壑之聲

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

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

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

歸湖。

洞庭湖。見本卷上。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俊

至潭州。

見本卷上。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岳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襲周倫。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會朝旨召張俊還防秋。

岳飛忠孝人

見本卷上。飛袖小圖示俊。俊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

岳飛忠孝人

見本卷上。飛袖小圖示俊。俊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

賊。俊曰何言之易。飛曰。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

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見本諸酋。俊許之。飛遂如鼎州。見本黃佐招楊

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

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訖牙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

復遣去。是夜。掩乘其不備而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

其行如飛。傍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在洞庭湖中。舜女木爲巨筏。塞諸港

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

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

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果八日而捷。書至潭。俊歎曰。岳侯神算也。黃

誠斬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俊降。湖湘見本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

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云。同

秋。七月。孟庾罷。

張氏曰。武穆爲將。主之以信義。輔之以籌略。加之以勇敢。又况忠孝者。操于心。故所向無前。成功取捷。則輒可必。雖古名將不能過焉。君子論南漢中興之將。當以武穆爲首稱。

張浚中興
傳覽

臣氏馬傳
三畏齋
范冲舉尹
浮
張浚寫字
稱
蒙古

冬十月。張俊還自潭州。○湖湘平。俊奏遣岳飛屯荆襄。今湖廣荊州。夏熙二府。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見卷五。轉淮東。淮水之東。惟水。在江南。鳳陽府。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賜詔趣歸。及至。勞去問曰。卿著行甚勞。羣寇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俊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歎。置之坐隅。十一月。徵和靖處士尹見本于涪州。涪州。初。金入陷洛。闔門被害。焯死復甦。門人昇項對。至山谷中而免。劉豫聘之不從。以兵恐之。為自商州。今陝西商州。安府商州。奔蜀。治四川成都府。至閬。那。○閬州。今四川保寧府。得程頤易傳。拜受之。因止於涪。今四川重慶府涪州。闕三畏齋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是。范冲舉以自代。○以李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張俊薦其忠也。○金伐蒙古。○蒙古在女真金本之北。唐為蒙兀部。亦號蒙骨斯。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文魚出南海。其形似鱈。無脚有尾。今謂之沙魚。皮為甲。可捍流矢。金主命萬戶胡沙虎將兵擊之。

○內辰六年。命會天。十四年。春二月。以折彥質簽書樞密院事。○韓世忠圍淮陽。金兀朮救之。世忠還。○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今河南開封府陳州。即引軍渡淮。旁符離。秦縣故城。在江南。鳳陽府宿遷州。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

洪凌忌韓
錦衣總馬
立陣前

非審喪之
比

此君素志

董見本搏戰扼其吭阿○喉也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兀朮與

劉猷猷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

遣人語去之曰錦衣驄驄○馬青白色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

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今江南淮陽之民從而

歸者以萬計沈與求罷張俊會諸將于鎮江見本遣張俊屯盱盱○今

韓世忠屯楚州盱張俊每稱二人可倚大事故並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

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八梁氏親織箔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遣去以巾

幘見卷設樂大宴俾婦人妝以恥之故人人奮勵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山陽

遂爲重鎮夏四月起復岳飛爲京湖宣撫副使飛以母喪扶櫬櫬○還

廬山累表乞終制不許國朝是身金革則與宜行禮禮况飛累乞終制則延不許則非尋人之

張俊撫師淮上淮水遣劉光世屯廬州今江南岳飛屯襄陽今湖北楊沂中屯泗州

以圖中原且謂飛曰此君素志也秋七月以陳公輔爲左司諫公輔召

陽以圖中原且謂飛曰此君素志也秋七月以陳公輔爲左司諫公輔召

陳公輔斥
王安石疏

還。見本爲吏部員外郎。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見卷六字說。見本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史記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楊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見卷二安石乃曰。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見卷六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八月。以秦檜爲行營留守。孟庾副之。並參決尙書省樞密院事。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見本實爲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會諜報劉豫將南寇。趙鼎議幸平江。今江蘇蘇州府帝從之。遂命檜庾留守。並參決尙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見本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溫州紹興府。見本又以張俊薦。授醴

張浚薦秦
檜

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鑾閣張氏曰：主相議者檢之奸謀，排和讓者凌之素志，今欲恢復而猶生和議之奸說，是猶抱薪救火，惡能致其撲滅哉。雖然，君子不可獨力也。高宗於檢，所其領曰：示不復用。今也榜舉未乾，君信遂失，厥後武備之死，人徒知秦檜殺之，而不知高宗毀沒殺之也。君子處武穆之類，當首高宗張浚，而從秦檜，則庶乎得其宮矣。

岳飛復蔡州。飛

累戰皆捷。遣牛皋復鎮汝軍。楊再興復河南長水縣。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

至伊洛。見本則太行見卷一帶山砦，必有響應者。已而忠義杜梁興等果歸之。

飛復及僞齊。劉李成孔彥舟連戰。至蔡州。今河南汝寧府克其城。九月，帝如平江。

飛遣兵敗劉豫之衆于唐州。今河南陽府唐縣上疏請進軍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

見本冬十月，劉豫使劉麟、劉猷分道寇淮西。楊沂中等大敗猷于藕塘。追麟

至南壽春而還。劉豫聞張浚會諸將於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於

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

豫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

無休期。從其請，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況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於江上

矣。奈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今直隸大名府清縣以觀釁。於是豫僉鄉

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以犯合肥。見本猷率東路

兵由紫荆山。

在吉州。

出渦口。

見卷三。

以犯定遠。

今鳳陽府定遠縣。

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

今河南汝寧府光州。

以犯六安。

今江南廣州府六安州。

時張浚、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

無兵。趙鼎深以爲憂，移書張浚欲令俊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爲然，乃遣沂中

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赴濠州。

即鳳陽府。

以與張俊合。及劉麟進逼合肥，趙

鼎曰：今賊渡淮。

見本卷。

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

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浚光世沂中

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地。正

所以屏

丙

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

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

見本卷上。

漢

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於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

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

見卷四。

淮

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卽斬以徇。

行示。

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猷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沮，乃引趨定

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於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猷率衆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猷前鋒遇於越家坊。敗之。猷恐孤軍深入。爲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猷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十突入其軍。猷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_{見卷}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於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猷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_{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卽與數騎遁去。麟在順昌。聞猷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去。北方大恐。金人聞豫敗。來詰_{其狀}。始有廢豫之意。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韓世忠敗金人于淮陽。圖趙鼎罷。圖初。張浚在江上。遣參議軍事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旣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_{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與折彥質請帝

回蹕

一見卷

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

倍。乞乘勝攻河南。

到

而車駕幸建康。

見本

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罷其軍政。

鼎言得河南固易爾。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爲將。將卒多出其門。無

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

江

鼎與浚爲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

小元祐
忠正德文

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哲宗初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尙

書賜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也。鼎頓首謝。雲間張氏曰

大抵進取中原。浚與鼎素志也。臣嘗考夫澶州。鼎守禦之策。其略曰。經營中原。當自澶州始。欲

卒蜀。當自前襄始。吳越分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經營大業。無出於此。今鼎反請高宗回蹕臨安。則知鼎也。故浚與浚

見。而自蔡已意。於浚何預焉。且大臣謀國必先公家之急。而後私難也。况浚與鼎好同魚水。其間少有私忿者。皆呂氏以可爲

正。有以致之也。縱不見陳賈竄之舉乎。於時即當去私忿。歸公孝。與浚戮力王室。同心恢復。得任人。復父兄之大難。還

祖宗之舊物。不使王業偏安一隅。而豐功盛烈。特諸鼎始。雖方叔召虎。不足多讓。願不偉歟。今乃不此之務。有若庸

陳賈竄
之非
陳公補乞
禁程氏之
學

人。建子。瑣瑣爭尙小節。鼎亦有所愧焉。又况光世驕惰。不恤國事。宰相非人。尙可罷之。况一鎮之官乎。鼎爭之。無謂也。故

朝延罷之也。綱目之旨微矣。屬國廉簡。見卷一。買竄見卷二。折彥質罷。以張守參知政事。陳

公輔乞禁程氏學。詔從之。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

率從之。倡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頤。頤

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去可濟時用。時方召尹焞。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丁巳。七年。

金天會十五年

春正月。以陳與義參知政事。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以張

浚兼樞密使。

自元豐改官制。樞密院不設使。是復置焉。

何蘇還自金。始聞上皇及太后之喪。帝成服。以張

何蘇

見本卷上

還。始知道君皇帝。帝甯德皇后鄧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

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

今浙江嚴州府

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

去墨。臨戎。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子墨衰絰。

晉女公未葬。故葬公孺子。以四服從戎。故學染其衰而加經。

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

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

見卷三

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

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

之喪。

開禧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無不議也。高宗無厭。復之志。有偷安之心。雖曰判喪三年。期未也。遂何取。

以秦檜爲樞密使。三月。遣王倫

如金。詔以倫爲奉迎梓宮使。陛辭。帝命謂撻懶曰。河南之地。上國旣不有。與

高宗終喪
何足取

岳飛論
惟疏

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圖三月。帝如建康。○以呂祉參謀都督府軍事。張宗元爲參議官。○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遙尊宣和皇后韋氏爲皇太后。○劉光世免。張浚命呂祉節制其軍。○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圖飛自鄂見本卷上。人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鄴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朔論恢復之略。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日月。提兵趨京汴洛洛陽。據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延津縣。陝府今河南河南府陝州。潼關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東。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溶滑見俱上。經略兩河河北。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而請詔飛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治河南汝州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鄴瓊素不相下。一旦發入聲振振也之在上。則必爭。呂尙書呂不習軍旅。恐不足

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後張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沂中

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艱。字然。怒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

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爲念哉。飛旣與浚忤。卽日上章乞終喪服。以

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廬母墓側。浚怒。遂以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同

張氏曰：嗚呼。天不欲祚宋。有賊檢以扼武穆之志。然觀分注。備載張浚武穆之事。則知武穆以公道待浚。浚以私意窺武穆。張浚。忠烈人也。武穆守道篤信者也。豈可同日語哉。綱目大書。岳飛乞終喪制。遂還廬山。則其見飛明決之義昭

矣。繼書張浚。以張宗元。蓋其軍。則其以私滅公之意顯矣。五月。召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實兼侍讀。未至而罷。張浚

薦安國。見本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

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願學。

是入室而不由戶也。自嘉祐。仁宗以來。願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

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

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摛其遺書。羽翼六

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交章

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今湖南安國辭。遂復與祠。六月。沈與求卒。

武穆先見

樊氏死節

張浚死節

飛奉詔入朝。遂遣還鎮。累詔趣促飛還職。飛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悅。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鎮。奏言比者寢閣之命。見本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尙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左傳。信公二十八年。師直爲壯。曲爲老。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今浙江杭州府錢塘縣。臨安治也。僻在海隅。非用武之地。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秋八月。以張浚爲淮西宣撫使。召淮西副統制鄺瓊赴行在。瓊以衆叛降劉豫。執呂祉殺之。時以王德用爲淮西都統制。鄺瓊副之。瓊與德素不相下。瓊、增、謀叛。德遣將劉豫執祉殺之。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德妻樊氏持帛自縊以殉。聞者哀之。九月。張浚免罷都督府。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去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讎恥之大。帝未嘗不改容涕洟。制。自目曰洟。自鼻曰洩。事無巨細。必以咨浚。及鄺瓊叛。呂祉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誰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爾。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都督亦罷。以趙鼎爲尙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冬十月。安置張浚于永州。浚既去。

位。言者論之不已。欲遠竄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己之詔。鼎言浚已落職。帝曰。浚罪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嶺南。嶺南。治廣東廣州府。鼎留不下。詰乞且明且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爾。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祕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為言。帝意解。遂以祕書少監分司西京。洛陽。永州。今湖南永州府。居住。李綱。見本卷上。聞之。馳奏曰。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閏月以尹焞為崇政殿說書。初焞被召。見本卷上。以疾辭。范中奏給五百金為行資。命漕臣至涪。見本卷上。親遣焞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焞至九江。江今遂留不進。張浚言焞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即九江。守臣疾速津送。焞至建康。見本卷上。復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矣。趣促召入見。命為祕書郎兼說書。張俊棄盱眙。見本卷上。還建康。金人襲汴。汴州。今河南開封府。宋舊都也。見本卷上。執劉豫廢為蜀王。立行臺尙書省于汴。韓世忠岳飛請伐金。收復中原。不報。

十二月。王倫還自金。尋復遣之。○倫還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逾五日。復遣倫奉迎梓宮於金。

○戊午。八年。

金天眷元年。

春。正月。張守罷。

○帝議還臨安。

張守言建康自六朝。

孫吳。東晉。宋齊梁陳。

爲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遂求去。出知婺州。

見本

○二月。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

安國寶文閣直學士。○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賜諡文定。安國彊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斯民。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以罪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風度凝遠。視天中萬物。無一足嬰也。其心自渡。

謝良佐稱
文定

秋傳爲高
宗山作

高宗無意
中原

趙鼎極奏
檜

愚教復先
見

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焯爲稱首。謝良佐嘗語去人曰。胡康侯。安國字

如大冬嚴雪百草萎。

枯也。

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

靜軒胡氏曰。春秋孔子制書。示百王之大法。實褒貶之筆。公。胡非發明

其顯微。何以開揚其奧旨。左氏存傳。泛而不切。顧梁有傳。直而不據。皆未足以發明之也。安國書心二十餘年。作爲本書。其間辭顯而幽。提綱挈目。誠有益於治天下國家之良規也。所謂啓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之意耳。雖然安國春秋之傳。蓋爲高宗而作也。使其讀此能知大義。遠近復寤之志。慨宏擴狹之心。詎可北面而事虜哉。惜其散闕已深。終莫能悟也。綱目書此。蓋深美之。

帝自建康至臨安。見本自是始定都矣。高宗至是。誠無意於中原矣。苟有志於中原。當必棄祖宗之土地。忘父母之仇讎。而命安於一時也耶。此書定都。不可貶而其義自見。三月。以劉大中參

知政事。王庶爲樞密副使。以秦檜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初。

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

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爲檜所

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

以其言爲過。陳與義罷。夏四月。詔王庶視師江淮。庶至淮。淮水。在江。南。風。陽。府。上。遂

移張俊下。張宗顏軍淮西。治河南汝寧府。巨師古屯太平州。見本分韓世忠二軍屯天長

見本。泗州。見本緩急爲聲援。以劉錡軍駐鎮江。見本以固根本。五月。王倫偕

見本。泗州。見本緩急爲聲援。以劉錡軍駐鎮江。見本以固根本。五月。王倫偕

魏孔珍田

金使來。○**倫**至會寧。金舊都，今盛京。奉天府開原縣。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撻懶自河南

還。言於金主。請以廢齊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蒲盧虎議以河南陝西地

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六月。賜衍聖

公孔珍衛州今浙江。凡百頃。以奉先聖祠。事。時亦儲於節也。田。○**秋**七月。彗星。○**見**王倫復如金。秦檜復

如金。定和議也。○**八月**。金始頒行官制。說三師三公三官。六曹。監院寺監等官。○**金**以會寧爲上京。臨潢黃府爲

北京。○**會寧**。卽海古地。金之舊土。初稱內地。至是。升爲上京會寧府。改遼上京

臨潢府。在奉天府遼陽州。城北。漢水南。爲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今山西大同府。南京大興。今直隸順天府大興縣。中

京大定府。見本卷上。則仍舊云。○**冬**十月。罷參知政事劉大中。○**大中**與趙鼎不主

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爲侍御。振入臺。卽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

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矣。○**趙鼎**罷。○**初**中書舍人潘良貴

以戶部侍郎向子諲丙奏事久。叱之退。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爲之辨。帝欲

併逐同。鼎奏子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中張致遠。謂

不應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書黃。不草。副也。帝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

秦檜薦蕭

秦檜留身
奏事者三

句龍淵淵
爲秦檜謀

也。帝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鼎。秦檜繼留身奏事，及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鼎乃引疾求罷，且言臣議論出處與劉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見本入辭，言於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悌之說脅制陛下者。將行，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自再相，無所施爲，或以爲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瘦當靜以養之。若復攻攻，石賊劇病。必損元氣矣。後王庶人對，帝曰：趙鼎兩爲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虞，他人所不及。以句龍龍，姓。淵爲御史中丞。先是宰執人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左傳：文公十七年，昆首畏尾，身其餘也。多持兩端。見下此不足以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不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爲患。中書舍人句龍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卽擢如淵爲中丞，劾

異議者。卒成其志。○金以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以通古

○先是。王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

則答以大河爲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

諭江南之名。帝歎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邪。初。秦檜主和

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

因力論和議之非。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爲名。世忠

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

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靜軒周氏曰。不蒙國策。而曰江

聘。而曰來言。綱目略無隱諱者。與宋也。高宗忘父母之大難。信敵以之欺已。排斥正士。殺意和衷。而以詭諭爲名。縱復何

南陝西之地。得不償失。思存益置。別來言而未來歸者乎。宋人據陝西。固不成國。君不成君。臣不成臣。而三綱於是掃地

矣。雖得天下。其○十一月。以孫近參知政事。○罷直學士院會開。詔羣臣議和金

得失。貶樞密院編脩官胡銓。監廣州都鹽倉。○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會開。

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

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

韓世忠四
上疏

廉恥道實
三綱掃地

曾陶不草
國書

張繼等十
九人極言
不可和

李綱諫和

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高麗，本宋正朝，稱臣納貢。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諷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尙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然猶慮羣言，乃詔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己受和。在朝侍從臺諫，其詳思條奏和好，去聲得失。於是開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矼、亮李綱、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瑄、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許忻、趙雍，皆極言不可和。提舉洞霄宮李綱亦上疏言：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還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見本不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爲此名，以遣使，其要猶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自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爲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憚

同變。盧舍反。○亦食也。左傳。儲公二十四年。狄人圍食。王又啓之。

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

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騎入覲。或使移易宰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

稅。或脔宜削前漢書董仲舒傳。民日設月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

胡銓抗疏
議和議

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省。胡銓抗疏言

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

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

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陛下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

祖宗之位。爲金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污夷狄。祖宗數百

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

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

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欽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

誰不以此說啗淡餌之也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尙

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

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五。見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臣竊請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五代。晉石敬瑭。臣事契丹。孫近傅附會檜議。遂得參政。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事。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尙能折衝禦侮邪。武臣折衝曰禦侮。詩大雅。予曰有禦侮。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短三人頭。竿之繫街。在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門內。舊有繫車馬。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三。見卷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幼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今廣西平樂府結舍中書舍人。給事中及中書舍人。臺諫及朝臣多救之。檜迫於公論。翌日。改銓監廣州。今廣東廣州府都鹽倉。宜興今江南常州府宜興縣。進士吳師古優美。二音。到也。其書於木。金人募之千金。朝士陳剛中

以啓事賀銓之謫。師古坐流袁州。

今江西袁州府

剛中謫知虔州。

今江西虔州府

安遠縣。

屬贛州府

皆死焉。晏敦復謂人口。頃言檜姦。諸君不以爲然。方今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

邪。王庶罷。

庶言不可和。上疏者七。秦檜繼其說。遂罷爲賓政殿學士。知潭州。

十二月。以李光參知政事。

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有人竄。欲陷之何抑榜。以息浮議。乃請於帝而用之。

以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

己未。九年。

金天眷二年

春正月。大赦。

以金國通和。大赦江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

樓炤草敕文。略曰。乃上穹。

天也。天形穹隆。故稱。

開悔禍。

悔前日之禍。宋而轉而附之。左傳。公十一年。天其以譴悔禍於我。

之期。而大金

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

見本卷上。

上疏言。燕雲。

見本卷上。

之舉。其墜不遠。虜自宣和。

徽宗

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

家。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

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

解同。

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讐。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願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

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蓋自堯舜以

來。人主奄。

忽也。又。

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

見卷一。

可以削平禍難者也。前

張浚疏諫和議

後凡五上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

見本

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

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銜

恨也。

之。及赦至鄂。飛又上疏。力

陳和議之非。至有原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

河北

睡手燕雲。終欲復讎。而

報國。誓心天地。尙令稽

啓

首以稱藩之語。疏入。檜益怒。遂成讎隙。和議成。例加

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

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譽。平之。

飛乃受命。吳璘在熙州。

見卷六

其慕

客

之客

擬爲賀表。璘愀

然

之

慄

助

曰。在朝

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可

也。二月。遣判大宗正。自士儂。

兵部侍郎張燾

詣河南脩奉陵寢。初。史館

校勘范如圭。以書資秦檜。力諫和議。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

爲此。必遺臭萬世矣。及金人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爲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

圖。旣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還。何以慰神靈。羣民志乎。帝泣

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卽日遣士儂等往。檜以如圭不先白己。益怒。如圭遂謁云。

續編萬尹
序

以尹焯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辭不拜。先是。資善堂見本。翊善朱震疾亟。

薦焯自代。帝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厥病惜之。趙鼎曰。尹焯學問

淵源。可以繼震。乃除焯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至是。改命焯以和議爲非。固

辭不拜。以王倫爲東京京林留守。命倫交。以吳玠爲四川宣撫使。玠與金人

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和議之成。帝以玠功

高。授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見本。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手

札以賜。至則玠病甚。扶掖受命。三月。王倫至汴。金人歸河南陝西之地。兀朮

渡河而去。移行卒於大名府。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命炤宣諭陝西。炤至鳳翔。今陝西

承制以楊政爲熙河見本。經略使。吳璘爲秦鳳見本。經略使。屯內地以保蜀。郭

浩爲鄜延見本。經略使。屯延安以守陝。炤倚秦檜勢。妄自尊大。且好貨。失將士

心。罷權吏部尙書晏敦復。和議之初。敦復力詆屈己之非。秦檜使人誑

之曰。公若曲從。兩府中書。且夕可至。孰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況吾

蓋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權吏部甫踰月。罷知衢州。見本

竊桂之性
到老愈辣

李世輔忠

吳玠將略

吳玠身當
蜀劍

張燾直言

胡世將不
改吳玠之

五月。李世輔自夏來歸。賜名顯忠。世輔，梁德善閩人。自齊以來，世輔將尾九族都巡檢使。世輔年十七，隨父水奇，出入行陣。金人陷延安，搜水奇父子官。水奇聚泣曰：我宋

段也。世輔適風乃為殺用耶。會劉傑令世輔帥馬軍赴東京，乃密遣其客盡謀，以鐵書封可在，及陳勝。元龍控世輔知同州，以計執金徽高曉，欲歸朝。金兵追之急，乃縱之。世輔懼老幼長驅而北，至麟州。急遣人告水奇，水奇即率家出城，至馬

娘谷，為金人所及，索屬三百口皆遇害。世輔再覓夏人問其故，世輔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言，願得二十萬人，生擒高曉，取陝四五路歸於夏。夏主以世輔為延安招撫使。世輔至延安，掘楊州兵，行至麟州。吳玠遣詣楊州於長安，煇遂之朝。

世輔乃率部下三千南來。夏主乾順卒。子仁孝立。仁孝，改元大慶。號乾順曰崇宗。開府儀同三司四川

宣撫使吳玠卒。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

兵本孫吳。見本務遠略，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

身為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為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

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卒年四十七。贈少師，諡武安。自富平之敗。見本金人

專意圖蜀。徵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士儻張燾還自

河南，出燾知成都府。張燾奏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太祖水高陵而下，皆燾發掘。而哲宗水峯陵，至基路。雖

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復此讎也，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讎之大事。帝問諸陵

寢何如。燾不對。唯言萬歲不可忘此賊。帝黯然。深慘秦檜患之。出燾知成都府。

今四川秋七月，以胡世將為四川宣撫副使。世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初除

規

金人執王倫

宣撫諸將皆賀。世將語去之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知虜情。朝廷所以遣來者。襲

國家故事。以文臣爲制將爾。軍事一無改。吳宣撫之規。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

也。諸將皆拜謝。金宋王蒲盧虎等謀反伏誅。金蒲盧虎自以太宗長子。殺穆光基。克王璽等親爲左相。後用之。遂懶方於兵柄。遂相與謀反。

事覺。蒲盧虎。說者說。皆代誅。以益懶屬。時不聞。王倫如金。金人執之。兀朮言於金主曰。撻懶蒲盧虎主

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卽遣介副使具言於朝。

會孟庾至汴。時秦檜以孟庾。兼東京留守。倫卽解留鑰。鄆留守之職。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今直隸真定府

州。定會撻懶等反。金人執之。乃遣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

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徙倫拘於河間。今直隸河間府以待報命之至。時皇后郝氏崩於

五國城。見本卷上。金人秘之。金以撻懶杜充爲行臺左右丞相。八月。撻懶以謀反

誅。冬十二月。李光罷。光初謂可因和爲自治之計。故畧榜不辭。見本卷上。及秦

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

檜於帝前曰。檜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金蒙古襲敗金人於海

嶺。金胡沙虎將兵攻蒙古。嶺盡西道。蒙古追襲之。大敗其衆於海嶺。蒙古胡沙虎。但其本卷上。層世卷之。所以志金亡國之本。

蒙古敗金

李綱一世偉人 綱字定壽

高宗賢不用張浚 劉錡則昌之運

庚申十年。金天眷三年春正月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

初將以同裴，委附各極力贊相，遂至是以將為工部侍郎，充迎使，莫將亦至。

觀文殿大學士隴西今陝西臨洮府公李綱卒。綱卒於福州。介州府年五十八。贈少

師。謚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

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

遠人所畏服如此。綱子曰：綱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護

綱之賢，使得專力殫慮於靖康也。夫聞，莫或成之。二帝何至於此行，而宋豈幸於南渡之偏安哉。

夏四月，韓侂胄罷。五月，金兀朮撤窩喝分道入寇。兀朮，契丹後裔，河東人。撒

復陷河南陝西州郡。秦檜以其言不讎，善也。詩大邪，謂之福。無言不讎。甚懼，謂給事中馮檜曰：

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浚。向致浚。向致浚，向致浚。未測上

意。然上意不可測。君其為我探之。檜人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

戎機付之。帝正色曰：甯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詔吳玠同節制陝西

諸軍。六月，璘敗金人于扶風。今陝西鳳翔府扶風縣。復其城。撤窩喝走鳳翔。由是金人不放，撤窩喝分屯之，卒得全師自還。

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兀朮走汴。初，錡赴東京。汴京。至渦口。見本。

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鎬曰：此惡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

下。鎬與將佐舍舟陸行。至順昌城下。謀○今報東京已陷。因與知府陳規議。斂

兵入城。爲守禦計。乃寘置家寺中。積悉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

毋辱敵手也。於是軍士皆奮。時守備一無可恃。鎬於城上躬自督勵。取劉豫時

所造癡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畢。而金兵遂圍城。

鎬募壯士五百。夜斫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辮髮者輒殲尖。

之。敵衆大亂。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兵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卽索鞞鞞。

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鎬遣耿訓約戰。兀朮怒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鞞鞞。

同。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乃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

遲明。鎬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在鳳陽府。太相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

渴死。毋飲於河。時大暑。敵遠來疲弊。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鎬士氣閒暇。軍

皆番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敵力疲氣索。乃出接戰。敵大敗。兀朮拔營

去。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旣而洪皓

直用鞞尖
鞞
浮橋濟敵

洪皓自金
密奏

岳飛將京
西之捷
川及涇州
之捷

耕大荷蘭
號甲

夜未易
當

見本
卷上

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燕山見本卷上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

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

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岳飛遣兵敗金人于京西。帝賜飛札曰。設

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臯楊再興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

諸郡。又命梁輿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

自以其軍長驅以闚苦蓋及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

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飛將李寶牛臯相繼敗金人於京西。樓炤罷。遣使

諭岳飛班師。時奏極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閏月。金人寇涇州。今陝西平涼府涇州。經略使田晟破

走之。岳飛收復南河州郡。韓世忠遣兵復海州。世忠使王勝等復海州。

父老衰。精也。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

過。耕夫皆荷鋤而觀。張俊使王德復宿州。金人棄亳而遁。俊入亳。遽還壽

春。俊遣統制王德復宿州。金守將馬秦降。宿州屬江南鳳陽府平。德乘勝趨亳州。屬鳳陽

與俊會於城父。南。故城在亳州。時鄺瓊見本卷上與葛王烏祿在亳。聞德至。日夜又未易當

王夜？

也。卽遁去。德入亳州。請於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勝進取。俊不從而還。壽春。今

州府

初。德以十六騎徑入隆德府。

今山西

縛金守臣姚太師獻於朝。欽宗問狀。姚

對曰。臣就縛時。止見夜叉耳。由是人呼爲王夜叉。圖安置趙鼎于潮州。圖秦檜

惡鼎居越。

越州卽紹興府。見本卷上。

偪已。徙知泉州。

今福建

又諷司諫謝祖信等論鼎嘗受張邦

昌僞命。遂奪節。提舉洞霄宮。鼎自泉還。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又諷中丞

王次翁論其乾。

干

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

民○錢。賈也。

謫官居興化軍。

清化府。

次翁及右

諫議大夫何鑄論之不已。乃貶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今廣東安置。圖秋。七月。以

王次翁參知政事。圖秦檜薦次翁爲中丞。故凡可以爲檜地者。無不力爲之。及

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兀朮。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

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至

戒。帝深然之。檜德其言。遂引同列。由是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撼搖矣。圖岳飛

擊走金兀朮于郾城。

案

追至朱仙鎮。大破之。遣使脩治諸陵。圖飛留大軍於穎

昌。

今河南開封府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今開封府兵勢甚銳。兀朮大懼。

岳飛圖境
之捷

今河南開封府

命諸將分道出戰。

自以輕騎駐郾城。

今開封府

兵勢甚銳。

兀朮大懼。

岳飛破揚
子馬

岳飛奉詔
奔師

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尸布野。兀朮以拐飛上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斫也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弈見本。雲將背嵬見本。戰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塔夏金吾。飛又使梁興會太行見本。忠義見本。兩河河北豪傑。敗金人於垣曲今山西平陽府垣曲。又敗之於沁水見本。遂復懷衛州見本。斷類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在開封府城西。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還汴。飛檄檄也。陵臺令行上。視也。諸陵。葺治之。圖以楊沂中爲淮北宣撫副使劉琦爲。圖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圖兩河豪傑李通等帥衆歸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見本。相見本。

攝請以岳
爲號

澤路見本晉見卷上絳見本汾見同晉見同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

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項益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

燕見本上。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治直隸大名府無一人應者。乃歎

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刃爲金將烏陵思謀。素驍勇桀黠。入開

符岳家軍
來即降

也。○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卽降。金將王鎮崔慶李觀

記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龍虎大王之將斂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

直低黃龍
府痛飲

國來降。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見本與諸君

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盡淮淮亦在江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謂班也師。飛

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被衣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

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

不可久留。乞連詔還。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

廢於一旦。乃自鄜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訴曰。我等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

去。我輩無瞧類。見本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我不得擅留。哭聲振野。飛留五

一日本十
二金字牌

書生叩馬
諫兀朮
書生直言

秦檜因葛
世之罪人

張九成從
楊時學

日以待民徒。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漢水在湖廣漢陽府上六郡閒田處之。初兀朮

敗於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朮曰。岳少

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汴京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

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

飛還。兀朮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飛至鄂見本。力請解

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諱軒周氏曰。嗚呼。宋事至此。沒不可爲矣。是時諸將

軍食盡。以迎王師。誠應天順人。機不可失之際也。苟能假以歲月。莫或挽之。如易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則不惟岳

飛可復。而幽燕亦可復。不惟疆域可清。而沙漠亦可清。惜其功業粗布。羈抑復生。使忠臣義士。徒有棄館之歎。終不能過河

與之一決。可哀也已。由是飛宵旰旃旆。河南隨路。是則宋人知有江南。而不知有江北。噫。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雖然。庶師之

計。皆棄捨所尸。其欺君誤國。擄嬰羅織。是固萬世之罪人也。或以飛雖被誣。遂而前進。克復良物。以功贖罪。不亦可乎。曰

噫。君命召不俟駕。遂而前進。則是有跋扈不臣之心。况十二金牌。一日迭至。雖功蓋天。

九成等官。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乃貶九成知邵州。今湖南八月。貶祕閣脩撰張

懷甯縣。陳剛中知安遠縣。見本凌景夏知辰州。今湖南樊光遠閬州。見本學教授。

毛叔度嘉州。今四川司戶參軍。九成從楊時學。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及

爲刑部侍郎。會金人議和。九成言於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耳。

九成不可苟安

王忠植死節

命封孔璠爲節聖公 予金而遣宋

因陳十事。云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罷相。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者。帝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

楊沂中軍潰。于宿州。見本走還泗。見本金人屠宿州。九月。遣使諭韓世忠罷兵還鎮。時將大帥皆還鎮冬十月。金撒謨喝陷慶陽。河東經略使王忠植死之。忠植本河東。治山西大原府步佛山忠義人。以復石代等十一州功。授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及撒謨喝犯慶陽。今陝西慶陽府知府宋萬年拒守。胡世將檄移文忠植以所部救慶陽。行次延安。今陝西延安府叛將趙惟清執忠植詣撒謨喝。撒謨喝使甲士引至慶陽。城下諭降。忠植大呼曰。我太行忠義見本也。爲虜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撒謨喝怒詰之。忠植披襟曰。當速殺我。遂遇害。萬年以城降。後贈忠植奉國軍節度使。謚義節。臨安火。十一月。金封孔子後璠爲衍聖公。時金主興禮樂。立孔子廟於上京。求孔子後。得四十九代孫承名。即璠。遂封之。十二月。金始置屯田軍于中原。國置屯田於中原。則兵民既處。且耕且守。民無疑貳之意。兵有就饋之資。而中原浸不可復矣。特書曰。始所以予金而遣宋也。金既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

女真

金本

奚契丹

種名

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

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其衣。若遇出師。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

見本南

至淮

見本

隴

今陝西

之北。俱有之。皆築壘於村落間。

辛酉。十一月。金兀朮陷壽春。入廬州。詔張俊等將兵救之。二月。

王德復利州。兀朮自敗後留屯京毫。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軍還。

乃攻陷壽春。遂渡淮入廬州。詔張俊楊沂中帥兵赴淮西。岳飛進兵

江州。尋詔韓世忠引兵往援。時兀朮自合肥。趨歷陽。遊騎至

江。張俊議分軍守南岸。王德請急擊之。卽渡采石。後督軍繼之。宿江中。德

曰。明日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利州。晨迎俊入。兀朮退保昭關。楊沂中劄錡取

德。又敗韓常於含山縣東。又敗兀朮於昭關。復含山及昭關。楊沂中劄錡取

金兀朮于柘臯。遂復廬州。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

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兀朮

以柘臯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兀朮夾石梁河而陣。河通

王德和州
之捷

揚劉柘臯
之地

巢湖。在巢縣西。廣二丈。鑄命曳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

也。而坐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諸軍俱

至。惟俊後期。與諸將分軍爲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

機會。復何待。卽與鎬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

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恃長斧如牆而進。虜遂大敗。

德與鎬等追之。又敗於東山。在江南鳳陽府野貽縣東。虜望見驚曰。此順昌見本旗幟也。卽走

保紫金山。在鳳陽府壽州。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旣而兀朮復親帥兵

逆戰於店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敗走遂復廬州。金主親祀孔子。

三月。張俊楊沂中劉鎬奉詔班師。金人陷濠州。即鳳陽府。俊使沂中救之。敗績。乃皆還

岳飛帥兵救濠州。不及。還次舒州。今江南安慶府。金兀朮渡淮北去。

孫近罷。夏四月。以韓世忠張俊爲樞密使。岳飛爲副使。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離制。欲

命。乃有是。罷三宣撫使。五月。詔張俊岳飛如楚州。見本閱軍。張俊知秦檜欲罷兵。言請以所

楚州。俊欲將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保計。俊不悅。六月。進秦檜爲尙書左僕射。

良斧如鑄
而遊
此順昌旗
幟

張俊附秦
檜
岳飛諫
楚州城

嶺山三經

義婦

王居正三

經辨學

二君有功

聖門

秦繪力証
飛岳飛

秋。七月。以范同參知政事。罷淮北宣撫判官劉鈞。鈞自順昌之捷驟貴。張

俊楊存中時浙中屬名存中嫉之。至是。二人言於朝曰。淮西之役。豫州之陷岳飛不赴援。劉鈞

戰不力。秦檜信之。遂罷鈞兵。命鈞知荆南府。今湖南八月。罷知溫州王居正。居

正立朝。累與秦檜忤。且力辨王安石父子考之學行之非。自兵部侍郎出知溫

州。今浙江檜猶忌之。諷中丞何鑄。劾居正為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居正

之學。根據六經。易書詩春秋禮樂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解。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

吾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為詩書周禮辨學三十九卷。與時書同進。二書行。天

下遂不復言王氏學。自古邪不能害正也。然能害之於暫。不能害之於久。譬猶陰翳毒霧。安能常蔽白日乎。昔也嶺山居正之書不出。王氏邪說盛行。二君之書一出。則王氏邪說立阻。二君其有功於聖門也。多矣。

罷岳飛奉朝請。飛以恢復為己任。不肯附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

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恚裏〇怨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邪。兀

兀遺奇夢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

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諫議大夫

方參俟奇〇。高覆姓。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暫至舒。見本。而卷上不進。比與張俊

疊陣法

此古東伍
令

吳璘
駐馬

按兵淮上。欲棄山陽。即楚州見本卷上而不守。乃罷爲萬壽觀。使奉朝請。見卷二九月。吳璘等收復陝西諸州。詔班師還鎮。圖吳璘進兵拔秦州。屬陝西發昌府聞金統軍胡蓋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圈。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鏃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精代。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尖○於此乎。璘曰。此古東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進次剡。剡上家灣。時胡蓋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犯。璘先以兵挑之。見卷五挑戰胡蓋出寨。見本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裘駐馬。數也。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蓋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首領爭來附。而楊政拔隴州。見本郭浩復華州。屬陝西西安府入陝州。屬河南河內府矣。詔至。璘卽自

秦檜誘
下岳飛獄
張俊爲秦
檜謀殺岳
飛兒

臘家城引兵還河池。

今陝西漢中府鳳縣。

浩還延安。

今陝西延安府。

政還鞏。

鞏州今陝西鞏昌府。

世將惟浩歎而已。

莫將還自金。

兀朮欲誦和，其得久留於金，乃縱之歸，以遂意。

冬十月。

詔以魏良臣爲金國稟議使。秦

檜矯詔下岳飛于大理獄。秦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

事者優與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

不肯。俊因劫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鵬兒，以

姦貪屢爲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

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爲狀付

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據襄陽。

見本卷上。

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憲赴鎮

江行樞密府。憲未至，俊預爲獄以待之。俊親行鞫。

鞫，鍊也。

使憲自誣，謂得飛

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檜至

臨安，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

心。檜矯詔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

命中丞何鑄大理寺周三畏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

賢聖忠
國四大
字

有舊泔刺字以膏澆之。盡忠報國四大字。滿入庖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寃。白

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

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方俟高。高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

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

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逗留事。見本卷

日雜定之。傳飛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

正。寺士儻起。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

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

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韓世忠罷。世忠深以和議

爲不然。及魏良臣使金。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帝不聽。而世忠

連疏乞罷。遂罷爲醴泉觀使。封福國公。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

聲去。驢攜酒。從一二童奴。縱遊西湖。在杭州。以自樂。澹然若未常有權位者。平時將

士儻救岳

莫須有

跨驢攜酒

比高宗之
秦檜殺岳
飛

武穆忠孝
却名妹辭
替第論太
平用兵

佐。罕得見其面。

開創世界之識通武穆。所謂見其面高飛。魚對釣而欲進。賊槍之勢。可畏矣。

十一月。范同罷。和議成。以何鑄

簽書樞密院事。奉表稱臣于金。

兀朮以蕭毅邢具瞻爲審議使。與魏良臣偕

來。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鄧。

見卷六。

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

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命鑄往使。鑄至汴。

汴州宋舊都。今河南開封府。

見兀朮。遂如會甯。

比高宗之
秦檜殺岳
飛

卷上。見本。

之地以卑。

見本。

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

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

憲皆棄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

嶺南。廣州府。

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怨。下大理獄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進

秩。洪皓

見本。

在金以蠟書

以蠟封丸。說書其中。

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

死。諸酉酌酒相賀。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歸名妹。

美女。

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邪。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爲飛營第。飛辭

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大

替以少輩

謀定後戰
繼岳家軍
難

高宗建萬
里長城

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飛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有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門在東京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見本其戰兀朮於潁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見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見本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史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韓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雖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若續道濟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怒。自棄其中原。故恥於飛。嗚呼冤哉。

壬戌十二年。金皇統春二月。進封建國公瑗。見本爲普安郡王。封崇國公琬。見本爲恩平郡王。詔諸州脩學宮。何鑄還自金。初。蕭毅至臨安。帝曰。朕

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不然。朕

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助往。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

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稅之。庶彼有

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爲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曹助再三懇請。金

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三月。放齊安

王士儻于建州。秦檜惡其救岳飛也。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卒。以鄭剛中代之。夏。四月。

金使人以袞冕來冊帝。金遣左賓客使劉子以袞冕主冊。册帝爲大宋皇帝。否音括。六月。何鑄罷。秦檜以鑄不傳。會岳飛之職。遂出知密州。

秋。八月。以力俟庶參知政事。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

后邢氏之喪。張栻帝易總服。不安龍德殿宮。皇太后韋氏至自金。后于臨安。入居慈寧宮。九月。以孟忠厚爲

樞密使。充樞密使。總樞使。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以相好。或也。遣使如金。沈昭遠賀生辰。楊憲賀正旦。金樞密丹例不欲

兩按使人。故併遣使。蓋如之。冬。十月。檜檜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于永固陵。以懿節皇后祔。葬改陵。

在會以程克俊簽書樞密院事。進封秦檜爲秦魏兩國公。辭不拜。以太后同龔推恩也。檜以封

國與蔡京同故辭。十一月。張俊免。初。俊贊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

劉光世不
遠避岳遠

作大學作
景靈宮

及和議定。諸將罷。而俊無去意。數檜諷臺臣江邀其論之。遂罷爲節度使。充禮
泉觀使。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見本。○劉光世卒。○先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
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爲國任事。早解兵柄。與時浮沉。不爲秦檜所忌。故能竊
寵榮以終其身。方之韓岳。不逮遠矣。○徽猷閣待制致仕尹焞卒。○如質直弘
毅。實體力行。程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詔祕書
少監秦熹希脩日歷。○秦檜無子。取妻兄王煥孽子熹養之。南省部擢爲第一。
檜以爲嫌。進士陳誠之策。專主和議。乃以爲首。熹次之。歷官祕書少監。檜自知
不爲士論所與。乃以熹領國史。自檜再相。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將易焚
棄。因以太后北還爲己功。自領其事。使著作郎王楊英周執羔上之。○孟忠厚
罷。○忠厚始以外戚貴顯。然能避權勢。不以私干朝廷。秦檜忠厚之僚壻也。未
嘗親附。至是。檜諷臺諫。引故事外戚不預政。罷之。

○癸亥。十三年。金皇統三年。

春。正月。作太學。

以岳飛宅爲之。

○二月。作景靈宮。

遺官自温州奉迎祖宗神御。

至。遂詣天京。開四殿告遷。

○夏。閏四月。立貴妃吳氏爲皇后。

○后開封。

今河南開封。

○人年

徽宗及顯恭顯祖二后神御。并奉安焉。○國風州見本卷上。

○夏。閏四月。立貴妃吳氏爲皇后。

○后開封。

今河南開封。

○人年

洪皓忠實
日月
雖蘇武不
能過

十四。選入王邸。

四見卷

帝既即位。后常以戎服侍左右。習書史。善翰墨。寵遇日隆。

累進貴妃。帝憐邢氏。在金。虛中宮以待其還。至是。秦檜累表請立后。皇太后亦

以爲言。帝從之。王次翁罷。○六月。程克俊罷。○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

還自金。

○圖直書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意不詳也。

○自建炎

高宗

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

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

矣。皖居冷山。

見本

距會甯

見本

二百里。屢因謀

見本

者密奏敵情。且方言和議

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章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甯否。幾

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流落於金者。盡力拯整救

之。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

二見卷

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諡。金人所憚。

乃不得用。錢塘

臨安治。今統州府錢塘。

暫居。爲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

意乎。檜不懌。遂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

賈

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

西饒州府。

邵被囚祚山。

見本

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爲殿院。

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勵。豫怒。械於獄。久之。復送於金。拘之燕山。

見本卷上。

僧寺。從

者皆莫知所之。金復徙之會甯。

見本卷上。

及還。人見。除祕書脩撰。主管祐神觀。司諫

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改台州。

今浙江台州府。

崇道觀。命副王倫使金。

見本卷上。

既就館。守之

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

分。

問。

必死。豈應今日說。

記。

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

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

有節。

見本卷上。

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

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誡之曰。此南歸之

漸。弁曰。豫國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

餼。饋也。

饋。客牛食。

遺。

去聲。

以困之。弁忍飢待盡。誓不爲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

欲易其官。弁曰。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以書訣洪皓

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

曰。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此皆知時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

柴弁義不
先歸

臥起與印
俱

卷六經制
石上學
復置三館

樂平水門

胡宏移書
高閔

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金人以黜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秦檜惡其言。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祕閣而卒。置三館。刻石于太學。冬十二月。金人來聘。實正且他自是成知之。復置三館。上謂宰執曰。人才須素養。太宗置三館。見卷六。養天下之士。至仁廟。仁宗朝。人才輩出爲用。今日若不興學校。將來安得人才用邪。

甲子十四年。金皇統四年。春正月。樂平水門國水者段頌。樂平水門異之。易者自有書。以平。吳其能多。然未開水門者。此細目之所特書也。樂

平縣屬訂西何衝里田隴數百頃。百畝頃。田中水類爲物所吸。聚爲一。直行高平

地數尺。不假隄防。低房。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

聲如雷。穿牆毀樓。二水門於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各復故。二月。方

俟燕罷。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貞祥奉。三月。帝謁孔子廟。遂視學。國學大成

殿成。司業高閔表請帝視學。從之。止輦。見卷五。於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教化堂。

命禮部侍郎秦熹執經。高閔講易泰卦。胡宏見其表。移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

初禁野史

閩浙大水

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劫制於強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之大讎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大辱而爲大恩。閣始下目覩忘讎滅理。北面敵國。以苟晏安之事。猶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旣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從而爲之詞。欺罔執甚焉。宏安國子也。國議高因請帝親學假文。然尚宗之時。乃也香鑿。則之時也。立泰之世乎。劫案實之。何其富哉。夏四月。初禁野史。○從秦檜請也。後請著作郎林機言。有失意之人。匿迹近地。窺伺朝廷。作爲私史。以售其邪說。請禁絕之。復下詔申禁之。釋軒前氏曰。大抵史者。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者也。登一人之私。而禁。則自呂秦以至於今人。皆不知聖賢之訓。是非非倒。黑白不分久矣。善乎。呂東萊曰。史官爲世是非之權。衡萬不能奪。管蔡不能壓周公。趙盾不能改重耳之善。苜氏不能奪兩史之歸。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昔司馬遷作史記。武帝惡其直筆。削落其事。然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揭。高則決。窮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善。安能擬天下之筆乎。書曰。禁野史不。誠始也。○閩視音你。止也。五月。樓炤罷。以李文會簽書樞密院事。文會劾趙鼎之。遂命文會代炤。自是執政免。即以言者代之。閩福建浙浙江大水。○內侍右武大夫白鏐。從皇太后北歸者。因閩浙大水。宣言變理。見卷六。乖整。同洪皓名聞華夷。願不用。鏐館客張伯麟。嘗題太學壁云。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見卷一。秦檜怒之。俱坐誅。

趙鼎謝表
曲老摺強
論許

內簡詳

謗刺

或

配錮於萬安軍。

今廣德軍州

伯麟於吉陽軍。

今廣州

罷皓提舉江州。

今江西

太平

觀。

○秋九月。徙趙鼎於吉陽軍。

○鼎在潮。

見本

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挂口。有

問者。引咎而已。先是。鼎請正建國公。

見本

皇子之號。檜言鼎欲立皇太子。是待

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至是中丞詹大方希檜意。劾鼎與其黨范冲。

見本

上。邪謀密計。轉相扇惑。以儆。無妄之福。蓋指皇子而冲嘗爲翊善故也。遂移

鼎吉陽。鼎謝表有曰。自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

曰。此老掘強。猶昔。○冬十月。何若請黜程頤之學。○右正言何若指程頤

張載。

見本

遣書爲專門曲學。請戒內外師儒之官。力加禁絕。秦檜從之。○十二

月。李文會免。以楊愿簽書樞密院事。○愿爲中丞。迎合檜意以舉劾。人號之爲

肉簡牌。至是。論文會。遂代其位。

○王倫爲金所殺。

王倫注返金國。贊成和議。不爲無罪。故殺。所以明其有可殺之道。故金得而殺之焉耳。

○金欲以倫爲平州。路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

脇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

○乙丑十五年。

金皇統

春正月朔。初御大慶殿受朝。

國與金不共戴天。無時而向。則也。雖乃御殿受朝。晏然自肆。則足矣哉。

幸秦檜第

桧，非人子矣。直書曰：初，深疑之也。

夏四月朔。見卷三十一。

出東方。大赦。六月，湖日食。帝幸秦檜第。

上賜檜第，深疑桧幸。加檜妻兩國夫人。子焘學士，承旨。婦郭夫人，孫損。瑛，瑛除直學。賜三品服。始時方九歲，尋書一德格天之闕六字賜檜。後又命作檜家廟，賜以祭器。

秋七月，放張浚于

張母

連州。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許氏年高，言之必被禍。許氏知之，誦其

父咸紹聖哲宗初制策曰：臣甯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

卽上疏言：常今時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閒，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

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僞，預備倉卒。庶幾社

稷安全。不然後將曦臍。見卷四十一。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連州

居住。今湖南。尋徙永州。今湖南。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潭州。今湖南。與郡丞汪

召錫共伺察之。冬十月，楊愿罷，以李若谷簽書樞密院事。

丙寅十六年。金皇統六年。春正月，行藉田。見卷一。禮。先是，知度州薛弼言州民朽柱

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秦檜大喜，乞詔付史館。於是脩彌文以治治具。如鄉飲

籍籍之類。節節備舉，爲苟安於杭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祥瑞之奏

日聞矣。秋九月，金劉豫死。

行籍田禮

丁卯十七年。七年。金皇統春正月。以李若谷參知政事。何若簽書樞密院事。○二月。

李若谷罷。三月。以段拂參知政事。○何若罷。夏四月。以汪勃簽書樞密院事。○

五月。安置提舉江州太平觀洪皓于英州。秦檜惡之也。英州見本卷上。○秋八月。故相趙鼎卒于

吉陽軍。○鼎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膠米。

會降旨趙鼎李光。紹興十一年。秦檜去李光安謫藤州。復竄瓊州。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

遣人語去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自書墓

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東方宿名。莊子傳說。樂東。織綺箕尾而比於列星。歸天上。氣

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鼎為相。專以固

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讎可復。惜其見忌於檜。齋志以沒。然中興賢相。

鼎為稱首。○九月。罷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綱中治蜀有方略。秦檜一之。使人求其降也。召還。責其闕軍安賊。未幾。四川宣撫亦罷。○冬。

十二月。金及蒙古和。○初。撻賴既誅。其子敗花都郎君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

蒙古見本卷上通。蒙古益強。兀朮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與之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

十七團寨與之。歲遺去牛羊米豆。且册其酋熬羅勃極烈。見本卷上為蒙輔國王。不

受。自號大蒙古國。至是始和。歲遺甚厚。於是蒙酋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聖金及蒙古祖。以見欲和者金也。蒙古損金不國。則見蒙古之浸盛金。侵蒙古不克。則見女真之漸弱。識者可以觀二國之興亡矣。

○戊辰十八年。金皇統八年。春二月。段拂罷。○三月。以秦熹知樞密院事。○夏四月。秦

熹罷爲觀文殿學士。兼侍讀。位次右僕射。熹乞歸父子共政也。尋加少保。○五月。放浙東。治浙江紹興府。副

總管李顯忠于台州。○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秦檜惡之。降官

奉祠。台州今浙江台州。居住。○秋七月。寬諸郡雜稅。○八月。汪勃罷。以詹大方簽書樞

密院事。○九月。詹大方卒。○冬十月。以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事。○金兀朮卒。

十一月。竄胡銓于海南。○十二月。金以完顏亮爲右丞相。亮本名德古。乃太祖幹本之子。金兀朮從弟也。

○己巳十九年。金皇統九年十二月。以後廢主亮。天德元年。冬十二月。金完顏亮弒其主亶而自立。

○庚午二十年。金天德二年。春正月。殿司軍士施全刺棗檜不克。檜殺之。○檜趨朝。殿

前司後軍使臣施全。挾刃於道。遮檜肩輿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鞠。鞠。推鞠也。

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磔。尸也。於市。自是檜

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挺以自衛。○三月。以余堯弼參知政事。巫伋簽書樞密院

季光私史

夏二子傳

潛光亭

事遣堯弼使金。

說即

下李光子孟堅于大理獄。流之峽。

治

州。責降徽猷閣直

學士胡寅等官有差。

睡

光在瓊。

今廣東瓊州府見本卷上

嘗作私史。其仲子孟堅爲所親陸

升之言之。升之訐其事。秦檜命兩浙

見卷六

轉運副使曹泳究實。泳言孟堅省記

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檢舉。孟堅除名。編管

峽州。

今湖南峽州府

於是胡寅程瑀

與

潘良貴宗穎張燾許忻賀允中吳元許八人皆

緣坐。責降有差。有太常主簿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其鄉人告之。以爲

譏毀大臣。且言元美與李光交。故其亭號潛光。檜大怒。竄之容州。

今廣西梧州府容縣

四月。金主亮大殺其宗室。

何亮見太宗諸子。盛強忌之。至是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前後喝士孫二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精沒喝後皆絕。

冬。十月。金

主亮殺其左副元帥撒謨喝等。夷其族。

亮復

秦檜有疾。詔執政赴檜第議事。

十二月甲子檜始朝。

辛未。二十一年。

金天德三年

春。正月。金置國子監。二月。以巫伋爲金國祈請使。

伋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歸國。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收。伋唯唯而退。

三月。金主大營宮室于燕。金主稍習經史。慕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意。

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即會稽。見水卷上。儻在一隅。不若徙燕。即燕京。今直隸順天府。以

應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乃遣左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古等。調去諸路夫匠。

築燕京宮室。一依汴京。見水卷上。制度。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

秋八月。太傅鎮南武安甯國節度使咸平王韓世忠卒。世忠解兵罷政。臥家。

凡十年。至是卒。孝宗朝。追封韓王。諡忠武。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

冬十一月。余堯弼罷。

壬申。二十二年。金天德四年。夏四月。昉罷。以章復伏簽書樞密院事。○秋。九月。章

復罷。冬十月。以宋樸簽書樞密院事。

癸酉。二十三年。金貞元五年。春三月。金遷都于燕。金主自上京。見水卷上。至燕京。見水卷上。

初。備法駕。下詔改元。以燕列城之名。不當爲京師號。遂改燕京爲中都大興府。

汴京。見水卷上。爲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甯府。又改中京大定府。見水卷上。爲北京。而

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見水卷上。如舊。冬。宋樸罷。以史才樸簽書樞密院事。

甲戌。二十四年。金貞元六年。春正月。地震。○夏。六月。史才罷。以魏師遜簽書樞密院

金汴京火

一德格天

事。○秋。七月。張俊卒。○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帝於諸將中眷注特厚。然忌劉錡。見本附秦檜。殺岳飛。見本爲世所鄙薄焉。○以敷文閣待制秦損。字子修撰實錄院。○冬。十一月。魏師遜罷。以施鉅參知政事。鄭仲熊簽書樞密院事。○加秦熹少傅。封嘉國公。

乙亥。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夏。四月。施鉅罷。○六月。鄭仲熊罷。以湯思退簽書樞密

院事。○改岳州。今湖南岳州府爲純州。岳陽軍。治岳州爲華陽軍。○或言岳州。乃岳飛駐軍

之地。又與其姓同。乞改之。蓋以媚秦檜也。岳州人謂飛駐軍乃鄂州。今湖廣武昌府

於我州何與而改之。○金汴京火。金主陰有南侵之意。乃遣使誘汴。忠完頗疑。留南京。守汴。書之。既而大火。宮室悉焚。金主大怒。杖殺其宿。○秋。八

月。下趙鼎子汾等于大理獄。○秦檜於一德格天閣。見本卷上書趙鼎李光胡銓

三人姓名。必欲殺之。及鼎死而憾不已。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

張浚詩言於朝。其詞連逮。見卷一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召錫告

宗室知泉州。今福建泉州府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汀州。今福建汀州府

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字論趙汾與令衿飲別厚。必有姦謀。詔送汾令

情病不能
書

秦檜死

於大理鞠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

檜病不能書矣。○以董德元參知政事。秦檜門人○冬十月。徙洪皓於袁州。未至卒。

○皓居英州。見本卷上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今江西袁州府至南雄。今廣東南雄府卒。卒後一日。秦

檜死。皓久在北庭。見本卷上為金人所敬。既歸。金人至。必問皓為何官。居何地。不幸

為檜所忌。不死於敵國。而死於讒慝。聞者悼之。○進封秦檜為建康郡王。加其

子熹少師。並致仕。是夕檜死。○檜病。帝幸其第問焉。無一語。惟流淚而已。熹奏

請代居相位者為誰。帝曰。此事卿不當與。預帝還宮。命沈虛中草檜及熹制。並

令致仕。是夕檜卒。贈中王。謚忠獻。檜居相位十九年。倡和誤國。忘讎戮如倫。

非法籠絡。包藏禍心。劫制君父。郡國事惟中省。無至上前者。同列論事上前。未嘗

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

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晚年殘忍尤甚。屢興大獄。開門受賂。富敵於國。

外國珍寶。死猶及門。檜每事與帝爭勝。其勢漸不可制。檜既死。帝謂楊存中曰。

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朱子曰。紹興之切。賢才並用。紀綱復振。諸將應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十八九

勝人。於是始露和議。以混晉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而以長樂梓宮。藉口

損却晚。謀發感主。聽使和講。毅然以定。而不可破。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見國家無事。而檢與其能。苟享成功。無後患。雖以忘難忍辱。爲事理之當然。嗚呼。始則出邪謀以設國。終則抗慶勢以要君。使人論不明。人心不正。而未幾之弊。遺君後。親無所不至。此檢之罪。所以
上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也。○黜秦檜姻黨。十一月。釋趙汾及李孟堅王之奇等自便。十二年三月。編管王宣子之奇。有于淮南。○以魏良臣參知政事。○十二月。復張浚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徙李光胡銓于近州。光移郴州。銓移衡州。光移空。

○丙子。二十六年。金正隆元年。春。正月。追復趙鼎鄭剛中等官。○二月。魏良臣罷。○三

月。罷宰相兼樞密使。以邊事已定也。○以方俛參知政事。○竄東平進士梁助。于遠

州。○助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爲之備。帝怒。編管助於千里外州軍。而下詔曰。

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存亡而渝也。定議邪。近者無知

之輩。鼓倡浮言。浮言不根之詞。以惑衆聽。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置典憲。○夏。五月。以

沈該方俛爲左右僕射。夜並同平章事。湯思退知樞密院事。○初。秦檜病篤。

召董德元湯思退至臥內。屬說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爲自外。不

敢辭。思退慮檜以爲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爲非檜黨。遂信任之。○

六月。以程克俊參知政事。○靖康帝卒于金。○秋。七月。彗。見卷一。出井。詔求直言。

續編爲守

張浚上疏
極言

○八月程克俊罷。以張綱參知政事。○綱初爲給事中。以秦檜用事。遂致仕。臥家者二十餘年。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九月。以陳誠之同知樞密院事。○冬。十月。復安置觀文殿大學士張浚于永州。見本卷上。○浚去國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焉。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而秦檜懼其正論害己。必欲殺之。檜死。乃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今江西南昌府。時喪母。將歸葬。會星變。求直言。浚慮虜數年間。勢必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宴安。謂虜可信。莫爲之備。沈該方俟高居相位。尤不厭。○厭。入聲。○厭也。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乃上疏極言。沈該方俟高湯思退。謂敵未有釁。而浚乃若禍在年歲間者。皆笑其狂。臺諫湯鵬舉、浚哲等。論浚名在罪籍。唱異議。以動國是。若使歸蜀。恐或遠方生患。復安置永州。○丁丑。二十七年。金正隆二年。春。二月。以湯鵬舉參知政事。○三月。方俟高卒。○夏。六月。以湯思退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秋。八月。以湯鵬舉知樞密院事。○九月。張綱罷。以陳康伯參知政事。○冬。湯鵬舉免。

金鑿南宮

金鑿汴宮

三人學有淵源

戊寅二十八年。金正隆三年。春二月以陳誠之知樞密院事王綸同知院事。秋七月

金以李通參知政事。金主以通爲謀主議興兵南伐。九月以王剛中爲四川制置使。初剛中

言夷狄之情強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其強弱而先擇將帥蒐搜也。士卒實

邊儲備軍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強彼請盟則爲漢文帝犯邊則爲唐太宗上壯

其言會西蜀治四川成都府。謀帥帝曰無如玉剛中矣遂有是命。冬十月金營汴宮。

己卯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春二月金籍諸路兵造戰具。夏五月貶禮部侍郎孫

道夫知綿州。今四川成都府綿州。道夫使金還具奏金有南侵之意帝曰朝廷待之甚厚

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

不以爲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故貶。六月陳誠之

罷。○沈該免。秋七月以賀允中參知政事。八月召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不至。

熹徽州今江南徽州府。婺源今徽州府婺源縣。人。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今江西饒州府。疾亟屬

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熹奉

以告而稟學焉。旣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及舉進士爲泉州今福建泉州府。

徒步往處

李侗

同安今泉州同安府縣主簿。罷歸。聞延年見本卷上。李侗學於羅從彥。得伊洛三編之正。徒步

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以居敬爲主。築室武夷山在福建建甌州崇安縣。

中。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其賢。故召之。熹卒不至。憲與勉之。求而

帶鈔默誦

靜懣。不妄笑語。紹興中。與勉之同入太學。時禁伊洛之學。見本卷上。憲與勉之求得

一輩下學

程頤書。潛鈔抄本。默誦。夜以繼日。聞涪涪陵今四川重慶慶府涪州。譙定受易學於頤。二人往從

方山實學

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染也。故不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

戶傑先生

者。非克己工夫邪。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崇安。見本卷上。故山。力

草堂讀書

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日衆。號籍溪先生。仕終祕書省正字。朱熹嘗言從憲及

白水先生

勉之子。輩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爲久。得其學爲多。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

聲

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結草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惟與憲子

聲

輩日相往來講論。學者踵至。勉之隨其才器。爲去聲說聖賢之道。因以女妻去聲。熹

判

門人號曰白水先生。子疊。給。見本卷上。仲子。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輿化。今福建通化府。通

判

隱居武夷山中者十七年。與憲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

不遠復三
青

屏山先生

尊如生獻
仁宗朝名
臣費章

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朱熹而已。熹初從子輩遊。子輩以易之不遠復

三言。俾佩之終身。不遠復。謂失之未遠。能復分善也。易復卦初九。龜遠復。元吉。繫辭下傳。子曰。顏

者稱爲屏山先生。○九月。以湯思退陳康伯爲尙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

裴太后韋氏崩。年八十。諡曰顯仁。○冬。十月。以王綸知樞密院事。

○庚辰。三十年。金正隆五年。春。正月。以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二月。以普安郡王瑗

爲皇子。更名瑋。瑗進封建王。○初。帝知瑗之賢。欲立爲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

回久之。及后崩。帝問更部尙書張焘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者。國之本也。天下

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謂曹芳。見平二王。見本卷上。邸見本卷上。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聞春

當議典禮。焘頓首謝。至是。利州。見卷六。提點刑獄范如圭。端人。入券。○按也。至和嘉祐。俱仁宗

聞名臣奏章。仁宗並稱大臣。請卹儲也。凡二十六篇。合爲一書。囊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疑。帝

感悟。卽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爲皇子。加恩平郡王璵。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

寺。稱皇姪。○夏。六月。王綸罷。秋。七月。以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朱倬參知政事。

○倬初以張浚薦。自宜興。見不。卷上。簿。入對。時方以劉豫爲憂。倬策其必敗。帝大

喜而秦檜惡之。出爲越州

今浙江紹興府

教授。檜死。倬知惠州

今廣東惠州府

。陸辭。囚言前事。帝問

卿何久淹

也。

如此。倬言爲檜所扼。帝愀

情然。

棟勳之說。

慰諭。日送之。且曰。人不知卿

惟朕獨知。遂累擢至中丞。論事多所裨

益。

帝信任之。八月。賀允中致仕。

九月。以李寶爲浙西

治杭州府。

副總管。寶嘗陷金。拔身自海道來歸。至是召對。詢

以北事。歷歷如數

上。

乃授官。令於平江

今江蘇蘇州府。

督海舟捍禦。冬。十二月。湯思退

有罪免。侍御史陳俟卿論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秦

檜。蓋思退致身。皆秦檜父子恩也。宜寘之憲典。遂奉祠。初行會子。戶部侍

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

如父子。子之名類。父子。見卷六。關子。見本卷上。

儲見錢於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

許兌會子。輸左藏庫。初行於兩浙

見卷六。

遂通行諸州。

辛巳。三十一年

金正隆六年十月。世宗崩。大定元年。

春。正月。朔。日食。帝不受朝。風雷大雨。雷。侍御史汪澈

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震電。繼以雨雪

隱公九年。三月。大雨。孔子以

八日之閒。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閒。二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無姦萌

戚屬無乖刺

棘也。託也。

而又無女謁

婦人請託也。

之私。意者殆爲夷狄乎。願陛下飭大臣。

初行會子

在徽天聖

當謹於備邊也。○二月分經義詩賦爲兩科以取士。○禮部侍郎金安節言。熙
寧元豐俱神宗年號以來。經義詩賦廢與離合。隨時更革。近合科以來。通經者苦賦體
雕刻。習賦者病經旨淵微。心有弗精。業難兼濟。後進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
困也。請復立兩科。永爲成憲。從之。○三月以楊椿參知政事。○以陳康伯朱倬
爲尙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以吳拱知襄陽府。○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
敗盟。請早爲之備。及聞金人決欲敗盟。乃召楊存中及三衛帥至都堂議舉兵。
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
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爲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
人四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衛禁旅助襄漢。今湖北漢陽府待其先發應之。乃
以利州見本西路都統制吳拱知襄陽。部兵三千戍之。拱見本玠見本之子也。○
夏五月。金主亮使人來求漢淮之地。始聞靖康帝之喪。○金主亮嘗密隱畫工
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爲屏。而圖己之像策馬於吳山。在杭州府治絕頂題詩。

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至是。遣其簽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

王全。來賀天中節。

熈寧爲天中節

亮謂全曰。汝見宋主。卽面數

上

其焚南京宮室。沿途買

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朕將親詰

乞

之。且索漢

漢水在湖廣襄陽府

淮

淮水在江南鳳陽府

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爲南侵之名也。又謂景

山曰。同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

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

欽宗名桓

今已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遽起發哀而罷。

詔持斬哀三年。以吳璘爲四川宣撫使。六月。以劉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

屯揚州。

時將行在者。乃以時爲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運路軍馬。

金主亮遷都於汴。○秋。七月。金大括馬于諸路。

金遷都于
汴
魏勝起兵
復海州

金主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者。

凡百三十一人

八月。宿遷

今江南淮安府宿遷縣

人魏勝起兵復

海州。詔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應募爲弓箭手。居山陽。

即淮安府

及金人籍諸路

民爲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

今淮安府安東縣

軍。宣布朝廷德

意。不殺一人。金知海州

屬淮安府

事。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

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煙火。爲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

信背盟。無名興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卽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

牙兵拒之。勝殺安仁。擒文富。民皆安堵。四見卷如故。金主亮弒其太后徒單氏。

九月。遂大舉入寇。徒單后聞亮欲南侵。數期以言諫之。亮不悅。尋弒之。遂分

諸道兵爲三十二軍。九月。亮戎服乘馬。具裝啓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

旣帳相望。鼓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於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見上人

淮東。遠近大震。以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金人犯黃牛堡。吳璘等敗之。遂

復秦隴。俱見卷六洮。見上三州。劉錡遣兵復泗州。屬江南高平。今山西平人王友直

起兵復大名。遣使入朝。友直幼從父佐遊。志復中原。聞金主亮渝盟。乃結

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卽矯制自稱河北大名府等路安

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爲副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爲十三軍。置

統制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遣人入朝奏事。

未幾。自壽春。見上來歸。詔以爲忠義都統制。冬。十月。金入圍海州。見上魏勝

李寶合擊。大敗之。金人渡淮。劉錡進軍楚州。今江南以拒之。金人立曹國公

烏祿爲帝于遼陽。更名雍。○金東京見本卷上留守烏祿許王訛里朵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沉靜明達。衆心歸之。會故吏六斤自汴還。具言金主弑母等事。且

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懼。謀於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烏祿先殺副

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御宣政殿卽位。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惡數十事。○

劉鈐將王權軍潰會於昭關。見本卷上鎬引還揚州。見本卷上金主亮入廬州。見同上。○據白

帝親征。詔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帝聞王權敗。召楊存

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杭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

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越州。今浙江紹興府。趨閩閩州。治

州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

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

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尋以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

○王權退屯采石。見本卷上金主亮入和州。見本卷上○李寶大破金人于陳家島。在山東萊州府

海州在揚州府。殺其將完顏鄭家。○金人陷揚州。劉錡遣兵拒於阜角林。在揚州府江都縣南大敗之。

陳康伯贊
詔後奏

張浚赴汴
父之急

虞允文采
石之捷

虞允文將
略

十一月。召張浚判建康府。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帝
悟。乃詔復官。判建康。浚至岳陽。賈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
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煙燄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
前求乘輿所在而已。遂乘小舟徑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編管
王權於瓊州。以李顯忠代將其軍。金人侵瓜州。葉義問使中軍統制劉
汜。禦之。敗績。義問走建康。虞允文大敗金軍於采石。金主亮趨揚州。亮
築臺江上。自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於江中。誓明日渡江。
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亮置黃旗紅旗於岸上。以號令進止。時葉義
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
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
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
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
受其咎邪。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

時後揮雙
月出

虞允文議
時趨權

書生優於
將

五。其二並條。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講備不測。部分

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磨數百艘。博。○船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

岸者七十艘。直薄博。○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

聞去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艦

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屬河南汝南府至。允文授

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

兵還和州。見本會報曹國公已即位於東京。改元大定。亮拊髀見卷歎曰。朕本

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乎。遂召諸將帥謀北還。率其軍趨揚州。○

允文之敗金人也。何其成功若是之速哉。曰。允文之議時趨權。岳武穆之所不及也。況亮已知權為國人所立。自稱舉國之人。皆不顧敵已也。然其兵已出矣。何可已乎。雖敵人之外難無病。其謀雖已安矣。是以親臨欲勝。而心實難也。況亮以食

舉殘唐御下。允文以公忠節義敵人。又加以決重險臨之。此其所以成功之速也。曰。然則其與謝玄之淝水。周瑒之未時。劉錡之順昌孰後。曰。亮。復何優乎。曰。謝玄以孫劉錡。宿將也。允文書生也。彼皆出帥禦敵。此則將命臨師。特以見當時

事危勢迫。故不顧通制之小嫌。以成退敵之大功也。○以宿將之才。而博敵於懷前書易。以書生

之見。而勝敵於前。○此允文之加以優也。○周瑒謝玄。見卷三周瑒。見卷三劉錡。見本卷上。○劉錡罷。以成

閔李顯忠吳拱為兩淮京湖三路招討使。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去之曰。敵

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今江南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

大功出一
儒生

張韓劉岳

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

滁。在江甯江甯府六合縣。

造三牐

以版蔽水也。

儲水

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萬。允文命張深守

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且謁劉銜問疾。銜執允文手曰。疾何

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

還。提舉萬壽觀。詔以閔等爲招討使。閔淮東。顯忠淮西。拱湖北京西。

時。無暇可語。世稱張韓劉岳之對。湖光世也。若以光世之對。爲劉銜之對。則庶乎得其當矣。閔。閔以光世之對。岳飛。金主亮爲其下所殺。亮至瓜

州。居於金山

見本

寺。處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

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

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

殺之。軍士危懼。欲亡歸。乃決計於都統制耶律元宜。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

比聞遼陽新天子卽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詰

宜等帥諸將以衆薄

通也。

亮營。遂殺之。元宜自爲左領軍副大都督。使人殺太

子光英於汴。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詣鎮江軍議和。未幾。金軍皆北還。

十

張浚風采
雖然

辛棄疾勸
秋京來歸
虞允文比
費度

夏允文請
恢復中原

劉錡有儒
恃風

二月成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帝如建康。張浚至建康。見本即具行宮

儀物。請車駕臨幸。帝從之。帝至建康。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莫不以手加額。

浚起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爲重。金主雍入燕。見本

壬午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春正月朔日食。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遣其將辛

棄疾來朝。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山東忠義耿京據東平。今山東冠州自稱天

平節度使。以齊州。今山東濟南府歷城。今濟南府歷城縣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來歸。京

遣棄疾奉表詣行在。見卷三帝大喜。厚賚之。以京知東平府。金主雍遣使來聘。

金主雍下合數府征之。以高忠建爲將。詔宋國使日告即位。二月。以虞允文爲川陝宣諭使。允文還朝。帝慰籍嘉

歎。謂陳俊卿曰。允文朕之裴度。見本及是陛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

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爲然。允文至蜀。遂與吳

璘經略中原。帝還臨安。閏月。吳璘復大散關。在陝西鳳州分兵守和尚原。在寶雞

金人走寶雞。楊椿罷。太尉威武節度使劉錡卒。錡以劉汜敗。見本

發怒。嘔血數升。至是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

洪邁傳

洪邁不悅
乃交

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名姓以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亮曰。吾自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齎謂下恨而沒。○耿京將張安國殺京以降金。辛棄疾還。執安國送臨安斬之。謂授興化江

疾誠謂恢復。非論助。或不爲迎合。亦壯之。

○遣起居舍人洪邁使金。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

賀卽位。工部侍郎張闌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闕三十年。不得以時灑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

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

之好去聲

不成。至燕。金閣給門見圖書不如式。抑令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

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

張浩金府

金府

不可。乃遣還。邁皓見本

見本

季子也。○夏四月。以汪澈參知政事。○金人

復攻海州。見本

見本

鎮江今江南

鎮江府

都統張子蓋及魏勝大敗之。○金追廢亮爲海陵。楊

王。

○五月。立建王瑋爲皇太子。更名睿。

真

○初。金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

勸帝退避。建王瑋

見本卷上

不勝

升

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率師為前驅。直講史

浩聞之。入言於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為

去草奏請扈

戶。○侍從也。

蹕

見本卷上

以供子職。

帝亦欲瑋徧識諸將。遂命從幸金陵。

今江西南江甯府。

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

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瑋既立。史名

齊

陳洪。孝宗之在襁褓。而其直氣凌然。不可犯者。其有得於高冲朱子者多矣。嗚呼。有天下者。烏可不以端入正士。而預養國本哉。○圖題范冲。朱定。見本卷上。尹焞。見本卷上。

罷三招討司。

顯忠王。嘗侍衛軍馬司。成閔主。嘗時前衛司。吳拱主。嘗侍衛步軍司。

○

六月。追封子傅

見本卷上。

為秀王。

誠安備。母張氏。上皇退。於德海宮。謂

朱倬罷。

帝傳位于太子。自稱太上皇帝。皇后稱太上皇后。太子即位。大赦。

身無。○史原曰。高宗於隆仁厚。以之繼體。宇文則有餘。與頌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節。內相李綱。外任

德矣。○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願乃播諸窮。坐失事機。始惑於汪黃。終制於秦檜。餘安忍恥。隱忍忘親。以貽米世之。○悲夫。○

帝朝太上皇於德壽宮。

帝五日一朝。太上皇不許。自是月四朝。

以龍大淵為樞密副都承旨。

會觀韓辦皇城司。

二人。帝嘗邸內知客也。悉以大酒。知開門事。觀同知開門事。

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監南嶽

廟。

南嶽。衡山也。在湖南。衡州府衡山縣。

朱熹上封事。

密奏也。

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

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必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脩攘

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今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

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

朱丁上封事
帝丁之學
精瑣之計

高宗付所
得人

孝宗直氣
凜然

本原之地

學書呂煥

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脩政攘夷之外。子然無一毫可恃。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讐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圖秋七月。召張浚入朝。以爲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圖帝手書召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卽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讎自服。帝竦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犄角。見本。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世王。舊臣。時預樞密。議欲城采石。見本。瓜洲。見本。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於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見本。浩不

史傳阻張
宜岳武穆
孫六人

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竟無成功。國公之遇孝宗，可謂受知於君之深者也。其恢復之功，必將收之於秦檜矣。然卒見沮於史浩，豈人力之所能哉。子曰：行或阻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其魏公之謂乎。 國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官其孫六人。八月，

以史浩參知政事。九月，罷川陝宣撫使虞允文。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

寶雞。見本卷上。北不可過德順。今山中。順州今直隸順天府順義縣。若兵宿於外，去川口遠，則敵

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下秦鳳等三路。允文上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

郡，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利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

允文罷知夔州。今四川夔州。以王之望代之。明年，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笏

畫地。陳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今江西太平府。冬十月，葉義問

罷。以張燾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金以僕散忠義爲都元帥，紇石烈志寧副

之。金主以宋不稱臣，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見本卷上。節制諸軍。復令志寧駐

軍淮陽。見本卷上。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責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

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見本卷五。十二月，詔宰相復兼樞密使。詔吳璘班師。時

樂三路。遂詔璘班師。

虞允文詩
樂三路

今日有八
可戰

孝宗皇帝

名存。太祖六世孫。德芳之後。秀王濬之子也。母張氏。生於秀州。有嘉禾之瑞。高宗無嗣。實爲皇太子。受禪。不位二十七年。復內禪。壽六十八歲而崩。○帝性至孝。壽上皇二十六年。

李美備至。升遐之日。哀慕尤切。有恢復之志。僞金主質明。無難可乘。南才講好。俱得休息矣。

癸未。孝宗皇帝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春正月。置武舉十科。吳璘還河池。金人遂

陷新復十三州軍。璘得詔。僚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

重。奈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乃曰。璘豈不知此。願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有

詔。璘何敢違。遂退師還河池。見本卷上。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

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於是秦鳳。見本卷上。熙河。見本卷上。永興。陝西府。三路新復十三

州三軍。皆復爲金取。以史浩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以張浚

爲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浚薦陳俊卿爲宣撫判官。先是。帝召俊

卿及浚子枋。字敬天。號雨軒。赴行在。見本卷上。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見本卷上。以動中原之心。用

師淮壩。秋。平聲。○淮。岸邊地。以爲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

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浚開府江淮。參佐皆一時之選。枋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

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見本卷四。諸人皆自以爲不及。及入奏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

魏魏公知
吳城

李次膺
賈淵

祖宗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二月。黃祖舜罷。○三月。以張燾參知政事。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初。次膺爲右正言。力諫和議。爲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卽位。召爲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爲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貪饕。謂○饕。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姦罔。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趨○之。渡江以後。直言之臣。稱次膺爲首。○金人以書來。求海泗。俱見本卷上。唐鄧商。俱見本卷上。州之地。及歲幣。且遺蒲察徒保大。周仁屯虹橋。蕭琦屯蘆花。積糧備城。將東南攻計。○虹橋。蘆花。俱見本卷下。○張燾罷。○夏。四月。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卽日降詔。幸建康。見本卷上。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爲備守。是爲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輿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迹。取快一時。含冤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辨論於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爲邊患。當乘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

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顯忠宏淵亦獻撻虹。撻虹縣屬江南靈璧。今屬宿府

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即泗州趨靈璧。宏淵出泗州趨虹縣。

五月。史浩免。省中忽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浩因奏言張浚銳意

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可免。侍御史王十朋論浩

懷姦誤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江屬浙李顯忠復靈璧。遂會邵宏淵復虹

縣。金將士多降。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斗金右翼都統蕭琦用拐子馬。本見

上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璧。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

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璧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

周仁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

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於顯忠。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

宿州。顯忠兵傅附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宏

淵至。謂顯忠曰。招撫顯忠初爲淮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

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顯

李鄭二將
不爲

魏撫真疑
四將軍

後越促之。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去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

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現

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爲淮南治江南揚州府京東汴京河北治直隸大名府招討使。宏淵副

之。帝率羣臣詣德壽宮上壽。天中節也。歲以爲常。以辛次膺參知政事。洪遵同知樞密

院事。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於符離。圓紇石烈志甯自睢睢今河南歸德府引兵攻

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孛撒復自汴汴州。今河南開封府。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顯忠謂宏

淵併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

射石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况烈日被避甲苦戰

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諸將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

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曰。天未

欲平中原邪。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見本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

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見本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爲

鎮江今江南鎮江府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見本撫將士。遂還揚州。今江南揚州府上疏自劾。

六月汪澈罷。以周葵參知政事。貶張浚爲江淮宣撫使。安置李顯忠於筠州。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

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一見前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

卿終之。浚乃大飭守備。帝復召浚子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爲之君。心腹之

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掣。入肘。喻爲人所牽制也。掣。引也。對向

暖僕善善者。一人從旁引其肘。微則怒之。欲好。又引之。解其辭歸。以告魯君。君曰。子股苦。吾擾之。不得施善政。命母微發。軍文化盛行。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

奏。謂棊棊。子。讀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

公。未嘗斥其名。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爲醴泉觀使。奉朝請。

二見卷而下詔罪已。於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授浚特進樞密使。充宣撫。治揚

州。顯忠責授果州。今四川團練副使。筠州。今江西安置。而邵宏淵仍前建康都統制

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太尉。奉祠。辛次膺罷。次膺以疾祈免。且奏曰。王十

朋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遂罷奉祀。

陸辭。帝甚惜其去。次膺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

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有誤國家爾。○秋。七月。以湯思退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後陳

謂使浚自勦敵也。浚遂以劉資爲進東招撫使。

○金人復以書來求地。及歲幣。詔准西安撫幹辦官盧仲賢

命 張浚 和

命 張浚 和

報之。○紇石烈志甯以書貽三省密院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卽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爲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款也。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海泗唐鄧。俱見本卷上等州。乃正隆。金主亮年號之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殘瘵。病也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敕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既而命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冬。十月。立賢妃夏氏爲皇后。○十一月。盧仲賢

還。有罪除名。遺審議官胡昉如金軍。○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遺去三省密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張浚遣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奪三官。尋除名竄郴州。見本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初。之望爲都督府參贊軍事。不欲戰。請入朝。因奏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旣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會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爲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也。遂以胡昉爲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併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胡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當遣使人。

張浚上疏
力辨其失

罷和議矣。詔廷臣集議和金得失。召張浚還。陳康伯等以和金未決。乞召張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諭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爲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祖大事。豈同戲劇。極○劇帝意遂定。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辨其失。曰。臣聞陰懷他志。卒成逆亮。金主完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爲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爲陛下憂之。不聽。以朱熹爲武學博士。旣而罷之。熹應詔入對。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凡本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除武學博士。後與洪适論不合而歸。十二月。陳康伯罷。以湯思退張浚爲尙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浚仍都督江淮軍馬。靜軒周氏曰。張浚治而用思退。此乃子小人之不能獨立也。以思退張浚爲相。此乃子小人之不可共政也。後對張浚。判福州。此其驕耳。賢否無別。耶之何哉。

賢奸並相

張浚視師
金軍退

甲申二年。金大定四年春正月。金人執胡昉。尋遣還。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

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詔王之望以幣還。既而僕

散忠義以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即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置。

三月。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湯思退陰謀去浚。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

乏。樓櫓城上室器械未備。人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見本非計。帝惑之。會戶部侍

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見本爲戒。早決國是。爲社稷至計。乃詔

浚行。上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

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

要害見卷之地。皆築城堡。增置江淮戰艦。見本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

重兵爲虛聲。脇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於是淮北之來

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見本契丹望族。沉勇有謀。欲

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契丹望族。見本望族。沉勇有謀。欲

遣。何以得此。綱目以去年夏書張浚。使李顯忠部安撫分道伐金。五月書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至此又書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皆以見連年曠寇。使涉至此。未嘗一與交兵。自思而去。無非張浚全德所致。此則書法之意也。嗚呼。

湯浚有功於宋，若此實可謂社稷之臣矣。書以美之宜哉。

夏四月，罷張浚判福州。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

扈見前，且費國不貲。

香○浚乃請解督府。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浚之忠，欲全其

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

治山東濟南府德州。

使判福州。

今福建福州府。

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

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

秋七月，洪遵罷。

撤兩淮邊備。

湯思退急欲和好之成也。

八月，少師保信節度使魏公張浚卒。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

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疾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今江西贛州府餘干縣。得疾，手書付二子棻、栒。曰：「我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卽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足矣。數日而薨，贈太保。後帝思浚忠，加贈太師，諡忠獻。

中呂

曰：浚有吐瀉大功者五，建復辟之功，安儲初之議，疎免璣以立國基，用美翁以保全宗，却劉璘以定江左，世謂以當今符離之役讓之，然觀彬岐濟之戰，其衷師範國，亦不下當今符離，豈可以一售而美其大德乎？南唐書：彬、岐、濟，見卷六。左傳：且吾不以一

贊掩大德。以賀允中知樞密院事。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湯思退奏遣杞

張浚有社稷大功五

魏杞使金

張浚有社稷大功五

魏杞使金

張浚有社稷大功五

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於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

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

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臣恐再拜

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輿櫬。

見卷三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見卷三而後爲快。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

不聽。○九月。以王之望參知政事。○詔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思退辭不行。以

攝存中爲○冬。十月。賀允中罷。○詔輔臣晚對便殿。○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

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閒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

盡所聞。期躋於治。○金兵復渡淮。十一月。魏勝拒戰于淮陽。敗績。死之。楚州陷。

○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協和。金僕散忠義等遂

議渡淮。淮水在江與紇石烈志甯分兵自清河口。在江兩淮安以犯楚州。即淮都統制

劉寶棄城遁。時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泗州由清

河口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兵軼疑境。勝帥諸兵拒於淮。

魏諱死節

張觀等伏
闕上書

魏杞正敵
獨禮而還

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甯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爲殿。讀去聲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湯思退以罪竄永州。言者論其主和誤國之罪。遂落職。永州今湖南永州府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人伏闕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鈞致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等。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虞允文等。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今江西廣信府聞之。憂悸而死。復以陳康伯爲尙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錢端禮簽書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簽書院事。周葵罷。○十二月。以錢端禮參知政事。虞允文同知樞密院事。王剛中簽書院事。
乙酉。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春正月。召楊存中還。魏都督府。以存中爲留邊昭慶節度使。又兼兩淮。及陝西河東宣撫招討司。二月。陳康伯卒。三月。以虞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禮。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臆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見本卷七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

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金元帥府罷兵分戍。起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

藉甚厚。夏六月。王剛中卒。以洪适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立鄧王惲。帝為

皇太子。大赦。太子虞允文罷。以洪适參知政事。葉顥簽書樞密院事。錢端

禮罷。太子禮罷。太子禮大人。端禮女也。不得已引禮不嗣。九月。以汪澈知樞密院事。○冬。十二月。以洪适為尙書

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汪澈為樞密使。葉顥參知政事。

丙戊。二年。金大定六年春。三月。洪适罷。○以魏杞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汪澈罷。○五

月。葉顥罷。以魏杞參知政事。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蔣芾簽書院事。秋八

月。林安宅免。○冬。十一月。雷遠昭慶節度使楊存中卒。○十二月。以葉顥知樞

密院事。以葉顥魏杞為尙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蔣芾參知政

事。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先是帝猶鞠戲。鞠。鞠之戲。其俗一。又將遊獵白石。俊卿上疏

力諫。至引漢桓靈唐敬穆以為戒。後數日。人對。帝迎謂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讜。

朕決意用卿矣。遂有是命。置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之。議者言。近以宰相兼

樞密使。蓋欲使知兵也。而不知財穀出入之源。可乎。且唐制宰相兼領三司使。

於是詔自今宰相可帶制國用使。參知政事帶同知。

丁亥三年。

金元定七年

春二月。出龍大淵爲浙東

治縣

總管。曾覿爲福建總管。

中書會人洪邁

論之

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三月。秀王夫人張氏卒。

帝成服

夏五月。太傅

四川宣撫使新安王吳璘卒。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代兒玠守蜀二十年。隱

然爲方面之重。威聲亞於玠。卒贈太師。諡武順。上皇嘗問勝敵之術於璘。璘對

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

此孫武子駟。時孫璘也。史

記。孫子謂田。今以引之下。與彼上。取君上。與彼中。取君中。與彼下。此謂三駟。而田忌一不勝而再戰。

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

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息矣。尋以

虞允文爲四川宣撫使。六月。皇后夏氏崩。

諡曰安恭。

秋七月。太子惲卒。

冬十一月。合祀天地於圜丘。雷。葉顥魏杞免。

以郊祀而雷出。非時也。

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

珙

共

同知樞密院事。葉自湖南召還。初入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

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謀。

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

誠實達四達。實者四方之。以決天下之壅蔽也。

而左右

私昵諷入帝。○昵，親近也。商書：官不及私昵。

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又論羨餘和糴之弊。

帝皆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爲漢

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

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帝稱善。遂拜樞副。珙

因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於帝。○劉洪對珙告學家之言。則知自漢以來。知高帝之深者。無如珙也。

戊子。四年。金大定八年。春。二月。以蔣芾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以王

炎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劉珙罷。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其奉詔按視兩

淮城壁。琪擅令揚州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珙乞罷琪。忤帝意。遂罷珙。陳俊卿

言珙正直有才。願留之。不聽。冬十月。起復蔣芾爲尙書左僕射。以陳俊卿爲

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芾辭。許之。大閱於茅灘。帝親御甲冑。指授

方略。命三司合教爲三陣。戈甲耀日。旌旗蔽天。六師驩呼。犒賚有加。十二月。

召建甯今福建建甯府。布衣魏掞諱上。之。以爲太學錄。掞之師胡憲見本。與朱熹遊。諸

司薦其學行。召赴行在。入對。帝曰。治道以何爲要。掞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

爲要。招除太學錄。時將釋奠。見卷四孔子。揆之請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為先。今一以空言浮說取之。非是。其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無不抗疏盡言。至三四。皆不見省。遂罷爲台州。今浙江教授。尋以病卒。聞者惜之。

論置兩淮

己丑。五年。全大正九年春。正月。措置兩淮屯田。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

志。萬一寇至。倉猝渡兵。恐不及事。請於揚州。今江蘇和州。今江蘇各屯三萬人。預爲

家計。仍藉教之。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農隙之日。

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

急。且以陰制州兵。韻頌。見本卷上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

計資歷。捐以財賦。許辟舉也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見本卷上

必爭之地。待敵至。而後決戰。使民各守其城。相爲犄角。見本卷上以壯聲勢。帝意亦

以爲然。詔卽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二月。以

梁克家簽書樞密院事。罷制國用司。以王炎參知政事。三月。召四川宣撫

陳俊卿
陳俊卿

柯自錄

水銀浮金
地產

使虞允文還。以炎代之。陳俊卿與允文才堪將相故也。夏五月。帝不視朝。六月。始視朝。以射弩弦斷傷目故也。陳俊卿言於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爲腹心。仗武猛之將。以爲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於尊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遠。巡震懾於千萬里之遠。尙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以虞允文爲樞密使。秋八月。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尙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爲己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密薦於帝。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爲相。亦以人才爲急。嘗籍爲三等。有所見聞。卽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

庚寅。六年。金大定十年。夏四月。罷吏部尙書汪應辰。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在朝多革弊政。中貴人皆側目。上皇方饗。饗。自結也。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於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尙書家。帝怒曰。汪應辰力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時賜發運使史正志緡錢二百萬爲均輸。

和籩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遂出知平江府。

具本

然水銀寶非買應辰家也。

五月。陳俊卿罷。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爲請。俊卿以爲未可。允文請

不已。帝手札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事須萬全。俟一

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指。以誤國事。帝意方嚮。允文俊卿以論不

合。因力求去。遂判福州。

見本

陛辭。猶勸帝遠佞親賢。脩政攘夷。泛使不可輕遣。

閏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爲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蓋泛使

也。紹興

高宗

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

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

意悔之。故令成大口以爲請。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

辭意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共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

摺笏

摺。插也。謂插於帶側也。

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邪。左右以笏擲。成大

屹

屹。人

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

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略云。和好

去

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緘

音遽至。指

二事皆無
成約

鞏

今河南河
南府鞏縣

洛

今河南府洛陽縣
昔汴宋陳地也

以爲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卽俟刻

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

櫬。禮也。

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

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願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初議遣使祈請陵

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

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

境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

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

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

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

而或猶以爲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

之時。而不在于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金人。

不與通使。然後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脩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

事。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

高軒老成
詳前

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

○慶親兩軒爲孝宗之言，可謂老成謀國深切乎病。而事出萬全者也。孝宗不此之慮而遽爾請來陳辭，其失自可見矣。

○以梁克家

參知政事。○冬十一月遣中書舍人趙雄如金。○遣雄如金賀生辰。別函書請陵寢。及更受書之禮。金主不許。雄辭歸。金主謂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葬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爲爾國葬之。

○辛卯七年。

○多大定十二年

春正月朔。上太上皇尊號。

○帝尋諭輔臣曰。前日奉上冊寶。

家法遠過漢明

作敬天圖

上皇聖意甚悅。翌日過宮侍宴。邦家非常之慶。漢唐所無也。又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帝作敬天圖。○帝謂輔臣曰。無逸。○此書篇名。見卷一。一篇。享

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尙書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名曰敬天圖。虞允文對云。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深然之。○二月立恭王惇爲皇太子。大赦。進封慶王愷爲魏王。○莊文太子卒。慶王愷以次當立。帝以恭王惇英武類己。越次立之。而進封愷爲魏王。判甯國府。○南江帝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爲重。其事備見於文王世子。○禮記篇名。須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非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無益也。尋以王十朋

臨文立克

學宗教子
之法明

張栻讓用
攝政

劉珙辭起
復職

手疏別奏

陳良翰爲太子詹事。劉焯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焯前嘗作致天圖。以見孝宗倚焯之節。焯嘗立太子。而焯多上以漢昭之。以

見學宗教子之法明。焯母教子。焯多其道。則學宗之心。庶乎無愧矣。焯後光宗不能親視父綱。而以道遠自處。其得罪於父也多矣。

三月。金葬欽宗皇帝於羣洛之原。以一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未拜而罷。

說妻吳氏。太上皇后女弟也。說因攀緣親屬。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然未有敢誦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郎兼

侍講張栻。獨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徽宗朝。始自京輔蔡京。始

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

二柄。而所用乃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感

悟。命遂寢。夏四月。詔皇太子領臨安尹。五月起復劉珙爲荆襄宣撫使。珙

固辭不起。珙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

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爲

先王之罪人矣。然尙有可諉者。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見卷六。今以陛下威靈。

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爲漢儒之罪人

乎。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其敢噤閉也。口無一言。以塞明詔。乃手疏別

劉琪發賢
之德

奏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德未加脩。賢不得用。賦斂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苞苴。見卷一士卒方飢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實者。大抵闊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算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荆襄。今湖廣荊州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犁庭。制奴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帝納其言。爲寢前詔。謂劉琪發賢王之善於孝宗。以明理正心爲萬世之

綱。今觀其手統之言。則知其才識之高遠也。非聖賢之徒。其孰能之。

○秋。七月。加王炎樞密使。

○壬辰。八年。命太宗春。二月。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以虞允文梁克家爲之。並

兼樞密使。尋又有侍中中書令。尙書令。之官。以左右丞相充其位。

○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宰相陰主張說。

欲伸前命。故出栻知袁州。今江西栻在朝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

畏天恤民。抑僥倖。屏兩讒諛。宰相近習皆憚之。謂其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今允文進退說之不肯。而退張栻之賢者。則顯顯是非矣。其知相

樂何。嗚呼。允文所行若此。則有虧於向之事業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子戒焉。

復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罷侍御史李衡等四

人。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論說不可執政。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答詔。

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

謂敕也。

帝詔翰林學士王曠與上草制。權給事中姚憲書

行。而罷四人。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以會懷參知政事。王之奇簽書樞密院

事。秋七月。以會觀爲武泰節度使。罷虞允文爲四川宣撫使。帝命選諫

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有文學。爲時所推重。帝不報。而

用會觀所薦者。允文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遂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進封雍

國公。

癸巳九年。

命大正十三年。

春正月。王炎王之奇罷。以張說同知樞密院事。沈彥代鄭聞

簽書院事。冬十月。梁克家罷。以會懷爲右丞相。鄭聞參知政事。張說知樞

密院事。沈彥同知院事。十二月。沈彥罷。以姚憲簽書樞密院事。

甲午。淳熙元年。

命大正十四年。

春正月。少保四川宣撫使雍公虞允文卒。

贈太傅諡忠肅。命鄭聞代爲宣撫。

夏四月。以姚憲參知政事。葉衡簽書樞密院事。六月。憲罷。以衡代之。秋。八

月。張說免。

帝陳知其欺周也。

○以楊倓說簽書樞密院事。○冬十月。鄭聞卒。○十一月。以

龔茂良參知政事。○楊倓罷。○曾懷罷。以葉衡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十二月。

以李彥穎簽書樞密院事。○以沈寔爲四川宣撫使。

○乙未二年。金大定十五年夏六月。以沈寔同知樞密院事。罷四川宣撫使。○秋八月。以

左司諫湯邦彥爲金國中議使。九月。葉衡罷。○贈趙鼎太傅。追封豐國公。諡忠節

○閏月。以李彥穎參知政事。王淮簽書樞密院事。

○丙申三年。金大定十六年夏四月。金始命京府設學養士。○六月。召朱熹爲祕書郎不

至。○先是。陳俊卿劉珙薦熹爲樞密院編脩官。累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褒錄之。

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命主管台州見本崇道觀。○至是。龔茂良言熹操

行耿介。除祕書郎熹。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願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

而罔市利也。力辭不至。會復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遂改主管武夷山見本

冲佑觀。史浩復薦熹知南康軍。治江西南康府再辭不許。至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

所全活。閒詣郡學。引上子與之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白鹿洞在南康府城西北。廬山五老峯下。唐貞元中。

金殿學士

朱子不歷改官之命

講求荒政
奏復白鹿
洞書院

李潛與沈涉隱此洞中。嘗於一白鹿以自娛。地名神院。報自南唐。遣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
湯邦彥有罪。流新州。
秋。八月。以王淮同知樞密院事。趙雄簽書院事。○冬。

十月。立貴妃謝氏爲皇后。

丁酉。四年。金大定十七年。春。二月。帝謁孔子。遂臨太學。秋。七月。罷王雱從祀孔子。

戊戌。五年。金大定十八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請禁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

士。國朝郭然清安石之說得交。請禁程子之說。則非義也。蓋頤之學。皆六經聖賢之道。今而請以六經聖賢爲師。未聞頤之學。有外於六經聖賢者乎。廓然知愛惡。而未悟愛惡之道者也。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未幾。

祕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

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爲師可矣。而別爲洛學。程氏學也。飾怪驚愚。外假誠

敬之名。內濟虛僞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

以變士風。帝從之。三月。李彥穎罷。○以史浩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王淮知樞

密院事。趙雄參知政事。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時曾覲王抃。甘異

三人盤結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今福建興化府。赴建

康。今江南江甯府。過闕。入對。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

謝廓然未
能盡愛惡
之道

陳俊卿過
闕入對

去國十年。

乾道六年，後鄉雅判相建。

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

向士大夫奔覲，扑之門，十才一二。尙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

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朝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

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以范成大參知政事。六月罷。○以錢良臣

簽書樞密院事。○秋七月，太尉提舉萬壽觀李顯忠卒。○顯忠生而神奇，立功

異域。父子破家殉國。見本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黜。符離之役。見本又爲

邵宏淵所忌，竟無成功。帝嘗奇其狀貌魁偉，命繪象閣下。卒謚忠襄。○冬十一

月，史浩罷。以趙雄爲右丞相。王淮爲樞密使。錢良臣參知政事。

○己亥。六年。金大定十九年。夏，早。詔求直言。○知南康軍。見本朱熹上疏。其略曰：天下之

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

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

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

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

李顯忠父子破家殉國

朱子疏略

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平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詔以焘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國朝嗚呼。文公一疏。切於時病。深而不過。蓋以此耳。豈獨文公哉。

張栻請恤
傷首

○庚子七年。金大定二十年。

春二月。

魏王愷卒。諡惠憲。二子。補納特罕。卒。

○右文殿脩撰張栻卒。國朝張栻

得道學之

正傳。爲諸儒之領袖。事君忠直。立心平易。其忠君愛國之誠。窮死不忘。是誠不負所學者矣。故卒而具實深予之也。

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卒年四十八。帝聞之。差歎不已。朱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栻穎悟夙成。父浚深愛之。自幼學所教。莫

吾道益孤

聖門有人
希顏錄

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爲人表裏洞

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可以人主意。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棫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棫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爲都司日。肩輿出。遇會觀。覲舉手欲掉。棫急掩其臆。棫陸子也。觀慙。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棫聞道甚蚤。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字。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棫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見卷六。說。洙泗言仁錄。洙水在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即洙水分流。洙水出兗州府泗水縣。經曲阜。感禮弓上。應子則子夏。晉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遇而老於西河之上。○西河子夏所居。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於世。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去聲。而爲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圖夏五月。以周必大參知政事。謝廓然簽書樞密院事。圖必大爲翰林學士。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實及拜參政。帝謂之

朱子之學
銖積寸累
而成
太極圖說
論語孟子
說洙泗言
仁錄
南軒先生
周必大
一時詞臣之
冠

學以歸洛
爲宗
常達漢然
冰釋

東萊先生

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爲當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雖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帝深然之。冬十二月。資政殿學士致仕胡銓卒。諡忠簡

辛丑。八年。金大正二年秋。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祖謙。夷簡。見卷六五世孫也。自其

祖好問。見卷六始居婺州。見卷上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

辰。胡憲遊。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發續編先生觀洛。二程子爲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

崖異。少卞急。燥爽也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憤。渙然

冰釋。朱熹常言學如伯恭。字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死物成務。易繫辭上傳

夫易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以爲後世法。年四十五而

卒。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志錄。皇朝文鑑。

行於世。學者稱爲東萊先生。八月。趙雄罷。以王淮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謝

廓然同知樞密院事。淮既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

募商鉤征

朱子行其所學

朱子社倉

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卽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八人。○九月。錢良臣罷。○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冬十二月。下熹社倉法于諸路。○浙東治紹興府大饑。王淮薦熹。卽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米已輾集。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河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是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治也革之。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脩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熹言乾道孝宗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倉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歛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現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俗作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閒雖遇歉。年民不缺血。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遂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

朱子論唐仲友

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溼惡不實還者有罰。

壬寅九年。

金大定二年

夏六月。謝廓然卒。○秋七月。以李彥穎參知政事。○九月。

以王淮梁克家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以朱熹爲江西提刑。熹辭不拜。

朱熹行

上覽

部至台。

今浙江台州府

知州唐仲友謂其民所訟。熹接得其實。而仲友與王

淮同里。且爲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

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乞奉祠。

君子知有正法而不知有權勢。知有其君而不知有其身。唐仲友乃王淮同里。且爲嫻家。執不以宰相之例。而避熹乎。朱子執法。不容上尊。力論王淮。既阻其情。而又論之不已。由是獲其新命。以授熹。君子豈可以貨取乎。故力辭不拜。遂乞奉祠。

嗚呼。是知君子立心。介然而立。問肯曰。既以同流俗。求其合義而已矣。豈以權勢之故。而畏吾之所守哉。

癸卯十年。

金大定二年

春正月。以施師點簽書樞密院事。○李彥穎罷。以黃洽

爲御史中丞。洽爲中丞。盡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擢

均上

掖

○拾細故。嘗奏

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

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帝深然之。洽爲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常言

不欺何用
求福報
陳賈請禁
道學

尤袤漢斥
道學

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夏六月。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怨朱熹。欲沮之。於是吏部尙書鄭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大府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者邪。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於世。後直學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爲陳賈所攻。言於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擇言願行。所謂踐履。行己有恥。所謂名節。皆日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

進讀陸贄
與蘇

每事以德
宗爲戒
頤正先生
兼山先生

日月五星
聚軫

其中俱無得出。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壞。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真僞相亂。秋八月。以施師點黃洽參知政事。

丙午十三年。金大定十六年夏五月。宴講臣于祕書省。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

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曰。自古人主讀書。少

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詩如隋煬。陳後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

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詰乞難

去。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邪。投機之會。聞不容髮。惟其若此。誤事多矣。故朕每

事以德宗爲戒。賜處士郭雍號頤正先生。雍之先洛陽人。父忠孝。師事程

頤。著易說。號兼山先生。雍傳其學。通世務。隱居峽洽州。今湖南州乾道學宗中。守

臣薦於朝。召不起。帝稔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至

是。賞號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來上。時雍年八十三矣。

秋閏七月。以留正簽書樞密院事。八月。日月五星聚軫。關。進陸贄。書五年聚軫。未。有。日月五星聚軫。日。

月五星彗終。其異甚矣。在不稱綱目則爲嘉祥。綱目既繪。則爲災異。不隨年而太上皇崩。以致國家之大變。則異豈有虛生者乎。 冬十一月。梁克家罷。

丁未十四年。金大定二年。十七年。春二月。以周必大爲右丞相。施師點知樞密院事。○秋。

八月。以留正參知政事。九月。太上皇有疾。冬十月。帝罷朝侍疾。敕太上皇

崩。遺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致喪三年。太上皇崩。帝號慟辟踊。見卷四。

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晉孝武見卷三。魏孝文見卷四。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

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實布色白。練冠。

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見卷五。光所以譏之。自我作古。何害。於是詔曰。大

行太上皇帝。見卷一。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百官五上表。

請帝還內聽政。不許。十一月。詔皇太子參決庶務。左諭德尤袤言於太子

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

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

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

令德。十二月。大理寺奏獄空。謂國朝日不審大理寺獄。而審安獄空加之以養。則是出於臣下之

大理寺奏
數字

自我作古

孝宗致喪
三年

平生所學
惟此四字

神學請朱
熹

戊申十五年。金大定二十八年春正月。復置補闕拾遺官。未幾。左補闕薛叔似等上疏劾王淮。帝曰。卿等官以補闕拾遺爲名。專主規正人主。不任糾劾。今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施師點罷。以黃洽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三月。葬永思陵。夏五月。王淮罷。六月。以朱熹爲兵部郎官。未上而罷。貶侍郎林栗知泉州。王淮罷。周必大薦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中。願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邪。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闕。過果人欲邪。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帝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

胡晉原首
勸林對

朱子投遞
進封事

西銘。見卷六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見本卷上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卑之入奏。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望將熹停罷。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會胡晉臣拜侍御史。首劾栗喜同惡異。無事有指學者爲黨。乃出栗知泉州。今福建泉州府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而去。○秋七月。恩平王璩。見本卷上卒。○帝友愛甚至。每召璩內宴。呼以官而不名。賜予無算。卒。追封信王。○冬十二月。以朱熹爲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熹既歸。投匭。見卷四進封事。密奏也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閒。則雖慙。敗精勞心。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

乃以祕閣脩撰奉祠。

己酉十六年。

金大定十九年

春。

正月。金主雍卒。孫璟立。金主雍太子允恭先卒。以

孫原王麻達葛判大興。

見本卷上

尹又以爲右丞相。更名璟。使親見朝廷議論。習知

政事之體。至是卽位。追號雍曰世宗。允恭曰顯宗。母徒單氏爲太后。○世宗在

金諸帝中。最爲賢主。卽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

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或十七人。國人號稱小堯舜。黃洽罷。以周必

大留正爲左右丞相。王蘭

客

參知政事。葛邲

弼

同知樞密院事。帝自高宗崩。

卽欲傳位太子。嘗諭必大曰。禮莫重於事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詣。孝莫大於

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

高宗所居宮也

朕將退休矣。因密賜紹興

高宗年號

傳位親札於

必大。命預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

太后之朝

爲意。而進必大爲首相。蕭燧罷。

二月。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卽位。尊帝爲壽皇聖帝。皇后爲壽成皇后。皇太后爲

壽聖皇太后。大赦。

先是聖德壽宮爲東華宮。皇太后從居慈福宮。帝傳位太子。遂棄服。退居東華宮。

立皇后李氏。安陽

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

人。慶遠

今廣西

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

皇甫坦識

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爲恭王妃。生嘉王。擴性妒悍。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敕。令以皇太后爲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爲后。○三月。廢補闕拾遺官。御史中丞謝壽。論其不可廢。不聽。自是近臣罕進言者。○夏。五月。以王蘭知樞密院事。○周必大罷。○初。何澹與必大厚。爲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遷之。澹由是憾必大。而德正爲諫議大夫。首上疏攻必大。罷之。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